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一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四

子路三

輯評類一

論語公冶長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又雍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又子罕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又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又顏淵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又衞靈公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墨子非儒下　孔某窮於蔡陳之閒、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爲享豚、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某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則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

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孰然、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亓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衞、陽貨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殘、莫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孟子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悦、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荀子大略　晉人欲伐衞、畏子路、不敢過蒲。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韓非子外儲説右上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其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

呂氏春秋審己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晏嬰晏子春秋内篇問上　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顔回、騫、雍侍。

賈誼新書容經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韓詩外傳卷六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善哉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内。

又卷八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

又卷九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又卷十　大夫有争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争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尚書大傳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耶。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繇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耶。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

侮。

劉安淮南子精神訓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顔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顔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

又主術訓　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

又繆稱訓　故子路以勇死、萇宏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

又齊俗訓　子路撜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又詮言訓　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棓、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

又人間訓　人或問孔子曰、顔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　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

史記孔子世家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

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又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桓寬鹽鐵論非鞅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又論儒　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衞、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衞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

又褒賢　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

又殊路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

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葅於衛。子貢、子皐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眞、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强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鉛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又訟賢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爲宗廟器、覩其爲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觔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

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劉向說苑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又雜言　子夏問仲尼曰、顔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尸子勸學　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顔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

又卷下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顔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焦延壽易林漸之第五十三　恒良夫孔姬、負悝登臺。欒季不扶、衛輒走逃。

又損之第四十一　恒良夫伯姬、負悝登臺。昆季不扶、衛輒走逃。

王充論衡率性篇　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

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又偶會篇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

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

又書虛篇　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

又感虛篇　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敍、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

又禍虛篇　顏淵早夭、子路葅醢。早死、葅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

又藝增篇　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

又問孔篇　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

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悦。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説、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卧厭不悟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己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

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欲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説、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曰佛肸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禄、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曰、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當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禄。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禄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

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又刺孟篇　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葅、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

又量知篇　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

又明雩篇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

又治期篇　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

又感類篇　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

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己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

又卜筮篇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

又定賢篇　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

或問於孔子曰、顔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

又正説篇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牟融牟子　問曰、黄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

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内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

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

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禹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

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討而没、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顔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之言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季路。

又刑法志　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略齊桓既没、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寖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虖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

又地理志　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

又薛宣朱博傳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又孝昭上官皇后傳　桀、安略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

又叙傳　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其辭曰、略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虖世既。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兇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網蜽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班固白虎通義社稷　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

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亦自變有內外。

王符潛夫論巫列　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

張殺古微書論語比考讖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蹶墮車。

郎中鄭固碑　君諱固、字伯堅、蓍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亐典、蕥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薄、督郵、五官掾功曹。

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則有伊尹、左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脩季由、聞斯行諸、砥仁癘·□□□□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尊、舍名竹帛。

應劭風俗通義彭城相袁元服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略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

又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諭若異域、下牀闔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由訊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户庭、以此爲高、

斯亦婞婞。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又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又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户、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蔦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刼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内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

徐幹中論法象 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倉卒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

孔子家語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

行。子貢對曰、略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説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又辨政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又六本　子夏問於孔子曰、顔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鮒孔叢子論書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又詰墨　〈注釋〉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正文〉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

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注釋〉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

〈正文〉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顔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

曹植集孔廟頌　自五帝典絶、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賢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惟仁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嵇康集阮德如答二首　早發温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恩愛發中誠。良玉須切磋、璵璠就其形。隨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決、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並。洙泗久

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簀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貞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遥以自寧。

又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兹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

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

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

又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麄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

三國志魏志田疇傳〈裴注〉魏書載荀彧議、以爲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于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爲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

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

必拯溺矣。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爲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

又魏志華歆傳 〈裴注〉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有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毁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爲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

又魏志王粲傳 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略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又魏志杜夔傳 〈裴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絶世。傅玄序之曰、略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顔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

又蜀志郤正傳 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跱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彦、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顔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

又吳志全琮傳 〈裴注〉臣松之以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

煖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

又吳志諸葛恪傳　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

張華博物志人名攷　仲尼四友、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葛洪抱朴子外篇嘉遁　若夫要離滅家以效功、紀信起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葅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葅、荆卿絶臏以報燕、楚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

又勗學　昔仲由冠鷄帶㹠、霍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刄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强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

又譏惑　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之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靦然、而禍敗之階也。

又博喻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舍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又自叙　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五

子路四

輯評類二

後漢書馮衍傳　邑報書曰略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

又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又袁隗妻傳　〈袁隗〉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妻〉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

宋書禮志一　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

又傅亮傳　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

又顔延之傳　閒居無事、爲庭誥之文。略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

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釋僧祐弘明集宗炳明佛論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又何承天答宗居士書　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

又宗炳答何衡陽書　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
又何承天答顏光祿　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
又釋慧遠三報論　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
又釋道恆釋駁論　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兇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

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其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

又朱昭之難顧道士夷夏論　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

又朱廣之諮顧道士夷夏論　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又范縝答曹舍人　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又何尚之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又王謐答桓太尉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爲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物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周。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梁孝元帝金樓子戒子篇五　顏延年云、喜怒者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宏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寛裕爲器、善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傾性、小忍則歇。故動無響容、舉無失度、則爲善也。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

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以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酈道元水經注卷九　晉灼曰、史記樂書、紂爲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邑。論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揜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蹷之、使墮車也。

南齊書孝義列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慚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慧皎高僧傳釋慧嚴　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蕭統文選曹大家東征賦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

又班孟堅幽通賦　聿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葩兮、卒隕身乎世禍。游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兇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

又魏文帝與吳質書　昔伯牙絶弦於鍾期、仲尼

復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又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又劉孝標辯命論　然所謂命者、略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

魏書崔浩傳　浩母盧氏、諶孫也。浩著食經敘曰、略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又宗欽傳　詩曰、略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蒨。

又常爽傳　六經略注、以廣製作、甚有條貫。其序曰、略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

顔之推顔氏家訓名實篇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蹷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毁、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劉勰劉子履信　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爲國信者、亦臣之國。今

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曰魯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乃使子路。子路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爲德、豈不大哉。

又貴言　君子重正言之惠、賢於軒璧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慎之誠、趙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觀之、軒璧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

晉書夏統傳　〈統〉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

隋書音樂志上　唯明堂位曰、禘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夫祭尚於敬、無使樂繁禮黷。是以季氏逮闇而祭、繼之以燭、有司跛倚、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

又何妥傳　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

南史庾悅傳　弘遠略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北史何妥傳　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築、元帝吹簫。

舊唐書禮儀志七　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路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而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抑情之明例也。

又高駢傳　臣讀禮至宣尼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潰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誡如斯、圖功也、豈宜容易。

鄭獬鄖溪集卷十四送方元中序　聖人之教、明其性分而不强人以所不能。孔子之門、可謂多賢矣、而皆不得爲孔子。乃有七十人者、又有十人者。十人之賢、又別之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則知聖人之道大且周、而能並容成就之而不能遺也。故顔淵之性仁、教之充其仁而足矣。仲由之性義、教之充其義而足矣。子貢之性智、教之充其智而足矣。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其此之謂乎。然而顔淵雖性於仁、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柔懦而不治者矣。仲由雖性於義、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暴悍而自用者矣。子貢雖性於智、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夸譎而不制者矣。故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譬之爲器者、

丹則磨之、角則醳之、金則冶之、埴則旅之。物雖不相同、各期於成器而已矣。

新唐書韓愈傳　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

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二上兩制諸公書　略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略

葛勝仲丹陽集卷七論孝論　承顏順志而禮無違於事死、孟懿子未必能知此也。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動、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言、疾病之外不當貽親之憂、孟武伯未必能知此也。盡敬孝之道而不以養口體爲貴、子游未必能知此也。盡愛孝之道而不以有酒食爲先、子夏未必能知此也。有父兄在、聞不可遽行、子路未必能知此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樊遲未必能戒此也。是數子者、性之所造尚淺、故猶待聖人諄諄以誨之。若夫賢人之孝、則進乎此矣。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孟懿子問孝章　論語者、師弟子問荅之書也。弟子之問及於此、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以爲先焉。然有能問者、有不能問者。林放問禮之本、曰大哉問。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此問得其道者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問非其道

者也。孔子之告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必先微見其端、俟其人之反復而叩之、然後極其說。如子貢之問士曰敢問其次者再。子路問君子、曰如斯而已乎。若此之類、皆善問者也。

袁說友東塘集卷十一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見冉求〉

洪适盤洲文集卷六十二跋孔門四科圖 魯論第孔門四科、先言語而後政事、太史公先政事而後言語。此畫有行行其容者似子路氏、而次在八、是以魯論爲序者也。

黄榦勉齋集卷一新淦縣學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全章、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一章。 爵有五、士居其間、民有四、士爲之首。謂之士者、誠可貴也。人物並生天地之間、而人爲最靈、謂之人、則宜其舉相似也、而士爲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爲之矣。乃汲汲然以士爲問何也。夫子之於二子、非有所隱也、至其告之者、不過於行己事君、入孝出弟、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也。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人之大端也。舜命契爲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則謂之士者、捨是無急焉矣。後世則不然、父子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選掄、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而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眞可貴也。雖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油然以生者、人莫不有是心也。聖賢慮夫人之

莫覺也、又爲之推明演繹、載之簡策、炳然易見。學者誠能端居靜慮、察吾心之固有、博學審問、以求聖賢之格言、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之於事、則人道之大端既有以得之、而士之美名始可以無愧矣。此豈溺於記誦詞章之習者所可望哉。敢以所聞於師友者爲諸君誦之。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八子路不達禮　程子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蓋禮者理也、天理之中也。若洞然有見乎此、便理明分定、從容乎節文之中、無過不及、用則行、舍則藏、可則爲、否則止、各安其所而自無忙迫出位之思、便是此氣象也。子路行處篤於胸、平時胷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洒然底意。如與狐貉立不恥、與朋友共敝無憾、聞過則喜等處、可見其地位高矣、與浴沂趣味蓋不相遠。但其見處不及點、故由此理而不知爾。使其達之、則即此而妙用在。如曾子之悟一貫、豈復離此而爲道哉。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見冉有〉

又卷十九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西山云、士大夫進爲難、既進矣、退爲難。既退矣、退而不忘君爲難。先儒謂子文知有國而不知有身、退而不忘君者也。使子路、則愠見矣。論語第一章便説出一箇愠字、以人不知而不愠爲君子。嘗証之、易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不見是未有不愠者、易之君子、方且樂以行之。略嘗因是而考聖門之所謂仁。雍也可使南面、冉求可使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一門之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在焉、聖人未嘗不許之以仕

也。然夷攷其時、顔子之外、惟閔子騫不仕、顔閔之外惟曾子三世不仕。西山謂人但知曾點無仕意、不知自點而參、自參而元、不仕凡三世。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章　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昏於辭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譴怒之極。

又卷二十六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一章　子路之爲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多過、而不害爲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爲季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麤率。可謂駟不及舌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而以處子羔則非矣。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疑之有。若鬼神之事、固嘗親問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講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爲學。子羔之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其從游之久、漸染之熟、又未必及子路、而子路遽薦之爲宰、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邪。又況人之聰明有限、事物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見道無蔽、尚不可廢學。故夫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以何必讀書、幾何不以人民社稷爲戲乎。夫子既斥其佞、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以爲戒。而流俗之弊、至今反以爲口實、得百里之地、爲古諸侯、見儒如仇、見書如毒藥、怪物悍悍然曰、儒無益於世、曰書能誤人、相率擯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而與之語哉。

章懋楓山集卷二復賀黄門克恭　聖門諸高弟、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爲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升

堂如子路、而愠見於陳蔡、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顥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爲狂。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三十二子路問君子堯舜其猶病諸　這是論語第十四篇孔子與子路問答的言語。子路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子路是他字。子路問於孔子說、今夫子教人、只是要使爲君子、弟子來學亦只是要求做君子、不知所謂君子其道何如。孔子告他說、修己以敬。修是修治、己是人之一身、敬是敬謹。孔子說所謂君子者不在他求、只要修其一身、專以敬謹爲主。在內則閑邪存誠、使心有定主、在外則正容謹節、使身有常度。與凡出入起居、語默動静、件件敬謹、不敢放肆、如此修治其身、則所爲盡合道理、德日以崇、業日以新、便成一箇君子人矣。修己以敬、這地位已高、而子路不喻、乃說君子之道只如是而已乎。緣他性粗率、看得敬字輕了、故以爲未足也。孔子遂告他修己以安人。人是對己而言、安是使之得其所。蓋人能修己以敬、則不惟自家所爲合理、所以處人亦盡合道理。就其所接、親疏上下無不得其所矣。修己安人、這功用已大、而子路猶未達、又謂君子之道只如是而已乎。緣他看得敬字輕了、故猶以爲未足也。孔子又告他說、修己以安百姓。百姓是盡人而言、安百姓是舉天下得其所。蓋人能修己安人、則不惟處一人者合理、而所以處千萬人者亦盡合道理。極其所至、四海九州無不得其所矣。孔子見子路問得輕易、恐其聞此便一向求之高遠、不得實用、故又告他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堯舜是唐虞大聖人、病是心有所不足。蓋修己以敬、固有安百姓之理。然四海九州如此廣大、便

是極治之世、豈能無一人不得其所者。如有一人不得其所、便不得謂之安矣。所以聖如堯舜、說到此處猶不敢自以爲足、況其下者、安可輕議。孔子言此、正所以抑子路、使切己用功而不徒騖於高遠也。臣嘗聞之先儒云、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修己以敬、聖人之言已是盡了。其下安人安百姓、乃因子路不足而極言之、非別有一道也。然孔子只是說得、不曾見諸實事。若是人君、敬與不敬、則其明效便在目前。誠以人君一身、天地民物之主、能敬則此心常存、虛靜清明而邪妄不能惑。施之於政、則賞罰明、用舍當、人心以悅、和氣以應、而天下蒙其福。不敬則中無所主、邪妄乘之、而天理爲之滅。施之於政、則或以非爲是、或以正爲邪、人心鬱、和氣乖、而天下被其禍。人君敬與不敬、其端甚微、而其關乎天下者甚大。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不敢荒寧、誠有見於此也。仰惟皇上睿性英姿、度越前古、其於聖賢論學之要、古今治忽之幾、察之精而講之熟矣。億兆無疆之福、繫於聖心一轉移之間。伏惟燕閒留意、天下幸甚。

魏校莊渠遺書卷二論語講義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時俗但知有才望的便是大臣、故舉仲由冉求爲問。孔子抑之、以大臣甚難稱也。

又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問人臣事君的道理、孔子告以勿欺也而犯之。勿欺是要盡吾誠心、犯之是要行吾直道。誠心直道、此萬世人臣事君之法、亦萬世人君取臣之法。

海瑞備忘集卷五四書義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聖人盡賢者爲政之問、躬行之外無他說也。夫教養惟政、以身率之而政無遺用矣、外此寧復有他說哉。子路行行剛強、視天下無

不可爲者、爲政之問、將盡政事而日見之。政有本原、在身不在政、未之知也。夫子告之曰、君子之政於天下也、以興行望天下。然興行在民、感發其性真、模範於德義、機在君子。望天下而求之身無有焉、不可爲也。一人爲天下教、當以一身爲天下先。君子之政於天下也、以力穡責天下。然力穡在民、率作其初心、鼓舞於不倦、機在君子。責天下而聽其所自爲焉、不可爲也。一身爲天下養、當以一身爲天下勸。夫曰先之、六行之時書、六刑之不率舉之矣。夫曰勞之、九職之轉移、夫里之布粟舉之矣。於此非尚有遺說也。道本諸身、而子路喜於有爲、求之政、謂政正天下、取之身不足也、有求益之請焉。轉移化導之機、身心感通之妙、勇者莫爲悟也、夫子抑將何以加之。答之曰先勞、盡天下之道矣、子尚有疑於先之勞之之說乎。夫人有先勞之功、不見先勞之效、是則吾有倦心而已。先之而倦、非先也、勞之而倦、非勞也。子誠於是、亦惟始於是、終於是、所以先之也、所以勞之也。此心也無一日不在於民、於此而先、於此而勞、斯舉也無一爲不出於心有至誠惻怛之真、不見隱顯久暫之爲間、則先之勞之之分充足無餘、天下之道蔽於是矣。我無不盡之心、民無感心之應、政無作輟之累、治無化成之功、無之也。先之勞之之外、尚復有可以益子者哉。夫先勞言身也、無倦言心也。說者謂勇者喜於有爲、不能持久、夫子以是言之、以救其失、誠是也。然聖人之言上下兼盡、根極要領、政事之大端節目、舉不外焉。伊川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與此正相發。吁、一體萬物、而尚有至於倦乎。今之仕也爲己、不知少有此意否。蘇子謂學醫者人費、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不可也。爲己而至於費人、有意於費人也、視醫之限於不明有間也。吁、子路之喜於有爲、爲人也、不爲

夫子所喜。後之費人利己、喜於有爲、夫子視之如之何。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十一尋樂説　孔門當時教人、一則曰求飽求安再則曰惡衣惡食、又曰懷居、又以顔氏之屢空斥子貢之貨殖。而子路縕袍、則直美之、曰何用不臧。至到頭一著、猶然以人不知不愠爲君子作斷案、可爲深切著明。

清聖祖仁皇帝御製文初集卷一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昔敬姜之言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此正夫子勞之之意。夫教養二事、本是一事、既教之、則不能不勞之。無論木鐸之徇、庠序黨遂之設、節其性以六禮、興其德以七教。而彼蚩蚩之民、方且視以爲扞格而難行。即教之樹藝、課以耕桑、雨淋日炙中、老農執杖而督其子曰、力爲之。其子以爲是苦我勞我者有之矣、而況官乎。此爲政者勞民之難也。然而亦易者、則有先之之識在。夫老農勞其子而其子終不怨者、無他、以爲其愛我教我、爲我謀而勞我、而彼亦與我共此勞也。使爲政者以惻怛之心、行忠厚之政、以身先之、則雖勞其民、而民不以爲勞、如子之從父焉。若云以身勞之、則自有以身先之之事在、此不可以不辯。

顧炎武日知録卷六子路問强　洪範六極略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爲弱。故子路問强。

又卷七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可以謂之知死矣。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鞠子

語。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楊椿孟鄰堂文鈔卷七孔顔樂處說　孔子疏水曲肱、顔子簞瓢陋巷固樂也。子路縕袍不恥、曾晳風浴詠歸、亦樂也。而何處可尋、何事可指哉。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子路。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仕惟優。欽屬仁聖、勒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董誥全唐文卷八百十一來鵠仲由不得配祀說

語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辯也、商賢也、子我才也、曾閔孝也。及諸子言志、夫子皆信而從之、惟由教而勵之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劍、則衛以仁。爲蒲宰、勞民以簞食壺漿、孔子恐私以食饋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葆死焉以俟乎致、保身以全乎用、何取臨於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至盡聖人之心。歎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嘗圍於陳蔡、胡以不如衛之於夫子耶。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恥之。夫諸侯有塹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而小白猶能爲辭其恥、而終爲霸主以救之。矧夫子纍然若喪家之狗、無塹壘、無甲兵、脫載爲宋衛所暴、匡季陵劫、則由也不得施。其後浪死於燔臺、何齊桓能救異侯之恥、而由反不能終緩夫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惡言不聞於耳、今日沒、豈惡不日聞乎。又奚用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爲哉。祭法曰、捍大患

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由不終捍、豈爲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由也而汝亦何無罪。宜貶其祀以觀來者。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輯子夏易傳序　又或謂班固蓺文十三家未列、隋唐志後十一卷忽存、真面非必盧山、贗物將同岑鼎。不知漢武末年、泰誓得諸女子、太康初載、紀年發自襄王。既斷簡之可珍、亦晚出之有數。彼晁迂指爲張弧之小疏、劉歆志爲韓嬰之緒言、張璠傳聞、作於馯臂、荀勗簿録、著自丁寬、亦復未有明徵、徽聊騰臆說。而孫坦疑杜蕃陽之楮墨、汝楳斥鄧彭祖之篇章、從以名字相犯、揣擬斯生。豈知平陵周公、何嘗篡修五禮。扶餘曾子、未得質問三年。爰子路之衣冠、不必佩觽。陳仲弓之父子、豈爲犁牛哉。

曹南文獻録卷七十四宋真宗仲由贊　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六

子路五

傳奇類

張𣪺古微書論語比考讖　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社神牽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乃中心惻怛。故後人忌焉、以爲常也。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按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

干寶搜神記卷十九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張華博物志史補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寓言類

莊子天道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

又秋水　孔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又田子方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又則陽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又讓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

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又盜跖　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略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説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

又漁父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髪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

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

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紀念類

禮記檀弓上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隨本消息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

漢書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略又常服子路之言。

劉珍東觀漢紀祭彤　祭彤、略入爲太僕、從至魯、過孔子講堂、上指子路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

班固白虎通義喪服　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

武氏祠堂畫像何饋畫像石　孔子。何饋。何蓧丈人、養性守真。子路從後、問見夫子。告以勤體、煞鷄爲黍。仲由拱立、無辭與語。

又武氏前石室畫像題字　子路。

應劭風俗通義愆禮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

孔子家語終記解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于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

又曲禮子夏問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庭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南齊書張敬兒傳　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曰、略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

魏書禮志四　〈神龜〉二年正月略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略光據禮記、略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略懌以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清史稿禮志三　〈順治〉九年、世祖視學、釋奠先師、王公百官齋戒陪祀、前期、衍聖公率孔、顏、曾、孟、仲五氏世襲五經博士、孔氏族五人、顏、曾、孟、仲族各二人赴都、暨五氏子孫居京秩者咸與祭。是歲授孔氏南宗博士一人、奉西安祀。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孔氏南宗一人、奉衢州孔子廟祀。北宗一人、奉述聖祀。顏氏、復聖後、曾氏宗聖後、孟氏亞聖後、仲氏子路後、各一人。

博考類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仲氏、凡氏於字伯、仲叔季是也。湯左相仲虺、孔子弟子仲由。

酈道元水經注卷八　又有桂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亦曰桂陵。案史記、齊威王使田忌擊魏、敗之桂陵、齊於是彊、自稱爲王、以令天下。濮渠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之衛、子路出于蒲者也。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毁其器焉。余案家語言仲由爲蒲宰、修溝瀆、與之簞食瓢飲、夫子令賜止之、無魯字。又入其境、三稱其善、身爲大夫、終死衛難。

又卷二十五　洛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師襲魯、弗克。後季氏爲陽虎所執、弗擾以費畔、即是邑也。

顧炎武日知録卷二十三仲氏　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于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以傳於今。其陰列仲氏有名者三十餘人。又廷尉仲定碑略同。漢時仲氏自謂仲山甫之後、托基於帝堯之陵。而今則以爲孔子弟子子路之後、援顔、曾、孟之例、而求爲五經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嘗封齊、則漢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顔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顔、原爲顔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

公罔子之裘、序子點。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

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桂馥晚學集卷二韓非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

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恒爭寵、屬徒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於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載顛末。今子我身戕族夷、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藐於子我哉。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四顔子三十二歲辨　公羊傳云、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三事連敘、皆當在晚年、其時相去不遠。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明年子路死于衛、顔子之卒當即在獲麟之年。故公羊與獲麟並舉、其敘子路之死先于獲麟者、以子路與顔淵爲對偶也。檀弓云、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蓋顔淵子路比年而卒、故並舉之。不然、伯牛在德行之科、自牖執手、夫子所深歎惜、豈喪之不若子哉。何爲以子路與顔淵並舉、而不及伯牛也。伯牛蓋早卒、其時與顔淵不相近、故不及之。顔子之卒與子路相近、而稍先、其在獲麟之年可知。

又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此以齒序。冉有少二十九、子華少三十二、序於冉有之下、亦自合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仲由字子路、言由路也。

沈家本枕碧樓偶存稿卷一駁姜懷哲孔廟增祀

姬蘭公罔之裘序點議　若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見於射義。然舊說無以此二人爲孔子弟子者。姜氏據今本家語有云射、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之文、遂云孔子謂弟子常曰二三子、使非弟子、孔子何以使其揚觶而語哉。不知矍相之役、藍田呂氏疑不出聖人、謂其拒人太甚也。衛氏禮記集説引。即聖人實有其事、必鄉飲酒之禮古人無無事而聚射者。孔子與焉。鄉之人皆聽命于孔子、其時在事者皆鄉人、詎必皆孔子弟子哉。公罔之裘、序點當是鄉人之秀出者、故孔子使與子路先後揚觶而必謂是孔子弟子、別無佐證、未免附會。

出土文獻

儒家者言十　襄子問中（仲）尼曰先生行見

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中（仲）

□襄子見子路曰吾嘗問先＝生＝不□

對即陷也陷安得爲仁者

不知□（得爲聖子路曰今□天下）

之鳴鍾如（冲之以梃）

又十二　之匡間（簡）子欲殺陽虎孔子似之

□□孔＝子＝□舍子路怒奮戟欲下

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意□□）

詩書不習禮樂不修則是丘之罪

陽虎如爲陽虎則是非丘□

又十四　何中（仲）尼曰新交取親

又十五　路行辭于孔

孔＝子＝曰曾（贈）若以車乎

言乎子路請以言孔（子曰不彊不）

又二十五　□也子路曰然願聞成人孔＝（孔

子）曰

何以爲成人才（哉）子路曰由□

孔子曰由其可以①

竹簡論語爲政 ……曰：由，海女智乎（智之爲智）之，弗智爲弗智，是智也。

又述而 路曰：子……

……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何不曰：其爲人也……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至云爾壐。……

疾，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上下神禔。子曰：丘之禱……

又衛靈公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校記

①《説苑·雜言》記載有：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七

宰我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宰氏、有宰予。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臨淄大夫魯宰子予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紀事類

呂氏春秋愼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

晏嬰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

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仲尼見之。

大戴禮記五帝德　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史記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又李斯列傳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

劉向說苑政理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

又指武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

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悦、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于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鮒孔叢子記義　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彤、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佚言類

論語八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

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又雍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禮記祭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大戴禮記五帝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也。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厤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

莫不祇礪。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厤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鬱鬱、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黄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黄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輿所至、莫不説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親、寛裕温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工。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厤、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度、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

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説民説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

孔子家語　哀公問政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於下、化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顔色者、其惟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又五帝德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黄帝三百年。請問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黄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説、卒采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畧聞其説。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叡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

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説。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説、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聞往古之説、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黄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静淵之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阯、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静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兇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輿所及、莫不夷説。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

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其功爲百神之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皋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悦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顔狀取人也、則于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于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鮒 孔叢子嘉言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説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説、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又論書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

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又記問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魏書劉芳傳　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略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

北史劉芳傳　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

輯評類

論語公冶長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又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又陽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孟子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略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韓非子難言　翼侯炙、鬼侯臘、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胣。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

又守道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何也。略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

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

又顯學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悦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

吕氏春秋慎勢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

劉安淮南子人間訓　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略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吕、兩家鬭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

史記孔子世家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又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桓寬鹽鐵論殊路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皐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又訟賢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爲宗廟器、覩其爲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勳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劉向新序雜事　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

劉向說苑正諫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又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向宗魯說苑校證佚文考　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與之久處、而言不克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與之久處、而智不克其辯。

揚雄法言君子篇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尸子卷下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

顔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

王充論衡骨相　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又問孔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敕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

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又實知　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又知實　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宰我。

又董仲舒傳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

張轂古微書論語比考讖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蹶墮車。

又論語摘輔象　宰我手握户、是謂守道。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曹植集孔廟頌　自五帝典絶、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賢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後賢曷

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惟仁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三國志魏志文帝紀 〈裴注〉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期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鄶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朞、仲尼發不仁之歎。子頹忘戚、君子以爲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

又魏志三少帝紀 講易畢、復命講尚書。略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兇、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汩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

又魏志崔林傳 〈裴注〉臣松之以爲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

又魏志杜夔傳 〈裴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略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

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

葛洪抱朴子外篇逸民　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

釋僧祐弘明集宗炳明佛論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蕲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

又宗炳答何衡陽書　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

又釋道恆釋駁論　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兇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其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

酈道元水經注卷九　晉灼曰、史記樂書、紂爲朝

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邑。論語比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揜目、宰予獨顧、由蹙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蹙之、使墮車也。

魏書禮志四　李彪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玆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

舊唐書薛登傳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

蘇洵嘉祐集卷九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爲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爲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

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顔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顔淵得之以爲顔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不悦。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六十七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説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

洪邁容齋隨筆卷五聖人汙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於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一章　先儒有云、强毅聰察之謂才。强毅聰察、小人如鯀、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説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

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爲問、此其眞知爲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已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

宋史董敦逸傳　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

明史吳中行傳　萬曆五年、居正遭父喪、奪情視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和之。中行獨憤。適彗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略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眞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宰予。綽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董誥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二元行沖先師宰予字子我贊　臨淄辯口、學以致祿。懲彼不勤、見嗤朽木。激之忠孝、貽毀新穀。政事登科、而不庇族。

嚴可均全晉文卷二十王廙宰我讚　翩翩宰我、首名言語。志表義章、英辭風舉。（初學記卷十七）

清史稿雷鋐傳　雷鋐、略乾隆略二年、大考二等一

名、賜筆、墨、硯、葛紗。同直編修余棟以憂歸、端慧皇太子喪、入臨、上欲留之。鋐疏言侍學之臣、當明大義、篤人倫。使棟講書至宰我問三年喪、何以出諸口。

又朱用純傳　朱用純、略居喪哀毀、嘗曰、宰我欲短喪、吾黨皆以爲怪。然可見古人喪禮之盡、必蔬水饘粥、哭泣哀毀無苟弛。若今人飲酒食肉不改其常、雖更三年、豈謂久哉。

寓言類

列子黄帝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略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内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横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紀念類

晉書禮志中　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

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柰何柰何。乎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

宋書禮志二　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俛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柰何柰何。乎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①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

元史楊桓傳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

清史稿徐元夢傳　〈乾隆〉二年、上臨雍、疏請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兩廡、而進南宮适、虙不齊升配。下大學士九卿議、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餘寢未行。

博考類

王充論衡詰術　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略其立名也、略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十二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予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

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寃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詬、自兹一洗、亦古今之一快也。

洪邁容齋隨筆卷九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第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爲詐隱、所以爲孔門高第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强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爲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子我者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第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没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備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于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説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吕氏絶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説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説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洪邁容齋五筆卷十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

我、宰我對曰、夏後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慄。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爲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慄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於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爲可說、又非遂事、尚爲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慄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慄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于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爲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慄、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慄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柏、栗爲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桂馥晚學集卷二宰予與田常作亂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列傳、斯上書曰、田常爲簡公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殺簡公於朝。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宰予字子我、魯人、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史記齊世家載田常事、又以子我爲闞止。一人之書、互相刺謬如此。馥案此非太史公之私言、蓋沿襲舊說而無所裁擇也。以爲闞止者、本之左氏。以爲宰予者、本之呂氏也。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

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執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致此患也。此史記之所本也。或曰家語出於孔安國、豈亦本呂氏耶。曰、今家語非安國本、乃采摭史記、荀子、大戴禮、國語、左傳而成者。其弟子解則本之史記弟子列傳也。漢書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即顏所云今所有家語、其非安國本明矣。小司馬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是則不易之論也矣。

又卷二韓非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　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乃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無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覆案右二說與呂氏春秋誤同。困學紀聞引龜山楊氏曰、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亦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夏洪基孔門弟子傳略、按左傳諸御鞅諫簡公、正田常與闞止爭寵事、呂氏以爲宰我誤矣。史承其誤、而以爲作亂夷三族、更誤矣。薛方山但謂其相憎而不相爲謀、是真與田常爭也、豈不冤哉。范起井觀雜說、古者有兩子我。太史公曰、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同辭。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作家語王肅注家語爲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恒爭寵、屬徒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

於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載顛末。今子我身戕族夷、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藐於子我哉。假令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於孔猛、孔猛受誤於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於子我之名歟。班固以文直事核、博物洽聞許之、在愚其敢輕訾。然尚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凡七十七人、家語亦有七十七人、此見於索隱所引、係古本家語、今家語僅七十六人。略家語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張、是合琴牢、琴張爲一人、抑亦誤矣。孫蹟谷亦駁家語、謂論語弟子皆字而不名。若琴牢字張、何以獨書名乎。不知論語弟子亦有書名者、原憲、陳亢、南宮适、宰予皆名也。此皆去取之不當者也。

校記

①上：當作「之」，見《晉書》卷二〇、《西晉文紀》卷四、《讀禮通考》卷一八。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八

子貢一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端木氏、孔子弟子有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賜氏、仲尼弟子端木賜之後、以王父名爲氏。

木氏、端木賜之後、因避讎改姓木氏。

沐氏、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爲沐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

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

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

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吴、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又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漢書儒林傳　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紀事類一

論語爲政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又顔淵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又衛靈公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左傳哀公七年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

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又哀公十一年　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又哀公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又哀公十五年　冬、乃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

寡人願事君如事衞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衞、齊爲衞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衞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衞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又哀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墨子非儒下　有頃、閒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内、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

孟子滕文公上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荀子子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

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韓非子内儲説上七術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又外儲説右上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

又難三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呂氏春秋慎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糁。宰予備矣、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所

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内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賈誼新書兵車之容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

禮記檀弓上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説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説驂。説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又檀弓下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又雜記下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又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略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略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略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韓詩外傳卷一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氾、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

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户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

又卷七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絶。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略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略則由何進

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又卷九　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略 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略 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劉安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公會吳王于繒。吳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謝之。

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爲介、齊歸我侵地。

又吳太伯世家　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

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

又魯周公世家　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略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

又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子貢出顔回入見。

其明年吴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遥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贛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

劉向新序雜事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又節士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户甕牖、揉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

劉向説苑臣術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見夫子曰、由也以

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人予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

又敬慎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式、五偶則下。

又奉使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觔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又指武　孔子北游、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略　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

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劒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闘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辯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又修文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劉向列女傳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

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遇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①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子貢三反、女辭辨深。

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校記

①名：當作「守」，見《韓詩外傳》卷一、《太平御覽》卷八一九、《容齋隨筆·續筆》卷八。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九

子貢二

王充論衡骨相篇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

又問孔篇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脱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脱驂。脱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脱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

又遭虎篇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又祭意篇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班固白虎通義聖人　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

又壽命　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越絶書内傳陳成恒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

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内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内、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

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守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吳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

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毁、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絶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鋭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悦、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併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鋭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

其敝、此滅吴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吴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屠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今孤之怨吴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吴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脣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吴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吴王整襟交臂而奮吴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内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吴、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吴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吴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内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悦。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吴、報吴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於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

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受矢石。吳王大悦、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宫、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

趙煜吳越春秋夫差内傳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爲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

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①、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

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亾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

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②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吴王大悦。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説。子貢曰、臣今者見吴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内不自量、與吴人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强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今吴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鋭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吴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爲墟棘、身爲魚鼈。孤之怨吴、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吴、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吴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而奮吴、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内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亾國、舉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大臣内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内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於會稽、國爲墟莽、身爲魚鼈。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内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内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鋭、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柰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

貢曰、修兵伏卒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

應劭風俗通義窮通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人。

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貢、子路、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略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略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

又辨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③]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

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己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又辨物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以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又顔回　顔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又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于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略子曰、略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問亦如之。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顔回、仲由炊之于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顔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

人廉士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于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④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顔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顔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又困誓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龍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産。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略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又五帝德　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悦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

又論禮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略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鑾和中采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又屈節解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作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説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悦。子貢曰、夫憂在内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以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説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强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强、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

強齊、知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嘗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句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興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句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說之也。美言傷信、愼言

哉。

又終記解　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

又正論解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衆、馮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天誘其衷、啓敝邑心、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小子慎哉。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又曲禮子貢問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

又曲禮子夏問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皇甫謐高士傳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

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又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瓮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又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從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

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校記

①「驕」下當脱「主心」二字，見《越絶書》卷七。

②誠：當作「請」，見《春秋戰國異辭》卷五。

③子：當删，見《太平御覽》卷四九九、《先聖大訓》卷五。

④所飯：《類説》卷二一、《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一作「回食飯」，是。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十

子貢三

佚言類

論語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又公冶長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雍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又述而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又子罕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又先進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又顔淵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又子路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又憲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又衛靈公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又陽貨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又子張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左傳定公十五年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又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哀公二十六年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荀子大略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又宥坐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

應佚若聲嚮、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絶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又法行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謂也。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又堯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悳。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呂氏春秋先己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

又尊師　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

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又精論　孔子見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温伯雪子好[1]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

又壹行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晏嬰晏子春秋内篇雜上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

又外篇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

禮記檀弓上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又樂記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説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又雜記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又祭義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又聘義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

玉。故君子貴之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贛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説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无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顔淵之行也。孔子説之以詩、詩云、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

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户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覩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

乎其所、女其閹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敷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内辭、足以没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内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老慈幼、允德禀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横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

又勸學　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危通、似察。受惡不讓、似貞。苞裹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以注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萬折必以東、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韓詩外傳卷一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

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已者、是毁廉也。行爽廉毁、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其可乎。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鋭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磏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又卷二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内切磋以孝、外爲之陳五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内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内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内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又卷三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

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又卷四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日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又卷六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善哉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又卷七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然。吾

聞鮑叔之薦管仲也、子皮之薦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又卷八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又卷九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内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

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循循固得之轉廣一尺四寸②、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春秋穀梁傳桓公三年　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尚書大傳略說　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于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政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惑其君、外障拒諸侯賓客以蔽其

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栝之家③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劉安淮南子主術訓　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史記樂書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貢問樂。

又孔子世家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又仲尼弟子子列傳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校記

①好：當作「久」，見《莊子·田子方》。

②此句《孔子集語》卷下、《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四九《子部》作「轉要下四寸」。

③家：當作「旁」，見《說苑》卷一七、《繹史》卷九五之二、《喻林》卷八五。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十一

子貢四

桓寬鹽鐵論周秦　子貢曰、民將欺、而況盜乎。

劉向新序雜事　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又節士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己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劉向說苑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又政理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

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鬭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①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内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

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又善說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通也。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又權謀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鄟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又雜言　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綽弱而微達、似

察。受惡不讓、似貞。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又辨物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又修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又反質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恒譚新論啓寤　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

又正經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

尸子卷下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王充論衡實知篇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

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牟融牟子　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吕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

漢書五行志　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贛觀焉、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虖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虖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虖。

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子贛曰、君其不殁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又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

越絶書外傳本事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

又外傳紀策考　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兇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

又外傳記范伯　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

應劭風俗通義愆禮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

大常張文明制杖。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經、出則否。

又怪神　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

孔子家語始誅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略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姧雄者也、有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又致思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又三恕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

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潔、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矣、尚有說也。

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又弟子行　衞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无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爲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兹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

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
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疋夫
不怒、唯以亡其身。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
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
文、説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
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强乎武哉、文不勝其
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
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
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
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
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
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
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衆人聞
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
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
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
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
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
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
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
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
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
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説之以詩曰、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
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
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
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
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
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
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
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

孔子出入於户、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内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内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

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若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又賢君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又辨政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

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又六本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忘、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又辨物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

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又子路初見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泄冶正諫、君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又困誓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請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廣、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某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操以哀之。

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上[②]乎。汩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又執轡　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何謂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言其所能。

又觀鄉射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又問玉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多歟。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

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又終記解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閒、既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某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將死。

哀公誄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没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矣。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略 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

又曲禮子貢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内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

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内。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内、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孔子在衞、衞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葬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又曲禮子夏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子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子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

爲子、君在則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脱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又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

濟濟漆漆焉。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無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孔鮒孔叢子嘉言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懼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人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又記義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三國志魏志鍾繇傳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

可宮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悦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略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

後漢書橋玄傳　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申矣。

魏書禮志四　〈神龜〉二年正月、略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略光據禮記、略子貢云、夫子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顔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劉勰劉子薦賢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産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非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産、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晉書禮志中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群居則經、出則否、所謂吊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

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新唐書魏徵傳　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校記

①論：《尚書大傳》卷三、《孔子集語》卷下作「論」，是。下文同。

②上：當作「土」，見《荀子》卷二〇、《說苑》卷二。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十二

子貢五

輯評類

論語學而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又八佾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公冶長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又雍也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又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又憲問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左傳定公十五年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墨子非儒下　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孰然、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亓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陽貨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殘、莫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孟子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略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略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荀子大略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又子道　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韓非子説林下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

又五蠹　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説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吕氏春秋當染　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又必己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説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説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説、相謂曰、説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説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

又察微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又召類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

陸賈新語思務　□□□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晝夜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爲善者寡、爲惡者衆。

韓詩外傳卷八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略

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又卷九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尚書大傳殷傳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耶。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繇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耶。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

劉安淮南子齊俗訓　子路撜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

又道應訓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又人間訓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

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

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賢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

史記孔子世家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又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又貨殖列傳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穅、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桓寬鹽鐵論貧富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

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

又殊路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皋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又利議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枭裏、亂實者也。文學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

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竊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

又國病　丞相史曰、略諸生若有能安集國中、懷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劉向新序雜事　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

劉向說苑建本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又政理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又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

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揚雄法言問明篇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

又淵騫篇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則子貢不爲與。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又君子篇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桓譚新論譴非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今衆人能與子貢等乎。

尸子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使紅女繰之、爲美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子、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

王充論衡逢遇篇　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

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

又命祿篇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非也。

又率性篇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禀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

又龍虛篇　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

又問孔篇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説曰、不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以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説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絶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曰、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又非韓篇　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

又別通篇　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

又講瑞篇 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而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

又自然篇 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

又卜筮篇 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兇占、謂之兇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兇。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兇。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兇、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兇、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畧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專。

又實知篇 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略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

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顔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

又知實篇　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温、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億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絶、智相兼倍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

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饜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饜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

又定賢篇　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

又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略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又自紀篇　答曰、略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圄諧說而懿。俗曉形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鼽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

稱不與世同。

牟融牟子　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問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顔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子貢。

又律曆志　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

又劉向傳　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

又董仲舒傳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

又淮陽憲王劉欽傳　王喜說、報博書曰、乃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顔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又張禹傳　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

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略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

又嚴延年傳　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

又貨殖傳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王符潛夫論相列　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譏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臧文聽禦說、陳咸見張、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

越絕書外傳本事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

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

又敘外傳記　故聖人沒而微言絶。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口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絶於彼、辯士絶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絶。

張敳古微書論語摘輔象　仲尼爲素王、顔淵爲司徒、子貢爲司空、又左丘明爲素臣。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顔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顔淵至仁。子貢斗星繞口、南容井口。

應劭風俗通義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感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顔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顔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徐幹中論治學　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顔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

又智行　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

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

孔子家語致思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取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又六本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孔鮒孔叢子嘉言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又論書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又記義　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又詰墨　〈注釋〉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衞、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

〈正文〉詰之曰、如此言、衞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嵇康集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

又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麁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

三國志魏志荀彧傳　〈裴注〉晉陽秋曰、略　顗弟粲、字奉倩。何邵爲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

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

又魏志田疇傳〈裴注〉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爲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

又魏志楊阜傳　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内侯。略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敍之母、勸敍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良史紀録、必不墜於地矣。

又魏志王昶傳　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略遂書戒之曰、略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

又魏志杜夔傳〈裴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絶世。傅玄序之曰、略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顔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

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

又蜀志秦宓傳　〈裴注〉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又吴志諸葛恪傳　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于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略愚以爲君子不求備于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

張華博物志人名攷　仲尼四友、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葛洪抱朴子内篇塞難　抱朴子曰、略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沉溺之性、子貢不能悦録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

葛洪抱朴子外篇嘉遁　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跪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瘖者同口、咸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

又逸民　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兇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

又博喻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子貢六

陶淵明集詠貧士七首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又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餐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後漢書桓譚傳　譚復上疏曰、略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又馮衍傳　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

又鄭玄傳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略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

又陳寵傳　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略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又荀彧傳　論曰、略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埶彊、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又祭祀志上　〈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略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

皆不昭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劉義慶世說新語汰侈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宋書禮志一 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略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兼喪、面牆一世者乎。

釋僧祐弘明集宗炳明佛論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

又宗炳答何衡陽書 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邪。

又何承天答顏光祿 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魂爲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

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

又釋道恆釋駁論　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癈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兇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其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

又釋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　又云、略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

又范縝答曹舍人　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略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

又論說　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

又章表　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畧、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

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

魏書宗欽傳　詩曰、略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茜。

又陽尼傳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略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略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弊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

又李謐傳　〈李謐著〉明堂制度論曰、略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

劉勰劉子心隱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①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儉、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爲、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薺苨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俗之常情、莫不自賢而鄙物、重己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於人心難知、非可以準衡平、未能虛己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窺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奚况世人而能推勝己耶。是以真僞綺錯、賢愚雜糅、自非明哲、莫能辯也。

又適才　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悦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

梁書何敬容傳　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略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

晉書刑法志　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疏曰、略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

又石苞傳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顔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

南史何尚之傳　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説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遊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

舊唐書禮儀志二　臣愚以爲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

又朱敬則傳　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投會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闘七雄、苛刻繁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觜距。

鄭獬鄖溪集卷十四送方元中序　聖人之教、明其性分而不强人以所不能。孔子之門、可謂多賢矣、而皆不得爲孔子。乃有七十人者、又有十人者。十人之賢、又別之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則知聖人之道大且周、而能並容成就之、而不能遺也。故顔淵之性仁、教之充其仁而足矣。仲由之性義、教之充其義而足矣。子貢之性智、教之充其智而足矣。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其此之謂乎。然而顔淵雖性於仁、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柔懦而不治者矣。仲由雖性於義、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暴悍而自用者矣。子貢雖性於智、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夸譎而不制者矣。故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譬之爲器者、丹則磨之、角則礱之、金則冶之、埴則旊之。物雖不相同、各期於成器而已矣。

新唐書杜裴李韋列傳　贊曰、杜黄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綷經國體、撥衰奮王、菑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黄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嶢然、則不可掩已。

又李德裕傳　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顔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鮌、驩兜與舜、

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

蘇洵嘉祐集卷三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吴、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説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强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吴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爲齊人計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吕氏、吕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

論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吕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又卷九三子知聖人汙論〈見宰我〉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六十四子貢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浲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浲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禄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顔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

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李壁王荆公詩注卷四十八子貢　一來齊境助奸臣、去誤驕王亦苦辛。魯國存亡宜有命、區區翫覆亦何人。

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二上兩制諸公書　略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略

胡宏五峰集卷四子貢見太宰嚭　子貢在言語之科、觀其遺言、理義明暢、雖使甚愚人、亦曉然知利害之所在。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縱橫捭闔、不顧理義、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强晉霸越、則子貢之所甚惡也。嗚呼、以文王武王之將聖、司馬太史尚信以爲陰修德政而傾商、不宅大憂而伐紂、又況聖門諸子哉。愚惡夫棄聖經而祖述司馬太史以爲實録者、是以論之、使後學毋惑焉。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孟懿子問孝章　論語者、師弟子問荅之書也。弟子之問及於此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以爲先焉。然有能問者、有不能問者。林放問禮之本、曰大哉問。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此問得其道者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問非其道者也。孔子之告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必先微見其端、俟其人之反復而叩之、然後極其說。如子貢之問士、曰敢問其次者再。子路問君子、曰如斯而

已乎。若此之類、皆善問者也。

朱熹晦庵集卷三十九答范伯崇子貢問士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耻不辱、纔是依本分、不疎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爲自省見得有未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爲己之實。若曰固已優爲、便是失照管也。

洪邁容齋隨筆卷五聖人汙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於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汙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

袁説友東塘集卷十一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見冉求〉

黃榦勉齋集卷一新淦縣學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全章、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一章。〈見子路〉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七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夫子嘗謂曾子曰、商也日盈、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曰、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說與不若己者處。與賢者處、可者與之也。與不若己者處、是不拒其不可者也。可不可之間、道之損益係焉。此子夏之論所以截

乎其嚴也、此夫子所謂商也好與賢者處也。嗚呼、此商之所以爲益歟。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章〈見顔淵〉

又卷二十六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一章　子羔之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其從游之久、漸染之熟、又未必及子路、而子路遽薦之爲宰、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邪。

陳櫟定宇集卷十三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門雖自顔子以下、穎悟莫如子貢、子貢自謂何敢望回。顔子於仁尚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子貢乎。夫子明謂非爾所及、則子貢之不能及此可見矣。使其晚年得聞性與天道之妙、而庶幾及焉、亦恐守之也、非化之也。

又卷十三子貢問爲仁一章一鄉之善士一章

人之大倫有五、朋友居其一。友也者、所以輔仁、所以責善者也。師弟子云者、其名雖不列于大倫、然朋友之尊者爲師、其幼者爲弟子、皆朋友之屬也。孔門之教、莫大于求仁。孟氏之教、莫大乎性善。子貢問爲仁、而孔子以友士之仁答之。孟子言性善、而今以友士言之。蓋以友所以輔仁、所以責善、欲資之以輔我之仁、責我以善、則不容不友其仁者、不友其善者也。然取友之道、安有限量哉。勢有貴賤、道無貴賤。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孔子言友其士之仁者、而必先之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豈非欲人之取友、不當拘于勢之貴賤歟。孟子言友天下之善士、而必繼之曰又尚論古之人、豈非欲人之取友、不當限于時之古今歟。孔子答問仁者多矣、若克己、若敬恕、若先難後獲、或直指全體、或明示切要、獨于此以事賢友仁言、何也。程子曰、此爲仁之資也。藝成而下者之工欲善其事、猶必先利其器、

豈有道成而上之君子欲爲仁、而可獨學無友、不廣其爲仁之資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居是邦也而無大夫之賢、士之仁者乎。賢以事、仁以德言。非大夫賢而未仁、士仁而不賢也。大夫已仕、而其仁已著于事業。士未仕、而其賢方蘊于德性、故曰仁。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必謂魯多君子、故子賤得資取之而爲君子。今以君子而居是邦也、安有不友士之仁而能資之以輔我之仁者。然使拘于友士之仁而不知事其大夫之賢、則取友之道狹矣。事之爲言師之之謂也、比之于友、則有尊嚴敬事之意、又加一等矣。大夫之于我、勢雖不同、道無不同。士之仁者、固我爲仁之資也。大夫之賢、亦我爲仁之資也。大夫之一言一行、一政一教、其德可師、其行可法、我能尊而事之、資而取之、則于士之仁者有相觀而善之益、于大夫之賢者有下觀而化之工、而爲仁之助弘矣。此孔子答子貢問仁之大意也。

宋史蘇軾傳　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

章懋楓山集卷二復賀黃門克恭　聖門諸高弟、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爲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升堂如子路、而慍見於陳蔡、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顔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爲狂。

海瑞備忘集卷五四書義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

兵民信之矣章。　聖人之政舉其周、不能周則存其大也。夫足兵食以成其信、政無不周矣。至去食、惟存其大、聖人之道可以常可以變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夫子意也。子貢問政有感、答之曰、惟天降衷、人得之以成其生、曰信、彝倫日用之常。信行焉、國家理亂所由係也。子知爲政之道乎。正此而已。外此井里足其食、井里之政寓軍令、足其兵、無非爲信道計也。上有保愛之勤、下有固結之應、君子爲政、兵食信缺其一不可矣。夫子言政不言時、道與世移、子貢疑焉、曰、去于斯三何先。夫子答之曰、時則有難矣、通在君子。因吾食信之民退守、其可別爲之計、一道也。食與信則不可去、過此以往、未之言也。子貢又曰、天下之至不可盡者、時也。萬一兵食之存於先者、今又不可得也、如之何通之。夫子曰、去食。去食必入於死、非計無從出而死之也。人有生之氣、有生之理。氣無不死、信不待生。得已兵食、生存其氣。不得已去兵食、死存其理。外此而棄國負君、生不如死。君子愛民之政、無取於是也。處常以兵食存信、處變去兵食不失信、於民無往不爲信道計、道之變而未嘗不常、蓋如此。孟子謂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正此有生之信直養無害、合而助之也。無食存信、死一時之身、而不能死其千萬年之氣。死一國生天下、死一人生千萬人。後世不知此義、愛一身一人一國之死、亂臣賊子接踵於世、亂亡相尋無惑也。張巡許遠至今聞者莫不興起、得全江淮以濟中興、可以死視之乎。朝聞道、夕死可矣。聖賢原論道理、不論死生。卒之得道而死、死之未始不爲生也。後世謂死義可以責君子、不可以望民庶、暗於夫子信民之義、害道而禍人國矣。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四講義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子張之學是闊大的、於細密處有不足焉。

子夏之學是謹細的、於闊大處有不足焉。二賢正相反。子貢善方人、故舉以爲問。非是欲評定人品、正欲辨明學術。

又回也其庶乎章〈見顏淵〉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十一尋樂說　孔門當時教人、一則曰求飽求安、再則曰惡衣惡食、又曰懷居、又以顏氏之屢空斥子貢之貨殖、而子路縕袍、則直美之曰何用不臧。至到頭一著、猶然以人不知不愠爲君子作斷案、可爲深切著明。

清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一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見顏淵〉

汪琬堯峯文鈔卷七師弟子　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昔者孔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視夫子子貢何如、而遂相爲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弔服加麻、出入常經者、非與。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端木賜。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進崇、時巡肆類。

董誥全唐文卷三百二韋抗先師子貢贊　聞一知二、□□□□。冠許就吳、滅言行魯。□□□□□□□□□□□□。

嚴可均全三國文卷二十五王廙子貢畫贊　□□端木、英辯才清。吐口敷華、發音揚馨。〈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

曹南文獻録卷七十四宋真宗端木賜贊　謙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並其辨。一使存魯、五國有變。終相其主、譽處悠遠。

清史稿顧炎武傳〈顧炎武〉嘗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

閩鳳梧全邉金文王朋壽類林百篇贊辨捷篇

子貢之辯、出乎聖門。轍環數國、口無擇言。傾僉邪佞、田慎儀秦。喪人之國、刀鋸其身。究觀其弊、本乎不仁。辟乎楊墨、孟軻之倫。

校記

①文：當作「聞」，見《尹文子》、《太平御覽》卷六四五。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十四

子貢七

傳奇類

張縠古微書論語比考讖　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社神牽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干寶搜神記卷十九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張華博物志史補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縶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五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

寓言類

莊子大宗師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又天地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

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又天運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

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又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虵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又讓王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娱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又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説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

又漁父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列子天瑞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

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游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又周穆王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又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

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又楊朱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

紀念類

明史周禎傳　復初字以善、溧水人、子貢裔也、從省文稱端氏。

清史稿聖祖本紀三〈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乙亥、上次修武。閱懷慶營伍不整、逮總兵官王應統入京論死。庚辰、次磁州。御書賢哲遺休額懸先賢子貢墓。

又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端木氏、康熙三十八年授先賢端木子貢七十世孫謙。

又毛奇齡傳　明嘉靖中、鄞人豐坊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略清因之。又增設咸陽姬氏文王後、曲阜東野氏周公後、濟寧閔氏子騫後、濬縣端木氏子貢後、常熟言氏子游後、鉅野卜氏子夏後、蕭縣顓孫氏子張後、菏澤、肥城兩冉氏伯牛仲弓後、肥城有氏有子後、鄒平伏氏伏生後、孟縣韓氏文公後、郿縣張氏明公後、各一人。

博考類

王充論衡詰術篇　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略其立名也、略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

班固白虎通義姓名　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略或旁其名爲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

酈道元水經注卷八　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余案家語言仲由爲蒲宰、修溝瀆、與之簞食瓢飲、夫子令賜止之、無魯字。又入其境、三稱其善、身爲

大夫、終死衛難。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毛奇齡西河集卷十九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前論陳子禽集註謂陳亢孔子弟子、或曰子貢弟子。其或曰一説無據。王草堂作集註補、直謂二千餘年並無言陳子禽在端木門者、此朱子臆説也。時閩中張孝廉在坐、便云、朱子未必是造説、特引據稍鹵莽耳。予曰、何曰、嘗考註疏引鄭康成註、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朱子纔一見、去恰似陳亢也、子貢弟子七字連屬、而遺却姓端木名賜五字、故如此。予深服孝廉善讀書有識、而坐客不然、謂從來讀書人豈有此讀法。

桂馥晚學集卷二韓非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

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恒爭寵、屬徒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端木賜字子貢。介疋、貢賜也。字亦作贛、贛亦賜也。説文贛賜也、貢獻也、二字音同義别。是子貢當作贛。

張鏞湖海文傳卷十三孔子使子貢説四國存宗魯辨　嘗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齊欲伐魯、孔子使子貢救之。於是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

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其變、操縱顛倒、一惟子貢爲之。吾謂此非子貢之言、乃戰國時人之語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魯有軍旅之事、其君大夫在焉。時子已去位矣、猶鰓鰓焉持其權而行之、此亦必無之事也。謂魯哀孱弱、三家不支、清之戰、冉有用矛、之反殿後、在哀公十一年、未聞畏齊若是之甚也。況田常亂臣也、憸惡既兆、季札知之、晏嬰常言之、而記載子貢之說之也、直教之持權濟姦、以基篡奪之漸、是何說也。且夫君子興滅繼絕、楚滅六蓼、臧文仲猶歎庭堅之不祀、句吴之國、泰伯之所立也、夫差愎諫信讒、自底滅亡可也、乃曰使之者聖人、濟之者賢人也。欲謀魯國、遂舉姬姜兩姓之宗社而亂之、亡之、不亦理之大不通者乎。至於越之爲越、夫椒戰敗、吴方疲民以逞、句踐君臣日夜淬厲以圖用、乃霸越。黄池爭長、晉竄吴有內亂、不能久需、乃長吴于晉、晉因以強。今一切皆傅會於子貢之一說、且以爲子貢之多才、聖人之知人任使也、亦大悖矣。按是役也、魯哀公之十有三年也、孔子之年既老、子貢殆亦聞性與天道之後矣。易曰、修辭立其誠、言忠信也。桓文假仁義而五尺羞稱、乃聖門之高弟大賢之儔、而如是之播亂是非于列侯之門卿相之室也哉。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與寺人瘠環、皆此類也、皆託于聖賢以自文其汙者也。吾故曰、非子貢之言、乃戰國時人之語也。

出土文獻

儒家者言二　子贛(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如不知爲下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得五穀焉厥(橛)之得甘泉焉草木植〕禽獸伏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言爲人下者猶土乎

又九　齊景公問子贛(貢)曰子誰師
乎子貣(貢)
也公曰
子知其聖
長皆曰高＝幾何

又二十七　〔問□告朔〕①
上博戰國楚竹書魯邦大旱　魯邦大旱、哀公胃
(謂)孔(孔子)、子不爲我圖(圖)之。孔(孔子)會
(答)曰、邦大旱、毋乃遊(失)者(諸)型(刑)與悳
(德)虐(乎)。唯
之可(何)才(在)。孔(孔子)曰、㡯民智(知)敓
(說)之事、視也、不智(知)型(刑)與悳(德)、女
(如)毋悉(薆)珪璧帀帛於山川、政坓(刑)與
出遇子贛曰、賜、而(尔)昏(聞)衖(巷)逄(路)之
言、毋乃胃(謂)丘之會(答)非與(歟)。子贛曰、否
殹(也)、虐(吾)子女(若)𨗨(重)命(名)丌(其)
與(歟)。女(如)夫政坓(刑)與悳(德)、吕(以)事
上天、此是才(哉)。女(若)天(夫)毋悉(薆)珪璧
帀(幣)帛於山川、毋乃不可。夫山、石吕(以)爲膚、
木吕(以)爲民、女(如)天不雨、石牆(將)𤋲(焦)、
木牆(將)死、丌(其)欲雨或甚於我、或(何)必寺
(恃)虐(乎)名虐(乎)。夫川、水吕(以)爲膚、魚吕
(以)
爲民、女(如)天不雨、水牆(將)沽(涸)、魚牆(將)
死、丌(其)欲雨、或甚於我、或(何)必寺(恃)虐
(乎)名虐(乎)。孔(孔子)曰、於虖(呼)……
公剴(豈)不飤(飽)杔(粱)飤肉才(哉)殹(也)、
亡(無)女(如)㡯(庶)民可(何)一。

竹簡論語學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貣曰、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爲政　〔子〕貣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從之。

又述而　……貢曰、若、吾〔將問〕……

賢人者□……

〔何怨〕出曰夫子弗爲也。

又衛靈公　子曰賜女以予爲多學而志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也予一以貫之〕。

子贛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居是國〕……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問曰有壹言而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

帛書春秋事語吳人會諸侯章　〔吳〕人會諸侯衛〈衛〉君〔後〕吳人止之子贛見大〈太〉寧〈宰〉喜語及衛〈衛〉故大〈太〉寧〈宰〉喜曰其來後是以止之子贛〈貢〉曰衛〈衛〉君之〔來〕必謀其大夫或欲或不欲是以後欲其來者子之黨也不欲其來者子之壽〈讎〉也今止〔衛〕君是隨〈墮〉黨而稟〈崇〉壽〈讎〉也且會諸〔侯〕而止衛〈衛〉君誰則不思〈懼〉隨〈墮〉黨稟〈崇〉壽〈讎〉以思〈懼〉諸侯難以霸矣吳人乃□之。

校記

①《論語・八佾》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十五

子游一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言氏、吳有言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

紀事類

論語爲政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曰〉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禮記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又檀弓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又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略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

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顯孫氏、陳公子顓

孫仕魯、因氏焉。其孫顓孫師字子張、爲孔子弟子、生申祥、娶子游之女。

孔子家語致思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又論禮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略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宫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辨説得其黨、百官得其禮、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略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鑾和中采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

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略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又禮運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户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夫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舍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説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朞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

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郊以降命、命教於社之謂效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故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

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共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量、故功有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諗。鳳以爲畜、而鳥不狋。麟以爲畜、而獸不狘。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設制度、祝嘏辭説、故國有禮、官有御、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蓍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慈孝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爲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

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在郊棷、龜龍在宫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闚。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又曲禮子夏問　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盟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

又曲禮公西赤問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

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鮒孔叢子記問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北齊書刁柔傳　議曰、柔案禮立適以長、略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伯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

舊唐書令狐峘傳　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誡、良史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略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略由是觀之、有德者葬逾薄、無德者葬逾厚、昭然可覩矣。

佚言類

論語里仁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又雍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

室也。

又子張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禮記檀弓上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户、出户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

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又檀弓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又曾子問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慈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又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大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

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樹宫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

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説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

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觀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説、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

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爲薄。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太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

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祿、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又玉藻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①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並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又雜記下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劉向說苑貴德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孔子家語問禮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汙罇杯飲、蕢桴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

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宮室户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元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越席以坐、疏布以冪、衣其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又終記解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于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

又正論解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産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産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産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又曲禮子貢問　南宫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犇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

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出于大門、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魯昭公夫人吴孟子卒、不訃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于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又曲禮子夏問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

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其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已、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又曲禮公西赤問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孔鮒孔叢子雜訓　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

梁書司馬筠傳　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略按曾子問曰、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略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

南史司馬筠傳　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

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舍議曰：略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略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

校記

①而：當據《禮記纂言》卷四作「諸侯」。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十六

子游二

輯評類

論語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又陽貨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孟子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荀子非十二子篇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説、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説、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第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禮記曾子問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

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略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

揚雄法言君子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尸子卷下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王充論衡問孔篇　孔子笑子游之弦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又知實篇　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

牟融牟子　牟子曰、略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

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子游。

又董仲舒傳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

又張山拊傳　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

張殼古微書春秋說題辭　孔子曰、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又論語摘輔象　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

敦煌長史武班碑　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焉。武氏蓋其後也。商周假邈、歷世壙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爵位相踵、□朝忠臣。君幼□顏閔之懋質、長敷斿夏之文學、慈惠寬□、孝友玄妙、苞羅術□、貫洞聖□、博兼□耽綜典籍。

郎中鄭固碑　君諱固、字伯堅、蕃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亐典藉。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薄、督郵、五官掾功曹。

魯峻碑　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略熹平元年□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于是門生汝南干□、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

留誠、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父。息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斨薪弗何、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獺企有紀、能不號嗟、刊石叙哀。

堂溪典嵩高山石闕銘　典大君諱協、字季度。自爲郡主簿、作闕銘文、後舉孝廉、西鄂長、早終。叙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歿而不朽、實有立言。

應劭風俗通義十反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徐幹中論智行　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

孔子家語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略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孔鮒孔叢子連叢子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略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顔、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曹植集與楊德祖書　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三國志魏志杜夔傳　〈裴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絶世。傅玄序之曰、略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

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顔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

楊泉物理論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

葛洪抱朴子外篇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甄鮑者忘茝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

又審舉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

又尚博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顔、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

又博喻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

以廣智。

又正郭　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略漢世將傾、世務交遊、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者、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己巳、詔曰、略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

又郎顗傳　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顔閔之仁。

又謝該傳　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略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悦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

宋書周續之傳　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略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眞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

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内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王嘉拾遺記魏　薛夏、略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辭華□暢、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

釋僧祐弘明集宗炳明佛論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蕲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顔、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内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

又釋僧順釋三破論　釋曰、略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

蕭統文選曹子建　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又劉孝標辯命論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顔之殆庶、焉能抗之哉。

魏書高允傳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

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又李崇傳　崇上表曰略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

顔之推顔氏家訓文章篇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略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劉勰劉子均任　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鷄之歎、尹何爲邑宰、子産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又正賞　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諺、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爲歎息也。

晉書禮志上　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

隋書李諤傳　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

舊唐書禮儀志七　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尚有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

葛勝仲丹陽集卷七論孝論　分之所賦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孔子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列爲五等、著之於經。此所謂分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也。若夫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自論語觀之、可得而言矣。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在人雖爲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然擴充於心、効見於事、豈能無辨。是故賢人之孝則異衆人矣、聖人之孝則異賢人矣。承顔順志而禮無違、於事死、孟懿子未必能知此也。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動、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言。疾病之外、不當貽親之憂、孟武伯未必能知此也。盡敬孝之道而不以養口體爲貴、子游未必能知此也。盡愛孝之道而不以有酒食爲先、子夏未必能知此也。有父兄在、聞不可遽行、子路未必能知此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樊遲未必能戒此也。是數子者、性之所造尚淺、故猶待聖人諄諄以誨之。若夫賢人之孝、則進乎此矣。

袁說友東塘集卷十一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臣聞中庸之言曰、爲政在人。釋者謂在於得賢人也。蓋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此不易之理也。求之古昔、上而治天下、下而治

一國、又下而治一邑、莫不皆然。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嘗聞其絃歌之聲矣。然一邑之中必有一邑之望、使爲政者有所取法焉、則教化易行、習俗易美。聖人喜其爲是邑也、而民有向道之意、此其功效必有自來、故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謂武城之政其美如此者、必因得人而致也。而子游果以澹臺滅明爲對。蓋行不由徑、則是以直道而行矣。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是正己而不求於人矣。直道而行、必無主癰疽瘠環之事。正己而不求於人、必無阿大夫毀譽之疑。斯人也、其當世之賢人乎。非子游之智、其孰能知之。非子游之政、其孰能用之。宰斯邑得斯人致斯治、宜其如牛刀割鷄、而收愛人易使之效也。雖然、治一邑者猶以得人爲治、爲天下國家者、苟得賢者而用之、國之不治、臣不信也。孟子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斯言也、君天下者所當深致意焉。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七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觀子張問交一段、全是聖人氣象、孰謂子張而有是言哉。子游則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則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以難能難與之人、而能發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之語、何也。蓋嘗攷之、而得其說矣。子張嘗問仁於夫子、夫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夫子答子張頭兩句、便是箴之。子張侮人者也、夫子訓之以恭。子張不能得衆者也、夫子訓之以寬。如信敏惠、皆所以救其偏而進之道。何者、不恭

則何以尊賢而嘉善。不寬則何以容衆而矜不能。以子張而有尊嘉矜容之語、竊意在夫子答問仁之後、有以變化其氣質、故今日之子張、非前日之子張矣。子游、曾子所以病子張者、竊意在子張未問仁之先。自子張領會夫子爲仁之旨、賢則尊之、善則嘉之、非自恭則不侮中來歟。衆則容之、無能則矜之、非自寬則得衆中來歟。學者惟見其爲恭寬之子張、而不見其爲難能難與之子張、聖人之善於化人氣質如此。略子張未聞恭寬以前、雖同門之子游、曾子且難之、子游則曰難能、曾子則曰難與斯人也、敢近之哉。及其聞夫子之言、則又一子張矣。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四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止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瞷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尤麒武城縣志卷八范質子游贊　賢哉子游、民之先覺。化茂絃歌、科列文學。魯道凌替、武城齷齪。焉用牛刀、于斯爲樂。

歸有光震川集卷十六重修闕里廟記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某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略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

義、不越數子而已。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言偃魯堂登科、覩奥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

董誥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二盧從愿先師子游贊　文學□□、絃歌政聲。動則不徑、慮乃先□。立言宏遠、執禮專精。升堂入室、凜凜猶生。

又卷四百四十九高郢子游麻衰議　衛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廢、不得爲嗣、子游爲之麻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既悟、而虎得復定、載在禮典。先儒是非之說禮□□□□戲人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禮也、是君子也、當書直以救失。爲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務其□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爲乎。觀文子未正虎位、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候告者而行之。偃奈何以廣自許、以狎待人、重其話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己之明。又非美之位（疑）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其失而回適若此、設使立人之朝、□人之政、至於講大禮、臨大節、獻可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毁冕、行怪而已矣。遠觀望之（疑）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循物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紀念類

明史吴訥傳　訥（略）家居十六年而卒、年八十六。謚文恪、鄉人祀之言偃祠。

又宋儀望傳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吴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輒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公田、計役授田贍之。禁火葬、創子游祠、建書院、惠績甚著。

清史稿聖祖本紀三　〈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純皇帝生。以王原祁爲掌院學士、設先賢子

游後裔五經博士。

又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言氏、康熙五十一年授先賢言子游七十三世孫德堅。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略清因之。又增設咸陽姬氏文王後、曲阜東野氏周公後、濟寧閔氏子騫後、濬縣端木氏子貢後、常熟言氏子游後、鉅野卜氏子夏後、蕭縣顓孫氏子張後、菏澤、肥城兩冉氏伯牛、仲弓後、肥城有氏有子後、鄒平伏氏伏生後、孟縣韓氏文公後、郿縣張氏明公後、各一人。

博考類

宋濂文憲集卷二十七諸子辯言子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近新昌王爚哀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爲此書、不知者直謂爲偃所自著、蓋非也。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爲孔安國所録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弔湘賦而雜以漢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家、謂之連山。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古無是書、唐李筌特出之、以爲黄帝所作、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而文以奇澁之辭、又妄説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註、皆鑿空扇虚以惑世、尤使人驚愕不止。是果何爲者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

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歲。夫子厄於陳蔡之閒年六十二、江慎修考定如此。若子游少四十五、則是時方十有七歲、安能從師遠游、又安能即以文學名邪。古文三、四字皆積畫、四字當是三字之譌。略孟子言、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三人皆以齒序。孟子論列孔子弟子、皆以齒序、如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是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言偃字子游、游一作斿、旌旗之游也、偃臥也、取偃旗息鼓之義。

沈家本枕碧樓偶存稿卷一駁姜懷哲孔廟增祀姬蘭公罔之裘序點議　孔廟從祀弟子、姜懷哲欲增姬蘭、公罔之裘、序點、孔璇四人、以余考之、孔璇應從祀、其三人不應從祀。略至蘭之從學與否、他無明文。惟今本家語有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孔子之語。然曰將軍之子、與檀弓稱蘭爲文子弟者相牴牾。

出土文獻

竹簡論語爲政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十七

子夏一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子伯氏、衛群公子子伯季之後、魏有子伯先、子夏門人居西河。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又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

漢書儒林傳　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穀梁氏、穀梁赤、子夏門人。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于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莒父

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衛文侯師、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改魏公。鄭康成曰溫國人。

紀事類

論語爲政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又雍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又子路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曰〉略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禮記檀弓上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又檀弓下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韓詩外傳卷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尚書大傳晉傳　魏文侯問子夏、子夏遷延而退。

又補遺　子夏葉拱而進。

史記魏世家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

漢書禮樂志　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廷。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内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

張敦古微書禮緯禮稽命徵　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孔子家語終記解　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

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

孔鮒孔叢子論書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張華博物志史補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芀燔林、扇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爲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爲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所入者、火也。其人若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於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於夫子、和者同于物、物無得而傷閡者、遊金石之間、及蹈于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知智、商未能也。雖試語之、而即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爲。文侯不悅。

皇甫謐高士傳卷中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

後漢書張純傳　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略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略臣以爲漢當製作禮樂。

佚言類

論語學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八佾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又顔淵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又子張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國語魯語下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

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荀子大略篇　子夏家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韓非子喻老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又外儲說右上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禮記檀弓上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弔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

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又曾子問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又樂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禘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

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琴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又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

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韓詩外傳卷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

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名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

又卷九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鹵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

尚書大傳呂刑傳　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遂罰①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又書序傳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不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户、常於此彈琴以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史記樂書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

以文、止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驁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劉向新序雜事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黄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緑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

劉向説苑復恩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又敬慎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又雜言　子夏問仲尼曰、顔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

丘不爲也。

尸子君治　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近。雖明何益。故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又卷下　子夏曰、君子漸於饑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班固白虎通義誅伐　檀弓記子夏問曰、居兄弟之讎如之何。仕不與同國、銜君命遇之不鬬。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讎者、爲往來不止也。

又辟雍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喪服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徐幹中論治學　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

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此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滿而極、亢意

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又執轡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

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巛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

又論禮　子夏侍坐于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爲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如此而已。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至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

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又終記解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于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

又曲禮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從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毀則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

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餐。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餐、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始也、有君命焉。

三國志吴志吴主傳 〈裴注〉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

陶淵明集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宋書顧覬之傳 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

又陶潛傳 陶潛字淵明、(略)與子書以言其志、並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

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

梁孝元帝金樓子戒子篇　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帥人以正、誰敢不正。敬人以禮、孰敢不禮。使人必須先勞後逸、先功後賞、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必使長者安之、幼者愛之、朋友信之。是以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近、至于遠也。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可不慎乎。

蕭統文選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隋書何妥傳　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獿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

又儒林列傳　史臣曰、（略）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北史何妥傳　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獿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

明史羅倫傳　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歟。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

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于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

校記

①遂罰：當刪，見《太平御覽》卷六三五。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十八

子夏二

輯評類

論語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孟子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荀子非十二子篇　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韓非子外儲説右上　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説、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説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絶其姦萌。

呂氏春秋當染　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又尊師　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

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又舉難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

又察賢　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①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

又察傳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晏嬰　晏子春秋内篇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

于下、賈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禮記檀弓上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又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韓詩外傳卷二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蓬户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

又卷三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略李克出遇翟黄、曰、略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禄日千鍾、什一在内、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

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又卷六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

侮矜寡、不畏强禦卜先生也。

劉安淮南子原道訓　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爲懽不忻忻、其爲悲不惙惙。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

又精神訓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强也。故莫能終其天年。

又說山訓　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賢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

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擒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

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

史記禮書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没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又魏世家　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

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

又孔子世家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

桓寬鹽鐵論利議　大夫曰、色厲而内荏、亂真者也。文表而臬裏、亂實者也。文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竊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

劉向新序雜事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黄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害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劉向説苑臣術　李克曰、略季成子食菜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黄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又雜言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

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又修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揚雄法言君子篇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王充論衡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禀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禀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禀、猶性所禀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

又禍虛篇　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

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己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

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

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葅醢。早死、葅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

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

又刺孟篇　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

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

又知實篇　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

牟融牟子　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麏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祕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子夏。

又董仲舒傳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

又張山拊傳　關内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

王符潛夫論實貢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

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饑。此非其實之効。

張毅古微書春秋說題辭　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又論語摘輔象　子夏手握正、是謂受相。

又孝經鉤命決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敦煌長史武班碑　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焉。武氏蓋其後也。商周假遐、歷世壙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爵位相踵、口朝忠臣。君幼口顏閔之懋質、長敷斿夏之文學、慈惠寬口、孝友玄妙。苞羅術口、貫洞聖口、博兼口、眈綜典籍。

郎中鄭固碑　君諱固、字伯堅、蓄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口口口履上仁、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于典藉。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薄、督郵、五官掾功曹。

魯峻碑　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略熹平元年口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于是門生汝南干口、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吕圖、任城吴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父。息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斯薪弗何。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頻企有紀、能不號嗟、刋石叙哀。

堂溪典嵩高山石闕銘　典大君諱協、字季度、自爲郡主簿、作闕銘文。後舉孝廉、西鄂長、早終。叙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歿而不

朽、實有立言。

應劭風俗通義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

又窮通　昔子夏心戰則臞、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徐幹中論智行　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

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吝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又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略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又六本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忘、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木草。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

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又執轡　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何謂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言其所能。

孔鮒孔叢子論書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户、常於此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奥、百官之美乎。

又詰墨　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顔、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

又孔叢子上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略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絶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

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曹植集與楊德祖書　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又任城王誄　幼有令德、光輝圭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

又陳審舉表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略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

阮籍集辭蔣太尉辟命奏記　昔子夏處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鄒子居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嵇康集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

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　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略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

又魏志杜夔傳〈裴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

世、傅玄序之曰、略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

張華物理論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

皇甫謐高士傳卷中　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華陽國志公孫述劉二牧志　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之。東州人多爲致力、遂克岐、龍。焉意漸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尊。焉長子範爲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長安。惟叔子別部司馬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爲瑁聘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遣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反。

葛洪抱朴子內篇塞難　抱朴子答曰、略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兇而白首、莊蹻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

葛洪抱朴子外篇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茝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

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

又尚博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

又博喻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儁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又正郭　漢世將傾、世務交遊、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者、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

後漢書郎顗傳　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又朱暉傳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致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

又徐防傳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

又李固傳　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寝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又謝該傳　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略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黄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

宋書禮志一　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

又鄭鮮之傳　桓玄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略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决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又顧覬之傳　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兇

數自挻。若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説、起予惟商、未識所異。

王嘉拾遺記魏 薛夏略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

釋僧祐弘明集宗炳明佛論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

又宗炳答何衡陽書 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麤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滄真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

又釋道恆釋駮論 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兇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

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其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

又釋僧順釋三破論　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

劉勰文心雕龍宗經　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

又明詩　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

蕭統文選曹子建與德祖書　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又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又皇甫士安三都賦序　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又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略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又劉孝標辯命論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顔之殆庶、焉能抗之哉。

魏書彭城王勰傳　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

非兄則弟、誰能辨之。緦對曰、子夏被蚩於先聖、臣又荀責於來今。

又高允傳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又高閭傳　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

又李崇傳　崇上表曰略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略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晉書禮志上　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略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迺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

又阮籍傳　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略昔子夏

在於西河之上、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采擇、無以稱當。

又嵇康傳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

又荀崧傳　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略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略案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

又儒林列傳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强晉存魯、藩魏卻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

北史彭城王勰傳　帝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

舊唐書禮儀志七　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

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尚有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

又元行沖傳　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

劉敞公是集卷三十九仁智動靜論　是以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也。明而不誠、雖動未可謂智。是以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夫顔淵可謂能仁、子夏可謂能智。欲求仁智之動靜者、舍二子亦何觀乎。或曰既謂之仁者靜矣、又曰克己復禮何哉。應之曰、仁內也。禮外也。仁者難以與人共、而禮者所以並容也。是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夫顔子之克己復禮乎、俯而就之耳、亦何適而非靜哉。

韓維南陽集卷五子張子夏廟同鄰幾聖俞過作

峩峩道旁廟、庭户煥丹黝。恭聞師商賢、下拜奠巵酒。大梁故王都、豪傑所奔走。當時多尊榮、死不道人口。二君夫何爲、血食獨傳後。豈於聖人道、自托致不朽。荒墳屹相望、荆棘不盈畝。衣冠應作塵、制度復何有。得無埋奇書、文字暗科斗。懷古意慘淡、春風一搔首。

新唐書劉子玄傳　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

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

又儒學列傳下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係。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

葛勝仲丹陽集卷七論孝論　分之所賦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孔子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列爲五等、著之於經。此所謂分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也。若夫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自論語觀之、可得而言矣。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在人雖爲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然擴充於心、効見於事、豈能無辨。是故賢人之孝則異衆人矣、聖人之孝則異賢人矣。承顔順志而禮無違、於事死、孟懿子未必能知此也。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動、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言、疾病之外不當貽親之憂、孟武伯未必能知此也。盡敬孝之道而不以養口體爲貴、子游未必能知此也。盡愛孝之道而不以有酒食爲先、子夏未必能知此也。有父兄在、聞不可遽行、子路未必能知此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樊遲未必能戒此也。是數子者、性之所造尚淺、故猶待聖人諄諄以誨之。若夫賢人之孝、則進乎此矣。

袁説友東塘集卷十一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臣聞聖人之教人、必貴於辨名實也。君子小人其爲實也、固如天淵之有間、一以虛名緣飾焉、則其近似者難辨矣。自非聖人、其孰能明之。夫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此亦儒也。名實之不辨、則道先王語者豈不曰君子之儒哉。惟其

所見者狹、所志者小、多欲以爲姦、操說以謀利、以私滅公、適己自便、此所謂小人者耳。使在上而無聖人、則其毒有不可已者。一有聖人爲之別白而是正之、則所以爲小人者毫髮不能欺人矣。此聖人之所甚惡、而學者之所深戒也。子夏之在孔門、固非有此。然聖人作炳於眇緜、每不敢忽、子夏方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意其名實之辨或昧焉、故聖人以此預告之、使其知君子之儒其道以誠而不以僞、以義而不以利、以本而不以末、以公而不以私、斯可以爲君子之儒矣。臣觀三代以後、凡爲小人儒者幸而見用、小則如漢張禹、孔光之徒、大則爲唐許敬宗、柳璨之輩、其爲患何可旣也。然則君天下者、其於用人之際、庸可忽諸。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七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雖然子張之取友固不失爲皇極並包兼容之道。子夏之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截乎其嚴者取友必端之意也。夫子嘗謂曾子曰、商也日盈、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曰、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說與不若己者處。與賢者處、可者與之也。與不若己者處、是不拒其不可者也。可不可之間、道之損益係焉。此子夏之論所以截乎其嚴也。此夫子所謂商也好與賢者處也。嗚呼、此商之所以爲益歟。

宋史禮志九　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

又趙師民傳　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

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爲優。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四講義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子張之學是闊大的、於細密處有不足焉。子夏之學是謹細的、於闊大處有不足焉、二賢正相反。子貢善方人、故舉以爲問、非是欲評定人品、正欲辨明學術。夫子一過之、一不及之、而曰過猶不及、蓋言都不是也。於此極可窺見聖人之學。聖人之學中而已矣。過者求之高遠、蹉過去了、不及者局於近小、見不及了、所以一般迷失。若欲求師之過、俯而就焉、就商之不及、企而及焉、兩下補湊以爲中、豈有是處。然則吾輩將何以求中。非直窮其源不可。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真窮源矣、然猶未也。此中從何而來。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一降衷一受中、此中之所從來也。然何以謂之中、要知天地間一太和之氣而已。易曰、天地絪縕、此所謂太和也。人之生也得此以爲生、既生也得此以爲心、渾然在中、通徹三極、情識未動、純是此體。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不失此體、故謂之和。一切學問、不過保合此而已。有這體方有這用、故能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聖人精一之心、乃其體也。學問迷源、只做得師商之學。吾輩何敢輕視師商、然辯學則須開眼。孟子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愨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

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又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子夏。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

董誥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九裴漼先師卜商字子夏贊　孔門好學、文章粲然。言詩屬傳、師聖齊賢。德不踰法、人何怨天。見疑夫子、離群久焉。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輯子夏易傳序　粵自畫啓方牙、卦重伊軌、河圖之學、日月爲昭。洎赤烏肇瑞、增以六爻、黑帝感精、贊之十翼。天地之房發、萬物之基堅、而後彈日鈎天、不得誕言後羿。取魚士澤、無復假託成湯矣。然施孟梁高度、鄭焦費源流既異、門戶遂繁。稍賓荄茲、竟易箕子、郎覬分日、亦引中孚。豈非荒裔說京、雩悵望嘻笑、雲礽續高祖虛想于思者耶。夫絳衣簪筆而拜辰、孝經授之曾氏。赤氣覆麟而蒙耳、春秋傳於丘明。可知東脩薦蹲龍、磬欬接含鐸、乃得提奧義、受微言、有造釦之真、無傳譌之獎。然則序詩闡論於四始、讀書與問夫七觀、復以銀手如斷之才、獲孯鐵鏑屢摧之旨、飛聲文學、亶其然乎。或者謂理欠淵懿、閒摭盲左之文、字多缺殘、又約王弼之注。不知九師最近、僅留飛遯片詞、三墳無多、不過老生常語。況陳編既閱夫年代、精定蝕於蟲魚。若其闇合丘明、兼通嗣輔、殆今之準古、亦後之襲前。而程迥壁設、孫坦目論、將重雩奏高密之韶樂、呂望竊田恒之齊疆矣。又或謂班固埶文十三家未列、隋唐志後十一卷

忽存、真面非必廬山、贋物將同岑鼎。不知漢武末年、泰誓得諸女子。太康初載紀年發自襄王。既斷簡之可珍、亦晚出之有數。彼晁迂指爲張弧之小疏、劉歆志爲韓嬰之緒言、張璠傳聞作於馯臂、荀勗簿録著自丁寬、亦復未有明徵、聊騰臆說。而孫坦疑杜蕃陽之楮墨、汝楳斥鄧彭祖之篇章、從以名字相犯、揣擬斯生。豈知平陵周公、何嘗篡修五禮。扶餘曾子、未得質問三年。爰子路之衣冠、不必佩彘。陳仲弓之父子、豈爲犁牛哉。嘗按家語云、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知卜氏子好精微不讓商子木也審矣。慨陋儒之妄議、啓世主之輕聽、忽發大疑、坿會之說紛起。未能專業、正經之帖永停。詎高行之師、有慚翟白、喪明而後、未育童烏。著録雖盛西河、趨庭未預糸草。遂令中壘略內、僅志其名、阮逸録中、從存其目。同武成之難信、等酒誥之俄空、豈非後起者之責與。澍溺苦儒先、從事稡薈。尋遺珠於赤水、鑑遜離朱。問故劍於青丘、識昬薛燭。太圭雖斷、篆是弁瑒。靈蘂即殘、鍊從金毋。詎偕敝帚、委乃煙埃。是用展甄敷言、省循立意、實孟京之嚆矢、亦馬王之濫觴。有媿郭京、無能舉正、所慚王勃、罔和發揮。端門之血書何存、恍如證己亥於晉史。韋編之餘訓尚在、猶勝詢未濟於籀翁。

曹南文獻録卷七十四宋真宗卜商贊　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魏侯師。先素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賢、聖亦不疵。

清史稿顧炎武傳　〈顧炎武〉嘗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

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又臧琳傳　玄孫庸本名鏞堂、字在東。與弟禮堂俱事錢塘盧文弨。略其輯子夏易傳、辨此傳爲漢韓嬰作、非卜子夏。

又宋翔鳳傳　宋翔鳳、字于庭、長洲人。略著論語說義十卷、序曰、論語說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與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恉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

又胡培翬傳　績溪胡氏、自明諸生東峰以來、世傳經學。培翬涵濡先澤、又學於歙淩廷堪、邃精三禮。初著燕寢考三卷、王引之見而喜之。既爲儀禮正義、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發明鄭君、賈氏得失、旁逮鴻儒經生之所議、張皇幽渺、闡揚聖緒、二千餘歲絕學也。

又柳興恩傳　柳興恩、原名興宗、字賓叔、丹徒人。略成穀梁春秋大義述三十卷、略述日月例弟一。謂春秋治亂於已然、禮乃防亂於未然。穀梁親受子夏、其中典禮猶與論語夏時周冕相表裏。略述異文弟三。謂穀梁親受子夏、故傳中用孔子、孟子說、其他暗合者更多。

又費密傳　密謂宋人以周、程接孔、孟、盡黜二千餘年儒者爲未聞道、乃上稽古經、正史、旁及群書、作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自子夏始。

校記

①寒：當作「塞」，見《喻林》卷六六。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十九

子夏三

傳奇類

蔡邕琴操補遺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如得麟者。

張㲉古微書春秋演孔圖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慧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又春秋說題辭　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孔聖沒、周室亡。子夏往觀、逢一郎、云門有血、飛爲赤烏、化而爲書。

又孝經援神契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耶。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燿興、元邱致命、帝卯金。

又孝經中契　孔丘作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則玄雲涌北極、紫宮開北門、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曰孝經篇目、玄神辰裔。孔丘

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爲赤鳥、翔摩青雲。

又孝經右契　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顔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折左足、取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曰、吾姓爲赤松、字時僑、特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曰、吾所見一禽如麕者、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

干寶搜神記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顔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日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宋書符瑞志上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顔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1]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尺、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

起、大②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黄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寓言類

列子黄帝篇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籍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説。

又仲尼篇　子夏問孔子曰、顔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紀念類

舊唐書太宗本紀下　〈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

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命配享宣尼廟堂。丁丑，皇太子于國學釋菜。

又玄宗本紀上 〈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夏爲傳，孔門所受。逮及諸家，或變例，與其改作，不如好古。諸服紀宜一依舊文。

又禮儀志四 〈貞觀〉二十一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爲主。

又禮儀志七 至七年八月，下敕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内，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

又儒學列傳上 〈貞觀〉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顔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其尊重儒道如此。

新唐書禮樂志五 〈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皆以配享。

又儒學列傳上 〈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

洪邁容齋四筆卷一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

董誥全唐文卷八太宗左邱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詔　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

清史稿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卜氏、康熙五十九年、授先賢卜子夏六十四世孫尊賢。

又徐元夢傳　〈乾隆〉二年、上臨雍、疏請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兩廡、而進南宮适、虙不齊升配。下大學士九卿議、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餘寢未行。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略清因之。又增設咸陽姬氏文王後、曲阜東野氏周公後、濟寧閔氏子騫後、濬縣端木氏子貢後、常熟言氏子游後、鉅野卜氏子夏後、蕭縣顓孫氏子張後、菏澤、肥城兩冉氏伯牛、仲弓後、肥城有氏有子後、鄒平伏氏伏生後、孟縣韓氏文公後、郿縣張氏明公後各一人。

博考類

酈道元水經注卷四　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陽太守殷濟精廬南、俗謂之子夏廟。

河水又西、徐水注之。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東南流、絕彊梁石、逕劉仲城北。是漢祖兄劉仲之封邑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郃陽、國名也。高祖八年、侯劉仲是也。其水東南逕子夏

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也。

洪邁容齋續筆卷二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又卷十四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于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云。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秦商字子丕、索隱引家語作丕茲、今家語作不慈。名商者、取法於商王也。王道至大、故字子丕。猶卜商字子夏、夏亦大也。若作丕茲、不可解矣。且古人之字皆必用子字或伯叔等字、今字丕茲、實無此例。蓋茲即子聲之誤、又誤倒其字、猶子里之誤作里之也。略子夏少四十四歲、亦當作三十四。略孟子言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三人皆以齒序。孟子論列孔子弟子、皆以齒序、如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顔淵是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卜商字子夏。左傳夏聲即大聲也、故曰能夏則大、亦或取殷商夏后國號。

出土文獻

上博戰國楚竹書民之父母　民之父母（按竹書無此句）□邑寍於孔子、詒曰、幾俤君子民之父母、敢寍可女而可胃民之父母。

孔〓會曰、民□父母虖、必達於豊樂之茝、吕至五至吕行三亡、吕皇于天下。四方又敗、必先智之、亓□胃民之父母矣。

子邑曰、敢寍可胃五至。

孔〓曰、五至虖、志之所至者、勿亦至安。志之□至者、豊亦至安。豊之所至者、樂亦至安。樂之所至者、悥亦至安、悥樂相生。君子吕正、此之胃五至。

子邑曰、五至既寍之矣、敢寍可胃三亡。

孔〓曰、三亡虖、亡聖之樂、亡體□豊、亡備之喪。君子吕此皇于天下。

奚耳而聖之、不可旻而寍也。明目而見之、不可旻而見也、而旻既塞於四海矣、此之胃三亡。

子邑曰、亡聖之樂、亡體之豊、亡備之喪、可志是迡。

孔〓曰、善才商也。牐可李時矣、城王不敢康、迺夜晉命又簪、亡聖之樂、䙡我𡰥□□□□□□□□。□□□□、□□□□、□□□尭也。

子邑曰、亓才該也。敗矣。厷矣。大矣。肆□□□□□。□□□、□□□□。□□□□□。□□□、□可旻而寍异。

孔〓乙、亡聖之樂、燹志不憙。□體之豊、䙡我𡰥。亡備之喪、内虗曽悲。亡聖之樂、塞于四方。亡體之豊、日逑月相。亡體之□、屯旻同明。亡聖之樂、它返孫〓。亡體之豊、塞于四海。亡備之喪、爲民父母。亡聖之樂、燹□既旻。亡體之豊、䙡我異。亡備尭、它返四國。

亡聖之樂、毀志既從。亡禮之豊、上下禾同。亡備□堯已畜萬邦。

（無此句）

竹簡論語爲政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

增是以爲孝乎。

校記

①「爲」下當脱「誰？兒曰：吾姓爲」六字，見《搜神記》卷八、《古微書》卷二九、《廣博物志》卷四六。

②大：當作「火」，見《搜神記》卷八、《古微書》卷二九。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

子張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顓孫氏、陳公子顓孫仕魯、因氏焉。其孫顓孫師字子張、爲孔子弟子。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又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漢書儒林傳　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顓孫氏、陳公子顓孫仕魯、因氏焉。其孫顓孫師字子張、爲孔子弟子、生申祥、娶子游之女。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丘侯、改陳公。

紀事類

論語爲政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又先進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又顔淵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又衛靈公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又陽貨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曰〉略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

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禮記檀弓上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又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略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韓詩外傳卷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顔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

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劉向說苑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趙煜吳越春秋夫差内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徐幹中論脩本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孔子家語好生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又論禮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略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勢、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

以祖洽四海。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鑾和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略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

又問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位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又屈節解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

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辨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

又曲禮子貢問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后啓顙、頽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

佚言類

論語爲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又公冶長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又顏淵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又憲問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又衛靈公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

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又子張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又堯曰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禮記檀弓上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又檀弓下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言勿踦、

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墜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内、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如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

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悦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悦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説、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

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紞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内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强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内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尚書大傳補遺　子張問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又虞傳　子張曰、堯舜之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子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又禹貢傳　子張曰、仁者何樂乎山也。子曰、夫山者、愷然高。愷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禽獸畜

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樂於山也。

劉向新序雜事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王充論衡問孔篇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

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别、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毁。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

孔子家語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分也。距諫者、慮之所以

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君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佼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内、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説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説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式。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兹①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

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事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强民之所不能。廓之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强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即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强。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又正論解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孔鮒孔叢子嘉言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紡績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于舅姑、下以事夫養

子也。

又論書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别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殁、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教一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三公、而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又刑論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于怨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

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
德矣。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
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
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
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
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輯評類

論語先進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又子張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孟子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
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
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
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荀子非十二子篇　第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
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
韓非子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
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
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
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尊師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
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

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

又五帝德　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尚書大傳殷傳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耶。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繇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耶。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劉向說苑雜言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

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尸子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使紅女繅之爲美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子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

王充論衡知實篇　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

牟融牟子　牟子曰略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子張。

應劭風俗通義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

孔子家語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略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

又六本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

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繼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又五帝德　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顔狀取人也，則于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于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于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鮒孔叢子論書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三國志吴志諸葛恪傳　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略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

張華博物志人名攷　仲尼四友，顔淵、子貢、子路、子張。

後漢書朱暉傳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絶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致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

晉書禮志上　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

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

又禮志中　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嚮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略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

舊唐書禮儀志七　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尚有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

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

韓維南陽集卷五子張子夏廟同鄰幾聖俞過作

峩峩道旁廟、庭户焕丹黝。恭聞師商賢、下拜奠巵酒。大梁故王都、豪傑所奔走。當時多尊榮、死不道人口。二君夫何爲、血食獨傳後。豈於聖人道、自托致不朽。荒墳屹相望、荆棘不盈畝。衣冠應作塵、制度復何有。得無埋奇書、文字暗科斗。懷古意慘淡、春風一搔首。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七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觀子張問交一段、全是聖人氣象、孰謂子張而有是言哉。子游則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則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以難能難與之人、而能發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之語、何也。蓋嘗攷之、而得其説矣。子張嘗問仁於夫子、夫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夫子答子張頭兩句、便是箴之子張侮人者也。夫子訓之以恭、子張不能得衆者也、夫子訓之以寬。如信敏惠、皆所以救其偏而進之道。何者、不恭則何以尊賢而嘉善。不寬則何以容衆而矜不能。以子張而有尊嘉矜容之語、竊意在夫子答問仁之後、有以變化其氣質、故今日之子張、非前日之子張矣。子游、曾子所以病子張者、竊意在子張未問仁之先。自子張領會夫子爲仁之旨、賢則尊之、善則嘉之、非自恭則不侮中來歟。衆則容之、無能則矜之、非自寬則得衆中來歟。學者惟見其爲恭

寬之子張、而不見其爲難能難與之子張。聖人之善於化人氣質如此。夫仁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斯人者與我並生於天地間者也、君子一身、斯人之責萃焉。斯人也皆我也、我豈能以絶夫人哉。此子張之所以謂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蓋知夫人即我也、不敢以我而絶夫人也。非絶人也、自絶也。夫以人視人、則與我爲二。以我視人、則人與我爲一。嗟夫、人而賢也、彼自賢耳。人而善也、彼自善耳、於我乎何與。而我乃尊之嘉之、何也。人之賢我賢也、人之善我善也。我而尊之、尊我也。我而嘉之、嘉我也。人而爲衆人也、彼自衆人耳。人而不能也、彼自不能耳、於我乎何恤。而我乃容之矜之、何也。人之爲衆人、我爲衆也。人之不能、我不能也。我而容之、容我也。我而矜之、矜我也。嗚呼、孰謂子張有是言哉。子張自聞恭則不侮之語、然後知所以尊賢、所以嘉善。子張自聞寬則得衆之語、然後知所以容衆、所以矜不能。吁、非夫子之教、則難能難與之子張、豈知恭寬之爲仁也哉。甚矣、人之氣質不可無所化也。亦甚矣、聖人化人之速也。大抵聖賢生世、皆有天命人窮之責、以斯人之即我、幸而爲賢爲善者何少、不幸而爲衆人爲不能者何多。子張則曰、皆我也。吁、非聖人、孰能變子張之氣質哉。自夫世人之狹於待夫人也、其於人之賢者、則曰彼未必賢於我也。其於斯人之善者、則曰彼未必善於我也、我而忽之忌之可也。其於斯人之衆人、則曰彼不如我也。其於斯人之不能者、則曰彼何足與於我也、我而斥之棄之可也。嗟乎、何其狹於待人也。子張未聞恭寬以前、雖同門之子游曾子且難之、子游則曰難能、曾子則曰難與、斯人也敢近之哉。及其聞夫子之言、則又一子張矣。先儒謂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許其爲仁、此

未聞恭寬以前之子張也。惟其外有餘、故一聞斯言而即變、非特夫子之言也。嘗讀秦誓而有感、夫古人之用心也。古之人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夫人之彥聖而好之、其有技者若己焉、其爲尊賢嘉善之意至矣、而猶休休焉、其爲容矜之意、藹然言意之外、寧有一毫忿嫉于頑之意哉。孰謂子張而知此意乎。雖然、子張之取友固不失爲皇極並包兼容之道。子夏之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截乎其嚴者、取友必端之意也。夫子嘗謂曾子曰、商也日盈、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曰、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說與不若己者處。與賢者處、可者與之也。與不若己者處、是不拒其不可者也。可不可之間、道之損益係焉。此子夏之論所以截乎其嚴也。此夫子所謂商也好與賢者處也。嗚呼、此商之所以爲益歟。

宋史趙師明傳　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爲優。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四講義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子張之學是闊大的、於細密處有不足焉。子夏之學是謹細的、於闊大處有不足焉。二賢正相反。子貢善方人、故舉以爲問。非是欲評定人品、正欲辨明學術。夫子一過之、一不及之、而曰過猶不及、蓋言都不是也。於此極可窺見聖人之學。聖人之學中而已矣。過者求之高遠、蹉過去了。不及者局於近小、見不及了、所以一般迷失。若欲求師之過、俯而就焉、就商之不及、企而及焉、兩下補湊以爲中、豈有是處。然則吾輩將何以求中。非直窮其源不可。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真窮源矣。然猶未也。此中從何而來。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一降衷一受中、此中之所從來也。然何以謂之中。要知天地間一太和之

氣而已。易曰天地絪緼、此所謂太和也。人之生也得此以爲生、既生也得此以爲心。渾然在中、通徹三極、情識未動、純是此體、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不失此體、故謂之和。一切學問、不過保合此而已。有這體方有這用、故能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聖人精一之心、乃其體也。學問迷源、只做得師商之學。吾輩何敢輕視師商、然辯學則須開眼。孟子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顓孫師。堂堂張也、商德有鄰。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閻鳳梧全遼金文郭壽卿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夏邑縣宣聖廟、王宰德彰之所建也。殿堂廊廡、規模雅壯、甲於河南。大成正殿、素王、顏、孟十哲在焉。東西夾室、伯魚、子思在焉。傍虛兩廊、將圖像六十一賢、二十四先儒於壁。會公受代、所謀遂寢。八年於兹、乏人繼成。明昌四年、士民趙天麟等詣公庭請曰、自揣庸才、得親翰墨、齒於人數者、皆先聖賢佑爾。伏睹縣學孔門高弟之像未完、今欲完之、改畫爲塑、可乎。略明昌甲寅仲春丁未日經始、距仲夏已□□□□、宛丘侯顓孫師至頓丘侯琴張三□□□、蘭陵伯□□至昌黎伯韓愈一十二□□□□□□、金鄉侯澹臺滅明至徐城侯公西蒧三十□、瑕丘伯左丘明至新野伯范寧□十二先儒、列坐西廡。

寓言類

莊子盜跖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

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伐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列子仲尼篇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

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紀念類

禮記檀弓上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又檀公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班固白虎通義喪服　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

舊唐書禮儀志四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伯。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卷九四配十哲考　度宗咸淳三年、始定顔曾思孟四子配享廟殿、皆正位西向北、上升顓孫子于十哲殿中、東西對列。

張金吾金文最卷七八張令臣保德州重建廟學碑　保德初號定羌軍、宋平河東、置以控夏人。景德二年改今名。本朝開創、因其故。歷五十餘祀、升爲州、自建城堞、即爲邊戍。地險而瘠、民安於儉約、故必積久然後庠序可興。宋熙寧間、守臣高公渙嘗建於郭外之東南、毀於兵。大定庚寅、高公懷貞知軍事、卜吉於茲。前門旁廡與殿四合、內殿復爲函丈之室、宣聖十哲像設於室間、以孟子居顔氏之次、其餘高弟與先儒、圖形殿壁。明昌甲寅歲、王公嘉言作州刺史、又起講堂於殿之陰、泮宮之制寢以備矣。泰和改元冬、予守是郡、二月上丁致齋、見其規矩狹隘、殊失尊嚴、且敝壞不修、後將滋甚。略於是即日興作、先治殿宇、改棟梁、遷柱礎、非務侈前、適求中度。次治兩廡、則補而葺之、塗而鮮之。時幾秋仲、亟遷聖像、完其缺略、正冕服之不中制

者。又立曾子像而升於殿、自顓孫、子張至劉向、繪於左廡。自林放至范寧繪於右廡從學令也。荀、楊、王、韓、未有別室亦分而繪之凡九十有六人。

清史稿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顓孫氏、雍正二年、授先賢顓孫子張六十六世孫誠道道光四年改歸嫡長樹勳。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略清因之。又增設咸陽姬氏文王後、曲阜東野氏周公後、濟寧閔氏子騫後、濬縣端木氏子貢後、常熟言氏子游後、鉅野卜氏子夏後、蕭縣顓孫氏子張後、菏澤、肥城兩冉氏伯牛、仲弓後、肥城有氏有子後、鄒平伏氏伏生後、孟縣韓氏文公後、郿縣張氏明公後、各一人。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子張少四十八歲、則夫子沒時夫子卒年七十四。子張方二十有六。而論語記其問達問行干祿其爲學必已多年、亦爲不合、四字蓋亦三字之譌。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顓孫師字子張名師字張、即左氏張我軍之謂。

出土文獻

竹簡論語爲政　……〔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

殆、慎行其餘、則□□。□□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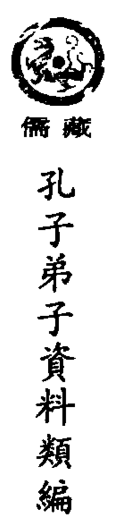
子張〔問〕、十世可智與。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智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

〔可〕智也。

又衛靈公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
行）……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
師絻見。及陛、子曰陛（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
曰某在此、某在此。師絻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
與。子曰然、。）
故相師之（道也）。
又堯曰　子張問於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正矣。子
曰（尊五美、屏
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
亦
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
……
（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毋敢漫、斯不亦泰而不
（驕）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
……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
（虐）。……
內之鄙謂之有司。・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校記

①茲：當作「滋」，見《藝文類聚》卷五七、《喻林》卷四四、《御定淵鑑類函》卷二〇〇。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一

曾子一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巫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字子輿、父子並仲尼弟子。參生元申。

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魯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曾點、曾參父、字子晳。

皇甫謐高士傳卷上　曾參。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

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紀事類

荀子大略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愼之。蘭茝稾本、漸於密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愼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又喻老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禮記檀弓上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

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戸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髪。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又檀弓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韓詩外傳卷八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内也。曾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史記吳起列傳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略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劉向説苑尊賢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又雜言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稿、縕袍不表、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

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弔焉、布衣褐衾。安賤甘淡、不求豐美。尸不揜蔽、猶謚曰康。

尸子卷下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

漢書杜鄴傳　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

班固白虎通義諫諍　傳曰、曾去妻梨蒸不熟。

又喪服　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蔡邕琴操卷上　殘形操者、曾子所作也。曾子鼓琴、墨子立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曾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見一狸、見其身而不見其頭、起而爲之弦、因而殘形。

又卷下　曾子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返者年也、不可以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兮欽崟。

梁山操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幼少慈仁、質孝、在孔子門有令譽。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作、隨五土之利。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嘗耕泰山之下、遭天霖澤、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乃作憂思之歌。

孔子家語六本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

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内。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告孔子而謝過。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酺、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游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

又曲禮子夏問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經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愻辭以避咎、義也夫。

孔鮒孔叢子記義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又刑論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

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宋書禮志四　太常丞陸澄議略案禮記孔子答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

明史鄒守益傳　陛下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群臣據禮正言致蒙詰讓道路相傳有孝長子之稱昔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簀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公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

佚言類一

論語學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又里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又泰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又顏淵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又憲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又子張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又滕文公上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

又滕文公下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荀子解蔽篇　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又大略篇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又法行篇　曾子曰、無内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内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遠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吕氏春秋孝行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晏嬰晏子春秋内篇問下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惛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又内篇雜上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禮記檀弓上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又檀弓下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又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

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升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没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説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

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

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祖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

亦虛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内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没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

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者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

有前驅。

又禮器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又內則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又雜記上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又雜記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又祭義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

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大學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二

曾子二

佚言類二

大戴禮記主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袵席之上還師。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强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

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内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内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

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又曾子大孝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

又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

又曾子立事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

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絶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絶之。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君子不絶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不致也、道遠日益云、衆信弗

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侫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強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説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説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食厚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説其言。説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説其言。不説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説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

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也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絶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宫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戰戰惟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强也。宫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又曾子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呰、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

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又曾子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温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又曾子大孝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

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又曾子事父母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无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于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

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又曾子制言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爲夫人則否。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

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又曾子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于貧、無忽忽于賤、無憚憚于不聞、布衣不完、疏食不飽、蓬户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于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又曾子制言下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色、則秉德

之士不謿矣。故君子不謿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仁者殆、恭者不入、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又曾子疾病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殁、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又曾子天圓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

子不察、以此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役於聖人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麻。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麻居陽而治陰、律麻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韓詩外傳卷二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

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

又卷七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劉安淮南子齊俗訓　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

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　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略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

桓寬鹽鐵論後刑　賢良曰、略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

劉向新序雜事　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又節士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劉向說苑敬慎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

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又反質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牛馬。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説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又談叢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又雜言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又修文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

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尸子明堂　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夭、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瞿、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

又勸學　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无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

漢書刑法志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又董仲舒傳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

又游俠傳　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

班固白虎通義　謚　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略　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

又社稷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又禮樂　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

又封公侯　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

又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九推。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

又巡狩　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稱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略　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

又姓名　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于祖禰。

又嫁娶　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母致命。女氏許諾、不

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又喪服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

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

曾子曰、師三十里者、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何。明死復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

韓詩外傳卷九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鹵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

孔子家語王言解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

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户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間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争、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窕、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

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悦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内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悦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稸積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利用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悦。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

之降、降至則民悦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又六本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説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木草。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又曲禮子夏問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孔鮒孔叢子居衛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争、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張華博物志雜説上　上古男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曾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勝其樂。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徐幹中論脩本　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絶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强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略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又貴驗　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

後漢書朱浮傳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又荀淑傳　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略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

又郭躬傳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

宋書禮志三　國子助教蘇瑋生議、略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畧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

又禮志四　殿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縱有故則使人。清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準。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廼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

梁孝元帝金樓子戒子篇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也。

又立言篇九上　曾子曰、昔楚人掩口而言、欲以說王、王以爲慢、遂加之誅。衛太子以紙閉鼻、漢武帝謂聞己之臭、又致大辠。二者事殊而相似、時異而怨同。

又立言篇九下　曾子曰、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之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求之。善珠在淵、民知而取之。至道在學、而人不知就之、惑。夫吾假延晷漏、常慮奄忽。幼好狂簡、頗有勤成、諸生孰能傳吾書者、使黃巾綠林不能攘奪、炎上潤下、時爲保持、則關西夫子、此名方丘東里先生、夢中相報。

南齊書禮志上　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略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

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

魏書崔光傳 〈正光〉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勑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又張普惠傳 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斷之以日月。禮、太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

又禮志二 〈熙平二年〉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

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

博士盧觀議、略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虚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虚主。虚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

司馬光傳家集卷六十答孔司戶文仲書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尚奚足慕。

金史聶天驥傳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横、輒以供備大軍爲辭、逞欲由己、斂怨歸國、其爲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清史稿天文志一　地體。略大戴禮、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參嘗聞諸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又禮志十二　〈雍正〉十三年、詔曰、略曾子問、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亦此義也。

又沈國模傳　山陰祁彪佳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憝數人。適國模至、欣然述之。國模瞠目字祁曰、世培、爾亦曾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彪佳嘗語人曰、吾每慮囚、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

又祝世昌傳　崇德七年、疏請禁俘良家婦鬻人樂戶。上諭都察院承政張存仁、祖可法曰、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爾等能如曾之省身、則何過之有。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三

曾子三

輯評類一

論語先進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曰〉略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又公孫丑下　〈孟子〉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又離婁上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又離婁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

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又盡心下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又滕文公上　〈孟子曰〉略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戰國策秦二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略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

荀子性惡篇　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

又大略篇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

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韓非子守道　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

又外儲說左上　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

又難三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

又六反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

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治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

又八說　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

又說林下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呂氏春秋當染　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又勸學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

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顔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顔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又必己　外物不可必、故龍逄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曾子悲。

又孝行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

禮記祭義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陸賈新語道基　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

又輔政　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

又無爲　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

又辨惑　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

又慎微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尅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

又思務　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晝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

韓詩外傳卷一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

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又卷二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良非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又卷七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尚書大傳書序傳　子曰、參女以明王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劉安淮南子精神訓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

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

又齊俗訓　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

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

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

又說山訓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

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又泰族訓　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

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
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
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
之爲知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
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
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

又身之養重於義　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
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
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
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
生而終其身、刑戮折夭之民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
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又蘇秦列傳　蘓秦見燕王曰略今有孝如曾參、
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
王曰、足矣。蘓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
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
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
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
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
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

又張儀列傳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
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
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
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
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
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
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
善待之。

又甘茂列傳　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又鄒陽列傳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

又袁盎列傳　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

又平津侯主父列傳　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

桓寬鹽鐵論晁錯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

又地廣　文學曰、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寧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

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

又相刺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子臧、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又孝養　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無端絻、雖公西赤不能以爲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膢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

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

劉向新序雜事二　甘茂略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

又雜事三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冤、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略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

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又節士　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

劉向說苑建本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又立節　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

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又談叢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又雜言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籩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焦延壽易林坤之第二　夬。一簧兩舌、妄言謀訣。三姦成虎、曾母投杼。

又師之第七　乾。一簧兩舌、佞言諂語。三姦成虎、曾母投杼。

又巽之第五十七　訟。一簧兩舌、佞言諂語。三姦成虎、曾母投杼。

剝。三蟲爲蠱、剗迹無與。勝母盜泉、君子弗處。

王充論衡累害篇　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

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毁。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

又感虛篇　鄒衍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逐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

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

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曾子亦輒病乎。曾母死、曾子亦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搤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搤臂之說也。

又禍虛篇　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己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

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之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

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顔淵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顔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

又問孔篇　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

又效力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

又講瑞篇　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顔路出回、古今卓絶。

又感類篇　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製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

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

又齊世篇 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

又薄葬篇 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户、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

又四諱篇 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絶效全、喜免毁傷之禍也。

又實知篇 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

又定賢篇 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

又書解篇 答曰略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

牟融牟子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曾子臨没、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

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盗

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

牟子曰、略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禹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討而没、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菹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顔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而云不死者、豈不惑哉。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曾子。

又藝文志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

又爰盎傳　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

又鄒陽傳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又徐樂傳　徐樂、燕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

又賈捐之傳　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略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顔、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

又王吉傳　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四

曾子四

輯評類二

劉珍東觀漢紀鍾離意　顯宗時、鍾離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貲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受。

王符潛夫論浮侈　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析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

富春丞張君碑　其辭曰、峨峨富春、膺姿清烈。孝擬參騫、人無間伐。與友必信、久而口密。口口口敬、州閭稱實。佐政流化、垂歌吴域。位細德彌、禮讓雖穆。曷痛旻穹、圯此英喆、哀矣永徂、命不可追。周孔至仁、弗能捍違。銘勛示後、以章厥煇。

越絶書敘外傳記　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

張瑴古微書論語比考讖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又論語摘輔象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顔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

又孝經鈎命訣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包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

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曾子辟席復坐。子曰、居、吾語汝。順孫以避災禍與先王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

武梁祠堂畫像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祇、著乎朱方。後世凱式、□□無綱。譏言三至、慈母投杼。

應劭風俗通義正失彭城相袁元服　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徒不上墓、說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祀、令人死亡。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啓手足以歸全也。

徐幹中論智行　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

又夭壽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狥其名、則曾參不爲也。

劉廙政論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

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毁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孔子家語致思　曾子曰、人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又好生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又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略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

又在厄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曹植集任城王誄　幼有令德、光輝圭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剛。

嵇康集阮德如答二首　早發温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恩愛發中誠。良玉須切磋、璵璠就其形。隨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

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決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並。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簀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貞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遥以自寧。

又養生論一首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内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又答難養生論一首　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

又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略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

三國志魏志文帝紀〈裴注〉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略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

〈裴注〉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曰、略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略王令曰、略昔堯讓天下于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顏燭懼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熏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

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

又魏志管寧傳　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又魏志高堂隆傳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

又蜀志譙周傳　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略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

干寶搜神記曾子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葛洪抱朴子外篇良規　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是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俞、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

又審舉　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違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

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

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跖矣。

又擢才 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吕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痏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刼剽之垢、巢許獲穿窬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哉。

又守堉 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

又廣譬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爲銜鼠之喉。天玄蟬之潔飢、不願爲蜣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後漢書明帝紀 〈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略)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

又陰識傳 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内侯興、(略)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

又鍾離意傳 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

又班超傳 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

又王符傳　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

又張衡傳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歐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又蔡邕傳　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

又黄瓊傳　〈永興〉七年、疾篤、上疏諫曰、略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

又延篤傳　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略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顔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又謝該傳　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略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悦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

劉義慶世説新語言語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

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宋書禮志二　晋宣帝崩、文景並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内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略等奏曰略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

又樂志四　靈芝篇。當殿前生桂樹略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悌處中田。戶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髫齔無夭齒、黄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復然。

有所思篇、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和顔色、奉晨昏、至誠烝烝通明神。鄒孟軻、爲齊卿、稱身受禄不貪榮。道不用、獨擁楹、三徙既誶禮義明。飛鳥集、猛獸附、功成事畢乃更娶。哀我生、遘兇旻、幼罹荼毒備艱辛。慈顔絶、見無因、長懷永思託丘墳。

又鄭鮮之傳　桓玄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略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

又彭城王義康傳　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略今如何信疑似之嫌、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

又文九王傳　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

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略臣聞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仁獲麑、知其可爲傅也。

又顔延之傳　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略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又顧覬之傳　對曰、略爾乃蹻、跖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絶緒。吉凶徵應、糾纆若茲。畢、萬保軀、宓、賤璲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

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奡思服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蹻、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修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

釋僧祐弘明集釋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　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顔回有不幸之歎。

又釋僧順釋三破論　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説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

又蕭琛難神滅論　夫忠莫逾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趣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没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

又釋法雲與王公朝貴書　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説。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主上凝天照本、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既彰、桀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崙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

梁孝元帝金樓子戒子篇　顏延年云、略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以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　〈永明〉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略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

又劉瓛傳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

蕭統文選張平子思玄賦　結典籍而爲罟兮、歐儒墨以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

又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辛苦誰爲情、遊子值頹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

又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又嵇叔夜養生論　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又劉孝標廣絶交論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

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顔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又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又潘安仁夏侯常侍誄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北魏張猛龍碑　君諱猛龍、字神囗、南陽白水人也。略年廿七遭父憂、寢食過禮、泣血情深。假使曾柴更世、寧異今德。

魏書蕭寶夤傳　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

又王肅傳　尋徵肅入朝、略又詔曰、略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

又王叡傳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略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

又禮志三　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明旨。臣等竊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非禮。及録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略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

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略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

王嘉拾遺記卷六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

魏書崔光傳　光表諫曰、略漢書、略又云、上酎祭宗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

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　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略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又文章篇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

又後娶篇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誡。

劉勰劉子鄙名　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軔、亭名柏人、漢侯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蟜雀之徵①、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又觀量　是以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

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析薪而爨、非苟爲艱難、由性褊悋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韓信不營一飡、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惷、不辯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簞、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鋭情於小而忘大者也。

又正賞　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諺、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爲歎息也。

梁書孝行列傳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

晉書王濬傳　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

又段灼傳　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概、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

又秦秀傳　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

舊唐書肅宗本紀　史臣曰、略觀其迎上皇於蜀道、陳拜慶於望賢、父子於是感傷、行路爲之隕涕。昔太公迎子、或從家令之言、而西伯事親、靡怠寢

門之問、曾參、孝己足以擬倫。

又禮儀志四　貞觀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臨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能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仆地、絶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

初、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略）曾參等道業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準二十二賢預饗。敕改顏生等十哲爲坐像、悉預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

又孝敬皇帝弘傳　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兇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

又韋處厚傳　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釁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爲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則天下幸甚。

又甄濟傳　元和中、東都留守權德輿具奏其至行、詔曰、孝子劉敦儒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用弘勸獎、而服官常、分曹洛師、俾遂私志。可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

又張琇傳　乃下敕曰、張瑝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有正條、俱各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詞、矜其爲父復仇、或言本罪冤濫。但國家設法、事在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申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繼、相殺何限。咎由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

夏竦文莊集卷二十曾參不列四科論　登四科者十人而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而曾參於孔門爲達者也、不預十哲之選、其故何哉。夫仲尼生周之末、立定哀之間、斯文中微、不絕如綫。乃以仁義之道、行忠信之事。攷其言行、采其材智、得是十子、第爲四科、以標儒雅之道、其選蓋至矣。而參不列其間者、念其道有所未至矣。試嘗論之曰、孔氏四科之選、皆有賢哲之具體者哉、非各言其一也。賢者百行之先、闕一不可。顏、閔非獨以德行選也、游、夏非獨以文學舉也、宰、賜非獨以言語稱也、冉、季非獨以政事擇也。蓋有五常之具德、而後列其所尤至者哉。故德行者豈無政事、政事者豈無言語、言語者豈無文學。斯互舉所長之言也。而曾子惟以孝行著聞、不能具得能者之體、但行其一端、故所以不列於十哲者也。若孟子所謂伯夷、叔齊、聖人之清者也、言夷齊不食周粟、采薇首陽、蓋得聖人之一清德耳、蹈道則未也。由是觀之、則參之事夫子、學其道、推其心、但得聖人之一孝德耳、言其材則未也。或曰、參也孝、何以非賢哲。夫十子者有四科之德、豈無孝乎。蓋孝在其中矣。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仲尼之門、英賢之選、而薄於孝行、聖人之心何以言哉。或曰、孝者百行之先、居在四科之上。夫孝養之道、誠爲至性、然莫逾於德行。故仲尼嘗曰、孝哉閔子騫。而居德行之科、蓋孝者無以逾於德也。是則有其德、然後列在其間。而參

之孝、一介之孝也。仲尼嘗曰、參也魯、故爲之説天子諸侯之孝、以治邦國、以及百姓、以廣其志。

校記

①徵：疑當作「徵」。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五

曾子五

輯評類三

徐積節孝集卷二十七林殿院挽詞　顔淵偷飯、曾參鬬殺。慈母投杼兮、其誰不信。所賴公明兮、得無悔吝。

新唐書孝敬皇帝弘傳　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與潞王同封。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誡、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它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資、黜兇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

又李愷傳　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愷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鎭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

又薛約傳　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略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

歐陽修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後漢無名碑　右漢無名碑、文字磨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曾參、閔損。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十二評史四十六首曾參曰唯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

葛勝仲丹陽集卷七論孝論　分之所賦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孔子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列爲五等、著之於經。此所謂分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也。若夫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自論語觀之、可得而言矣。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在人雖爲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然擴充於心、効見於事、豈能無辨。是故賢人之孝則異衆人矣、聖人之孝則異賢人矣。略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以且死爲憂、而以得免手足之傷爲幸、若曾子者能之。是二子所謂賢人之孝者也。

劉子翬屏山集卷一聖傳論十首曾子　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横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

而夢通、覩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虚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脩乎內也。曾子之於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警。生死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己。驗其平日服膺、念兹在兹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奥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强。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咨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博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爲拘、因專精爲滯着、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曾子序　聖賢之等不同、聖賢之道同。道也者、所以明其無所不通之稱、惟同故通、不通無以謂之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則奚特聖賢之道同、雖愚不肖之道亦同。惟愚不肖由之而昏、賢者由之而明、聖人由之而大明。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旨、至於今人致其疑。孔子歿、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學者至是益疑。烏虖、夫何疑。吾之所以事親者此也、吾之所以事長者此也、吾之所以應事及物者此也、無所庸復致其思、尚何庸復致其疑。曾子以爲忠恕而已、而學者疑而遠之、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似大而小、似通而窒。正道不明、意說陷溺。曾子之書、世罕傳誦、小書幼紙、訛脱爲甚、岌岌乎將遂泯絶。而蔽學異說、蔓延充塞、甚者詞人墨客俳語戲論、淫談穢辭、則相與俎豆、特書大冊、溢案充宇。痛哉。人心安得不胥而入於昏謬熟爛、愈陷愈下之汙濘。謹取曾子之書、參古本而釐正之、間釋其疑義。尚俟同志者相與扶持正道、反人心歸之正。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十六曾子論上

論曰、道不可易言也。真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傳之。學者求其說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爲真也。若參也魯、夫子之言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爲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佛老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級、而級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

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曰非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能、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爲道之資、道固無用於能、亦何用於不能哉。謂能可以入道者、妄也。謂不能入於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以入道矣、曰明是也。參也能之短、而門人卓、則其爲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謂爲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爲性之翳、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爲資、而其所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鋭、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營焉、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爲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爲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逃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明、則一以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爲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爲錐刀之敏而以爲道之資、則錐刀之鈍者亦可以爲鏡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於道何徹焉。謂智慧爲性之翳、則是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益也、而門人可憐也。聖人之言不必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未及盡也、而遂謂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謹論。

又卷八十六曾子論中　論曰、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親見堯、舜、周、孔而無所

覯、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不可也、謂之不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用也。布之可以温、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之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爲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爲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其有夫道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道、我自我也。夫惟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爲我之有。以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也。且夫身與道爲二者、豈身非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爲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謂身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其至而無見也、及其受而無盈也、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於天、下極於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於反是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匹夫有璧而櫝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而假匄於其隣、自以爲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

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則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自若。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璧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爲人謀而忠、與朋友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脱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謹論。

又卷八十六曾子論下　論曰、無聖人之天而求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爲地、孰爲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顔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曾未及門而宿於牆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乎。子曰、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爲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爲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爲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弛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强而有辯也、身易强而有勇也、資難强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也。昔者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

之力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强而趨焉、不十步而絕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故夫烏獲可學而不可學也。有烏獲之力而舉烏獲之負可也。無烏獲之力而試焉、可乎。烏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況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弘、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弘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於秦、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重者、重而不之覺。邇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夫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況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謹論。

史堯弼蓮峯集卷七曾子論　道之難言也久矣、不可以一言而求其幾也。使其一言而可幾也、則聖人豈不欲盡言以告人哉。聖人惟急於告人、是亦嘗有言矣。然其爲言、亦不過舉其端而深託其意、使人探焉而自知淺深、隨其所受而得斯已矣。其所以爲言者、蓋未嘗指名其實也。非不欲指也、而有所必不可也。昔者虞、夏、商、周之君始舉其所謂道者而明用於世、而猶未著於言也。及商之衰、

文王適當其時、有所迫於中而不能自已者、於是始觀陰陽之變以爲易、始見於言矣、猶未施於教也。及春秋而天下之不幸、無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人亦不復有知此者。是以孔子隱而有所不忍、而必至於爲教。凡天下之教、蓋自孔子始、然而未嘗定其所以爲教之名。今夫欲制器於天下、而獨指物以爲用、則其用必將有所窮而不可以及遠。惟其能設爲方圓而虛之以待天下之器、故吾之方圓無窮而器有盡、彼雖百變、而終不離吾方圓之域。聖人之教亦猶爾矣。天下之人孰能不日由其仁、義、孝、悌、禮、樂而行者。而聖人終未嘗指人以吾道止於此爾、其如此而爲仁、義如此而爲孝悌、如此而爲禮樂也。蓋亦嘗因問而應之矣、且應者不同、而亦未嘗立爲必然可指之説。要於其終、俾各有得焉而已爾。是以天下視聖人如天之恢然、不可指名以一、而物亦無所遁者。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雖然言其貫與一矣、其所以爲貫與一者、終莫可得而聞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顏回仲弓游於其門、可謂得其深者、而亦未嘗見於言也。至曾子、始舉一以貫之之理、而指爲忠恕、以告門人。或曰、門人之不可深告、故告以近似者。蓋嘗觀之、曾子之見雖不止於忠恕、而其所性則有近於忠恕者、故其言若此其幾。以一言之幾而言聖人之道者、蓋自曾子始。子思學曾子者、而始指爲中庸。孟子學子思者也、而始指爲性善。夫忠恕、中庸與性善三者、孔子雖嘗言之、然而未嘗指是爲吾之要、而三子始各取其一。夫弓人之子或習爲箕、而豢鷹之家或至於薰鼠、何者、其所習者然爾。今天下之人莫不知孟子爲性善之論、而不知其源流出於曾子、無怪也。且邦之興亡、其變也有狀、宜可以言盡者、而聖人猶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而況夫聖人之

至者而可幾也哉。故嘗謂曾子、孟子之說、固天下率從之易矣。然常恐夫學者之昧其致道至此而或分也、其可以不深思之歟。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三訓兒童八首弟子　洙泗三千衆、何人得正傳。省身有曾子、克己獨顏淵。

又卷三訓兒童八首曾子　敬謹曾參氏、臨深履薄如。平生傳聖訓、要具孝經書。

又卷八子路不違禮　子路行處篤於點、平時智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洒然底意。如與狐貉立不恥、與朋友共敝無憾、聞過則喜等處、可見其地位高矣、與浴沂趣味蓋不相遠。但其見處不及點、故由此理而不知爾使其達之、則即此而妙用在。如曾子之悟一貫、豈復離此而爲道哉。

陳者卿篔窻集卷一曾子論　悟道者以真見、體道者以真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之俱、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爲之憊、是有目而無四肢也。雖然、人以目爲見而不能見乎目之所不見、人以四肢爲力而不能力乎四肢之所不力。夫是以必貴於真見而且貴於真力也。夫真力養於百年者也、真見發於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嘘吸之間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於一嘘吸者爲妙、而於天地相終始之說則悶悶焉。夫是以崇見而黜力、力之不勝而見亦錮矣。忠恕者、曾子之真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真力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臆說、則其見亦卓矣、何懼乎學之不竟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爲善學而獨得乎聖人之髓者也。曾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忠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無憂乎。故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

者歟。蓋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仁者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於是求之、可以爲近矣。而猶曰遠焉、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簀而未易、吾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啓、吾知其猶未已矣。簀已易矣、手足已啓矣、從而已之、無愧也。雖然、曾子可已也、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後曾子者能爲曾子之孝、則曾子常在目矣。能爲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弊、而惟曾子獨無弊、得不以真見真力也哉。或曰、以曾子之力較之顏子、則何如。曰、既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既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顏子之力可施。既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非不可施也、施之之至、而將造於不施之地也。若曾子、則無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以見之未及顏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於死而無斁歟。曾子、始終用力者也。顏子、始用力者也。孔子、不假力者也。學者未能如孔、則學顏可也。未能如顏、則學曾可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六鄭獬曾參不列四科論

四科非夫子擇之也、吾疑其爲曾子之言。論語、曾子之出也。蓋曾子常與其弟子評先師之門人、賢其賢者次第之。非曾子自著之、則曾子之弟子拾記之云爾。曷以解之。以其字之也。語之稱弟子、自相謂則字之、師語弟子則名之、弟子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今四科皆字也、苟夫子言、固名之矣。曰德行、顏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而反曰顏淵、閔子騫、云云、如是曾子爲其朋友而字之、吾用是固知非夫子擇之而曾子之出也、亡疑矣。按而言、則曾子

不當於四科也亦宜。或曰、此據從蔡者言之、字者、所以褒也。曰行於蔡吾不知其果盡從與否也。然七十子尚能逾此十人者乎。語非春秋書、曷以用其字褒也。曰、上曷不明著之。曰曾子云而無有發者。何也。曰、記者云耳、或著焉、或去焉、不必例於此。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曰賢哉回也、著之矣。柴也愚、參也魯、堯曰咨汝舜、子溫而厲、子在鄉黨、則皆去之、於此獨不著曾子、豈不得耶。

金履祥仁山文集卷三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晳、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寢廟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帛旅陳、饗先聖而南面于堂、以顏、曾、思、孟侑。既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于室、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袷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爲得之。其餘從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人知三子皆有出仕意、而點獨無意於仕。噫、豈特點哉。真西山嘗謂曾氏自點而參、自參而元、孔門三世不仕、惟曾耳。

吳澄吳文正集卷四十一十賢祠堂記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固宜爲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平王東遷、遂爲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不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於天下、而私授其徒。然惟顏子、曾子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再傳而孟子。

孟子沒、而傳者無其人、夫子之道泯矣。

陳櫟定宇集卷五孔門傳授圖說　孔門弟子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世傳七十二賢、史記有七十七人。今不能盡列之、姑記以十哲冠於首、曾氏父子次於後、姓名見論語中而可稱者又次於後、凡二十五人。夫單傳聖道者曾子、而不在十哲之列、則知十哲世俗論耳。兼乃孔子思從在陳蔡者而列此十人、非謂十人之外無可與班者也。曾參乃點之子、時尚幼小、未及從於陳蔡、故不在十人之列歟。顏子爲孔門高弟第一人、惜其早世、其學無傳。其餘弟子雖多授徒、然不免愈遠而愈失其真也、獨曾子之傳最得其宗。今曾子之格言見于論語、其著述成書見于大學可攷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見於中庸。

又卷十四丁祭曾子沂國公文　單傳聖道、卓哉沂國。省身則三、貫道以一。想當童冠、從浴乎沂。沒逢聖明、胙土享之。從祀春丁、公居其次。有司告虔、籩豆之事。

同恕榘菴集卷四跋聖哲圖後　此弟子從夫子陳蔡時也。聖門高弟若十人者、自得之優、固爲拔萃。然史所記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則宜以哲稱者不猶多乎。故明道程氏謂曾子傳道而不與十哲、世俗論也。雪谿之爲此首貌曾子於聖人之後、豈亦以斯言爲然歟。

元史吳澄傳　澄略弱冠時嘗著說曰略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四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止不欲速貧也。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賙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

者謬也。

魏校莊渠遺書卷二總論　臣惟孔子萬世帝王宗師、顔曾二子親學聖人而得其宗者也、其功夫皆同曰誠而已矣。陛下所謂勗哉勿僞、可謂深契顔曾之心夫。

又卷二進顔曾二章講義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曾子事事要學聖人、見得聖人事事俱好、不知都從心上發來。夫子恐其功夫太繁、因示以總要處。吾心渾然一理、是箇統宗會元、日用萬事都只從此流出。譬如千枝萬葉、總是根上一箇生氣貫通。曾子平日篤實用功、言入於耳即悟於心、不覺其應諸口也。若使素無積累功夫、雖聞夫子至言、亦只作一塲話說而已。

又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門人見聖人有許多道理、今却說一以貫之、疑而不信。曾子因門人未曾用功、不可語以上達道理、因擧下學功夫以告之。蓋忠恕是一貫下學的功夫、一貫是忠恕上達的道理、元無二致。聖人之心天理流行。學者之心、不免被人欲隔住。必須一箇懇篤實心、逐事上推去私意間隔、使道理常得流通、一箇忠做出千萬箇恕來、及到純熟、便是一以貫之也。臣惟乾坤之道、易簡而已矣。夫子一以貫之、乃乾坤易簡之理。曾子忠恕、便是易簡功夫。

歸有光震川別集卷十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簀意何嗟。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清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一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夫子示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正謂此也。謂回爲即始而見終、則尚有見者存焉。蓋一以貫之、無所爲知而無不知、正可爲聞一知十之證。賜之聞一知二、則實自用其知、推測存焉。

此夫子之所以與其弗如回也。若以朱注視之、則其所知亦不過賜之流而已、其去一貫之道遠矣、未必似曾子之能聞諸夫子也。

清聖祖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八劉子翬曾子論

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修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警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齧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修乎內也。曾子之孝①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奧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曾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實、聖人以爲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

也、卒爲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强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搏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爲拘囚、專精爲滯著、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悦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

又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略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

明史禮志二　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畫一之説。皇考稱宗、何爲不可。再會議以聞。於是戸部左侍郎唐冑抗疏言、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製作禮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爲孝。

又禮志四 〈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晳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啓聖王殿。帝命禮部行之、仍議加伯魚、子晳封號。

又黃鳳翔傳 鳳翔言、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珍護聖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緝熙聖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勵。繹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豫教。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 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曾參。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身拳拳。封巒飾贈、永耀青編。

董誥全唐文卷二百五十六蘇頲先師曾參字子輿贊 百行之極、三才以教。聖人敍經、曾氏知孝。全謂手足、動稱容貌。事君事親、是則是效。

又卷五百三十四李觀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與者何也。主人

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己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棲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衞、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温温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曾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于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矣、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魏源集曾子贊　詩思無邪、禮毋不敬。典謨言欽者七、夫子益之以七戰戰、二勿勿、三惲惲、與堯舜

之兢兢業業而相繼。宜乎曳履而歌商頌、若出金石、聲滿天地。始知沂水春風之樂、尤在嚴視指、於爾室。以言大節、則託孤寄命而有餘。以言大勇、則任重道遠而可必。惟手足之啓予、皆畢生冰淵之永惕。少誦十篇、老而流涕。欲全歸受而無從、欲追悔而無地。徒存章句、虛文何益。

清史稿顧炎武傳　〈顧炎武〉嘗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又焦循傳　廷琥謂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渾天。宣夜無師承、渾蓋之說、皆謂地圓。泰州陳氏、宣城梅氏悉以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與圓形合爲說。且大戴有曾子之言、內經有岐伯之言、宋有邵子、程子之言、其說非西人所自創。因博搜古籍、著地圓說二卷。

閻鳳梧全遼金文趙秉文黎立武學庸解序　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於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

校記

①孝：當作「于」見《屏山集》卷一。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六

曾子六

傳奇類

張穀古微書孝經援神契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虹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宋書符瑞志上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寓言類

莊子駢拇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又胠篋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又在宥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又天地　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黄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又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又寓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又讓王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紀念類

禮記檀弓上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漢書藝文志　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略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舊唐書高宗本紀下〈總章元年二月〉癸未、皇太子弘釋奠於國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又睿宗本紀〈景雲〉三年春正月略己丑、大赦天下、改元爲太極。略二月略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爲太子太師、曾參爲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以四科弟子、曾參從祀、列于二十二賢之上。

又禮儀志四　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略太極元年正月、詔孔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戶以供灑掃。〈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伯。

新唐書高宗本紀〈總章元年〉三月庚寅、大赦、改元。四月乙卯、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又禮樂志五　總章元年、太子弘釋奠于學、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少保。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供灑掃、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三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丁酉、奉皇太后寶、上尊號曰壽和。略戊申、帝

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顓孫師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封新安伯。禮部尚書陳宗禮、國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

元史文宗本紀三 〈至順元年〉閏七月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啓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又祭祀志五 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于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至順元年、以漢儒董仲舒從祀。齊國公叔梁紇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明史世宗本紀一 〈嘉靖〉十八年春二月略丁未、祈穀於玄極寶殿。先賢曾子裔孫質粹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又禮志四 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

又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曾氏一人、嘉靖十八年授曾子六十代孫質粹。略教授司教授從九品、學録、學司並未入流孔、顏、曾、孟四氏、各一人。又尼山洙泗二書院各學録一人。

又顧鼎臣傳 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

又曾質粹傳 曾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宗聖

五十九代孫也。其先都鄉侯據避新莽之亂，徙家豫章，子孫散居撫、吉諸郡間。成化初，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穴中，得懸棺，碣曰「曾參之墓」。詔加修築。正德間，山東僉事錢鉉訪得曾子之後一人于嘉祥山中，未幾而沒。嘉靖十二年，以學士顧鼎臣言，詔求嫡嗣。於是江西撫按以質粹名聞，命回嘉祥，以衣巾奉祀。

清史稿禮志三　崇德元年，建廟盛京，遣大學士范文程致祭，奉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

《順治》九年，世祖視學，釋奠先師，王公百官齋戒陪祀。前期，衍聖公率孔、顏、曾、孟、仲五氏世襲五經博士，孔氏族五人，顏、曾、孟、仲族各二人赴都，暨五氏子孫居京秩者咸與祭。

《康熙》二十六年，御制孔子贊序、顏曾思孟四贊，鐫之石，揭其文頒直省。

康熙中，聖祖東巡，親祭，禮部具儀。略又建子思子廟，仿顏、曾、孟三廟制。

又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曾氏，順治元年，授宗聖曾子興六十四世孫文達。略孔、顏、曾、孟四氏教授，正七品。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孔氏南宗一人，奉衢州孔子廟祀。北宗一人，奉述聖祀。顏氏復聖後，曾氏宗聖後，孟氏亞聖後，仲氏子路後，各一人。略清因之。

舊唐書孝敬皇帝弘傳　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

新唐書禮樂志五　明年，司業李元瓘奏：先聖廟爲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象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象廟堂，不豫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享於上，而圖七十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

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爲坐象、悉豫祀曾參特爲之象、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

又孝敬皇帝弘傳　總章元年、釋菜國學、請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制可。

明史禮志四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爲然。

又解縉傳　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九上劉銑曾子祠記　皇元混一天下、世祖皇帝在位日久、詔書每下郡國、必以勉勵學校、敦厚風俗爲先。累世相承、教化大敷。及以明經修行取天下士、人心翕然日趨於道。於是山東臨沂縣遂起曾子書院。舉秦漢唐宋以來千七百年未有曠典、何其盛哉。夫天地之道、非聖人則不能久其立。聖人之道、非學者則不能久其傳。夫子之道雖與天地同流、然論聖賢傳道之功、則曾子爲大。蓋顏子與聖人具體而微、然得於心而不示於人。敏於學而不傳諸書、又先夫子而沒也、志有所未就。微曾子立於斯道絶續之後、則近而思、孟、何所據以傳。遠而周、程、何所遡而得哉。是故周公之道非不大矣、雖施於事者不必盡傳於言、而周公之不逮夫夫子者、曾思爲之繼也。孟子所謂賢於堯舜、此之謂與。然則曾子有功於聖門如此、而以臨沂爲生聖賢之地、沐禮義之邦、至千七百年而不知設學以祀之、迄於

子孫廢熄、故宅遺基泯爲民居、莽爲荆棘。一旦乃有發其良心善性、慨然興起、豈非聖朝道化極盛、薰陶涵養之至而後然與。倡是舉者、前副提舉管文通獨以爲己任。和而起者凡十人有奇。其急義如飢渴之求所欲、而府若州縣之循其情、又如影響之應。上下合志、不日而成、得請於朝省、以曾子書院爲額。嗚呼美哉。吾儒幸生極治無事之時、將見車書萬里、絃誦連城。蓋將杖策鄒魯、觀禮器於曲阜之廟、想春服舞雩之風、而後揖遜周旋、以觀書院之新制、究先聖之遺言、補其學之不足、豈非一時千載之遇與。文通今爲廬陵縣尹、有善政、以大治、又修鳳山書院、廬縣學、其崇教化類如此。由是熏陶所及、聞風興起。廬陵士又有郭元輔、買書籍若干部、刊曾子所著書若干卷、今皆藏于曾子書院云。

董誥全唐文卷十二高宗贈顔曾詔　皇太子宏、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祇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懷、顯顔曾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爲尚。顔回可贈太子少師、曾參可贈太子少保、並配享。

又卷三十一玄宗追謚孔子十哲並升曾子四科詔　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布告中外、咸使知聞。

又卷三十一玄宗追贈曾參等六十七人詔　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弟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奉微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元聖、至於十哲、亦被寵章、而曾子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

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

又卷三百四李元璀顏子當設坐像並升四哲奏　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準二十二賢從享。

張金吾金文最卷七八張令臣保德州重建廟學碑　保德初號定羌軍、宋平河東、置以控夏人、景德二年改今名。本朝開創、因其故、歷五十餘祀升爲州。自建城堞、即爲邊戍、地險而瘠、民安於儉約、故必積久、然後庠序可興。宋熙寧間、守臣高公渙嘗建於郭外之東南、毀於兵。大定庚寅、高公懷貞知軍事、卜吉於茲。前門旁廡與殿四合、內殿復爲函丈之室、宣聖十哲像設於室間、以孟子居顏氏之次。其餘高弟與先儒、圖形殿壁。明昌甲寅歲、王公嘉言作州刺史、又起講堂於殿之陰、泮宮之制寖以備矣。泰和改元冬、予守是郡、二月上丁致齋、見其規矩狹隘、殊失尊嚴、且敝壞不修、後將滋甚。略於是即日興作、先治殿宇、改棟梁、遷柱礎、非務侈前、適求中度。次治兩廡、則補而葺之、塗而鮮之。時幾秋仲、亟遷聖像、完其缺略、正冕服之不中制者。又立曾子像而升於殿、自顓孫子張至劉向、繪於左廡、自林放至范寧、繪於右廡、從學令也。荀、楊、王、韓未有別室、亦分而繪之、凡九十有六人。

博考類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五　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皐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曾參居此、梟不入郭。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大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

應劭曰、瑕丘在縣西南。略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魯衛雖殊、土則一也。

范浚香溪集卷五讀曾子　世傳曾參書述孝悌

仁義、陰陽之説甚著、雖不皆底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入、亦宏揚姬孔之一助也。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爲何等語、而脫亡於何時。隋書録曾子兩卷、與今本同、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

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一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内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録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安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内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

洪邁容齋四筆卷第一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顔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顔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顔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

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顔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七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觀子張問交一段、全是聖人氣象、孰謂子張而有是言哉。子游則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則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以難能難與之人、而能發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之語、何也。蓋嘗攷之、而得其說矣。略子游、曾子所以病子張者、竊意在子張未問仁之先。自子張領會夫子爲仁之旨、賢則尊之、善則嘉之、非自恭則不侮中來歟。衆則容之、無能則矜之、非自寬則得衆中來歟。略子張未聞恭寬以前、雖同門之子游、曾子且難之、子游則曰難能、曾子則曰難與、斯人也敢近之哉。及其聞夫子之言、則又一子張矣。略夫子嘗謂曾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曰、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說與不若己者處。與賢者處、可者與之也。與不若己者處、是不拒其不可者也。可不可之間、道之損益係焉。此子夏之論所以截乎其嚴也、此夫子所謂商也好與賢者處也。嗚呼、此商之所以爲益歟。

又卷十九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嘗因是而考聖門之所謂仁。雍也可使南面、冉求可使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一門之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在焉。聖人

未嘗不許之以仕也。然夷攷其時、顔子之外、惟閔子騫不仕、顔閔之外、惟曾子三世不仕。西山謂人但知曾點無仕意、不知自點而參、自參而元、不仕凡三世。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曾子音訓序　夫子既没、傳其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漢書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子思二十三篇、孟子十一篇。孟子書即今孟子七篇及趙岐所黜外書四篇是也、子思子書無傳焉。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作中庸、中庸果在二十三篇之内乎。曾子書存者十篇而已、漢戴德取之入大戴禮記、戴聖又采十篇之一入小戴禮記祭義篇中。宋清江劉清之病曾子之粹言有非十篇所該、别輯新曾子七篇、篇分内、外、雜、朱子識其卷首。予竊玩繹、惜其釐析之猶未精也、意欲以論語、大學、孟子所有爲内篇、而小戴記所采大孝一篇、則附於内。以小戴記曾子問與内則諸篇所載爲外篇、而大戴記所存立事等九篇、則附於外。就中擇其言之粗者、並諸家羣書之言、共爲雜篇。然又思之、若論語、若大學、若孟子、若小戴記、人所常讀、曾子遺言未嘗不接乎耳目。是書雖不輯、庸何傷。惟古曾子十篇文字多缺誤、不可不考正。豫章周還參合諸本、訂其同異、明其音訓、用志不苟、可謂篤好曾氏之書者矣。還字立中、醇厚愿樸。少有餘力工於詩。今又斂工詩之華、敦劬書之實、其益詎可涯也哉。

宋濂文憲集卷二十七諸子辯曾子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爲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免過、勉

人之辭、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語有詳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誚之、亦何可哉。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庶幾也。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四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説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惛、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説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决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王鏊震澤集卷三十五讀曾子　曾子十章、今見大戴禮。其言醇粹肫切、不離修身、力學、言行、而於孝尤諄諄焉。藹乎孔子之家法也。然則是皆出於曾氏之手乎、未可知也。夫曾子之言見於魯論、見於大學、見於孝經、禮記。今以是擬之、殆亦有若之似孔子。自孝經、禮記已不能無疑、況下此者乎。然自前世荀卿、董仲舒、劉向至近世朱子小學多引用其説、未有異焉。雖未必盡出於曾、蓋亦孔門之餘裔、先秦之古文也、可不重乎。昔人謂論語爲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爲之、吾於是亦云。

王守仁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一答何子元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毛奇齡西河集卷十九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若謂前人名氏原有成註、雖鹵莽、不當有悞、則約略計之、亦殊有不可解者。如曾西是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曾參字子輿。說文森字注、从林从木、讀若曾參之參、所林反。晉灼讀如參乘之參、初三反、取三人同輿之義。禮部韻略曰、曾參字子輿、蓋取驂乘之義。

魏源集曾子章句序　以曾子十篇並孝經次大學之後、何也。此亦曾子門人記曾子之書、宜與孔子之論語、孟子之七篇、子思之中庸並列于四子書者也。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唐志及北宋御覽皆有之、訖南宋而亡。今惟存大戴禮者十篇、各冠以曾子、固洙泗大誼微言、武城畢生踐履、皆於

是乎在。凡孟子彼富我仁、彼爵我義之文、董仲舒尊聞行知、高明光大之義、皆見其中。而小戴祭義、則全取大孝篇文。子思子、樂正子門人述之、齊魯、秦、漢儒者罔不誦法稱道之、挈大學小學樞要、宜旦夕奉師保、臨父母者也。奈何小戴去取不倫、而鄭康成又不注大戴禮、遂以此不列於經。又不獲與大學、孝經並表章于宋儒之手、惟宋楊氏簡、明劉氏宗周皆篤學大儒、始各注十篇以貽世焉。曾子得聖道宗、孝盡性、誠立孝、敬存誠、萬倫萬理、一反躬自省出之、初罔一言內乎深微、外乎閎侈、惟爲己爲人義利際、諄諄提撕而辟咡之、百世下如見其心焉。暨天圓篇原聖人制禮作樂之由以明人性之最貴、日用則神化也、庸德則大經也、不越戶庭、明天察地、體用、費隱貫於一、不遺不禦也。或謂曾子十篇多言功夫、罕言本體、不及子思、孟子之精微。試觀大孝篇、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此外尚有何本體、何功夫之不該乎。南宋朱子跋汪晫所輯曾子、雖極推曾子之學主躬行、聞一貫、而終身所守不離孝敬清讓之規、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記雖或淺近、而必有益於日用躬行之實云云。豈必欲其如中庸之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然後爲高深乎。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知聖人、其道光輝、皓不可尚、即中庸淵淵浩浩所自出。其見道也、徹上徹下、一以貫之、宜乎子思、孟子皆出其門矣。至德以爲道本、顏、閔、仲弓、曾點之徒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孝德

以知逆惡、曾子以之。聖門灑掃應對、可以精義入神、況洞洞屬屬、執玉奉盈者乎。烏乎。曾子之以書傳、非曾子意也。其意蓋將以夏道之忠、求周文之敝、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宜乎後世不深知而淺近視之也。十篇之外、曾子言行他見者、彙集數篇於後。子思亦曾子門人、故類附焉。烏乎。十篇之不列於四書、乃儒林憾事、而欲以區區之力表章其間、智小仁重、言僭行竊、是以戰戰兢兢、若履薄冰云爾。

俞樾賓萌集卷四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伏思顏路、曾皙、从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三曾子輯註序　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其篇目離合、與今曾子書同異無可考。隋唐志有曾子二卷。王應麟曰、今曾子十篇、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摭出爲二卷。朱子亦謂世傳曾子之書、獨以大戴禮之十篇充之。是知昔人已取大戴記十篇別爲曾子書。隋唐書列之於志、宋世猶見行本。高似孫子略及應麟漢志攷證引曾子首篇題作修身、今大戴記題作立事。意當日行本其中必有遺文奧義、參差損益、可以資考訂、廣異聞者、惜乎其不傳也。吾邑彭麗崧先生平日服膺曾子之言、既爲孝經註解補正、又廣采傳記中曾子軼聞粹語、彙爲一編、世庶幾得見曾子之全書矣。而先以近所爲曾子十篇輯註、命余爲序。夫聖門之徒、顏氏而外、惟曾子得其宗。曾子名不列於四科、其立言垂訓、較閔子以下諸儒獨詳。而得道如顏氏、迺不多以言見。夫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又嘗以無言之旨開示及門、毋亦言之果不爲聖人重耶。余觀曾子之書、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有國者由之而治、有家者由之而安、處足以保身、而出足以成務、所謂合德行、言語、

政事、文學而一以貫之者也。非曾子得聖道之統宗、不能爲其言。而觀曾子之言、人亦愈知聖道之無所不備。語曰、羣言淆亂、必衷諸聖。聖人既沒、諸子遞相授受、源遠而末益分。不有得其宗者出而立言、則聖人之教將以高遠而愈即於迷晦。使顏子非早卒、其以言牖世亦必不後於曾子。然則學者欲求聖道、其無賴於曾子之書邪。十篇之在大戴記中、自范陽盧氏爲註後、本朝朱氏彝尊、劉氏台拱、孔氏廣森、王氏念孫父子皆有論著。汪氏中作正誤、自立事篇四十九至天員篇五十八、別爲曾子篇次、讎校加密。阮氏元作曾子註釋、而十篇始有專書。先生因之作輯註、精采衆說、閒附己意、覈不鑿、文約不迷、指於虖善矣。昔程子於小戴記中表大學、中庸而出之、朱子作集注、然後人知尊尚。曾子一書行、而阮氏及先生之功於是爲不可沒。先生素不滿於阮氏之學、獨是書取其註爲多、可謂能擇善者。

出土文獻

儒家者言三　曾折援（木擊曾子□）者參得罪夫＝子＝得者毋病（病）乎退而就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之未嘗可得也小箠則待笞大□怒立壹（殪）而不去殺身以（□父□）之民與殺天子之民者其罪

又十六　曾子有疾公猛義往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也必有悲聲君子將卒也也曾子□立志則貪欲之心止則怠隋曼（慢）易之節止君子

又二十四　膚受諸父母曾子何謂身體髮膚弗敢毁傷曰樂正子

毀傷父不子也士不友也□□
尊榮無憂子道如此可胃（謂）孝
〔□□教之所由曰孝□經□□〕
之且夫〔爲人子親死然後事〕

帛書戰國縱横家書蘇秦謂燕王章　謂燕王曰、
今日願藉於王前叚（假）臣孝如增（曾）參、信如
尾星（生）、廉如相（伯）夷、節（即）有惡臣者、可勿
慙（慚）乎。王曰可矣。臣有三資者以事王、足乎。王
曰足矣。王足之、臣不事王矣。孝如增（曾）參、乃不
離親、不足而益國。信如尾星（生）、乃不延（誕）、不
足而益國。廉如相（伯）夷、乃不竊、不足以益國。臣
以信不與仁俱徹、義不與王皆立。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七

澹臺滅明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澹臺氏、有澹臺滅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而退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又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漢書儒林傳　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澹臺氏、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漢有博士澹臺恭。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紀事類

左傳哀公八年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

人懼。

張華博物志史補　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鼈何讎。遂使勿葬。

輯評類

論語雍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韓非子顯學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又五帝德　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顔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師邪改之。

史記留侯世家　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向宗魯說苑校證佚文考　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與之久處而言不克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與之久處而智不克其辯。

焦延壽易林蒙之第四　睽。跬蹉側跌、申酉爲祟。戊亥滅明、顔子隱藏。

王充論衡骨相　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

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傫傫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澹臺滅明。

又張陳王周傳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孟孝琚碑　痛哉仁人、積德若茲。孔子大聖、抱道不施。尚困於世、□□□□□□淵、亦遇此菑。守善不報、自古有之。非獨孝琚、遭此百離。□□□□□□□覆。恨不伸志、翻揚隆洽。身滅名存、美稱修飾。勉崇素意、□□□□□□時、流惠後昆。四時祭祀、烟火連延。萬滅不絕、勖於後人。□□□□□□失雛。顔路哭回孔尼魚。澹臺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閔如□□□□□□□□。

張揖古微書論語摘輔象　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應劭風俗通義十反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子家語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略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廉于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又子路初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

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五帝德　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于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于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

葛洪抱朴子外篇清鑒　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

又行品　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鶡鷃之與鴻鵠、狐兎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

王嘉拾遺記前漢上　録曰、略夫爲棺槨者、以防螻蟻之患、權斂骨之離。聖人使合其正禮、惡其踰費、疾其過薄。至如澹臺滅明之儉、盛姬、秦皇之奢、皆失於節用。

蕭統文選馬季長長笛賦　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皐魚節其哭。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

袁説友東塘集卷十一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嘗聞其

絃歌之聲矣。然一邑之中必有一邑之望、使爲政者有所取法焉、則教化易行、習俗易美。聖人喜其爲是邑也、而民有向道之意、此其功效必有自來、故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謂武城之政其美如此者、必因得人而致也。而子游果以澹臺滅明爲對。蓋行不由徑、則是以直道而行矣。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是正己而不求於人矣。直道而行、必無主癰疽瘠環之事。正己而不求於人、必無阿大夫毁譽之疑。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一章　先儒有云、强毅聰察之謂才。强毅聰察、小人如鯀、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説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爲問、此其真知爲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己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三言者豈但可爲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

傳奇類

汪紹楹搜神記校注佚文　澹臺子羽齎璧渡河、風波忽起、兩龍夾舟。子羽奮劍斬龍、波乃止。登岸投璧於河、河伯三歸之、子羽毁璧而去。

張華博物志異聞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摻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毁而去。

紀念類

明史閻鳴泰傳　最後、巡撫楊邦憲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賢祠、益其地、鬻澹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

閻鳳梧全遼金文郭壽卿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夏邑縣宣聖廟、王宰德彰之所建也。殿堂廊廡、規

模雅壯、甲於河南。大成正殿、素王、顏、孟、十哲在焉。東西夾室、伯魚、子思在焉。傍虛兩廊、將圖像六十一賢、二十四先儒於壁。會公受代所謀遂寢。八年於茲、乏人繼成。明昌四年、士民趙天麟等詣公庭請曰、自揣庸才、得親翰墨、齒於人數者、皆先聖賢佑爾。伏睹縣學孔門高弟之像未完、今欲完之、改畫爲塑可乎。略明昌甲寅仲春丁未日經始、距仲夏己□□□□、宛丘侯顓孫師至頓丘侯琴張三□□□、蘭陵伯□□至昌黎伯韓愈一十二□□□□□□、金鄉侯澹臺滅明至徐城侯公西蒧三十□、瑕丘伯左丘明至新野伯范寧□十二先儒、列坐西廡。

博考類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二　沙水又東南、八里溝出焉。又東南逕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又逕澹臺子羽冢東、與八里溝合。按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知孰是。

毛奇齡西河集卷十九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故來訊據草堂所論、謂集註于浩生不害認作告子、此緣誤讀趙岐註告子名不害語。然趙註于浩生不害明云浩生複姓、名不害、則顯屬兩人。澹臺子羽非顏子羽也。若謂前人名氏原有成註、雖鹵莽、不當有悞、則約略計之、亦殊有不可解者。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十一澹臺墓考　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有澹臺滅明墓、蓋始于宋漕使高述題曰魯澹臺子羽之墓、後程大昌築祠于旁、堂曰友教、知府范涞重修、後人遂以爲真子羽之幽宮也。考陳留風俗傳、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京相璠土地名、今泰山南武城縣有子羽塚。括地志、子羽墓在

泰山南武城縣。蓋子羽本泰山人、故葬於南武城、則裘氏之墓自屬坿會。史記正義則以子羽墓在兖州鄒城、又謂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墓。太平寰宇記亦言澹臺墓在吳縣南十八里、皆傳聞之謁。而程大昌以史記有南遊至楚之言、謂子羽居楚而卒葬於此、則大惑。史記本作南遊至江、水經注投璧斬蛟、是渡河事、故在河水篇。郡國志云曹州離狐縣有延津、爲子羽投璧斷蛟處、亦非渡江事也。難者曰、子以此墓爲非子羽、則所謂澹臺者果何人也。曰、此蓋子羽之子之墓也。博物志云、澹臺子羽子渡水溺死、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爲親、戚魚鼈爲仇讐耶。遂以葬之。此堌冢者必其子侍游、溺葬於此、如季劄嬴博成堋而遂行耳。若史記索隱言吳縣南有澹臺湖、蓋漢之澹臺恭也。謝承書曰、澹臺敬伯名恭、會稽人、受業于淮陽薛漢、習韓詩、爲博士。此必由會稽棲遲至此、故有遊釣之湖、死亦必葬於此。故樂史據圖志言吳縣南有澹臺墓也。後人遂以子羽當之、謁矣。江城名蹟記以爲南平王鍾傳入洪州、命掘墓塼修城。傳夢一人古服頎長、覺問軍吏賓客、有市老羅通以爲子羽先生墓。此亦影撰之說、曷足信哉。今進賢門亦曰澹臺門、考雷次宗豫章記、郡爲灌嬰所築、有六門、一南門、二松陽門、三章門、四昌門、五皐門、六永和門。王孚安成記舊有六門、今爲八門、亦無澹臺門、可知皆後人之妄造矣。

又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澹臺滅明字子羽。滅明、日將沒也、即後世所謂夕陽棲鳥背矣。又衆鳥羣飛蔽日、故曰滅明、字子羽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八

宓子賤

傳記類

張氏世本氏姓篇　密須氏、商時姞姓之國。今涇州靈臺有密康公葬、或云涇州保定有陰密城是也。子孫以國爲氏。或去密爲須氏、魏有須賈、齊有須無。或去須爲密氏、仲尼弟子密不齊。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宓氏、宓康公之後、以國爲氏。史記、仲尼弟子宓不齊、字子賤、魯人。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紀事類

賈誼新書審微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慚、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劉向說苑政理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鈎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鈎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

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佚言類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使治單父、

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劉向說苑政理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孔子家語辨政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柎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柎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顔之推顔氏家訓名實篇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

輯評類

論語公冶長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韓非子難言　故文王説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臘。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説轉鬻。孫子臏脚於魏。吴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胣。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闘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

又外儲説左上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

呂氏春秋具備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摇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摇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

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

又察賢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也。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韓詩外傳卷二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又卷八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爲者小也。爲

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劉安淮南子齊俗訓　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

又道應訓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又泰族訓　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

史記滑稽列傳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劉向新序雜事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劉向說苑政理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

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枝、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王充論衡本性篇　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又書解篇　答曰、略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産、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子賤。

張遷碑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略子賤孔蔑、其道區别。尚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垂其仁。

孔子家語屈節解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于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于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

宓子蹴然曰、今兹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

華陽國志漢中士女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略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爲天下名士。

葛洪抱朴子外篇任能　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内無粃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没、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

宋書顧覬之傳　對曰、略爾乃蹻跖横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絶緒、吉凶徵應、糾纆若兹、畢萬保軀、宓賤殘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夭、同異若斯、是非孰正。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五　又東逕單父縣故城南、昔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

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蕭統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二首　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北魏張猛龍碑　君諱猛龍、字神囗、南陽白水人也。略以熙平之年、除魯郡太守。治民以禮、移風易樂。略且易俗之言、黄侯不足比功。宵魚之感、宓子寧獨稱德。

舊唐書劉晏第五琦班宏王紹李巽列傳　史臣曰、略或問曰、鄭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懷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者何也。

董誥全唐文卷三百六十八賈至虙子賤碑頌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繹微旨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葳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强、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禀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殺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王行事、徵其

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嗚琴湯湯、虙子之堂。清静無爲、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鱎、革而爲魴。皤皤黄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爲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攸牧、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俞樾賓萌集卷四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說苑載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同仕。孔蔑即孔忠也。其賢固不若子賤。

曹南文獻録卷七十四宋真宗宓不齊贊　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肘寤君、放魚稟令。傅郭勿獲、遂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聽。

紀念類

漢書藝文志　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略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清史稿徐元夢傳〈乾隆〉二年、上臨雍、疏請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兩廡、而進南宫适、虙不齊升配。下大學士九卿議、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餘寢未行。

徐鉉騎省集卷二十八重建宓子賤碑陰記　單父縣宓子賤舊碑、賈至文、梁耿書、天寶十年四月四日柳載建。始致于故縣北隅琴堂之上。光化二年、以縣爲郡署、縣令李知傑移理於今所、碑亦隨徙。措置不謹、風雨所摧、因折爲數段、扶置垣牆之間、及今八十年矣。皇宋撫運、書軌大同、人文化成、清静爲理。縣令毛君名庶幾、越自江左、來撫斯民、

見賢思齊、好古博雅。以爲宓子之化人、猶不忘賈君之文、人共稱賞。若棄之而不修、非所以訓民事神也。於是再建隆碣、重書舊詞。以鉉嘗學篆籀、見求運筆。梁氏之迹本自非工、仍爲倒薤之勢、非八書之正也。而又字體譌俗、文詞舛誤。今以賈氏集校而正之、遠擬秦李斯、改爲玉箸、立于宓君之祠庭、事之宜也。以改作之意、附于碑陰云。太平興國五年正月二十日記。

博考類

顔之推顔氏家訓書證篇　張揖云、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虍、宓字從宀、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曰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贈單父侯。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宓不齊字子賤。不齊者、言不整齊無威儀也、有威則畏而愛之、不威則人輕賤之矣。此相鼠之詩所爲作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十九

原憲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原氏、有原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藋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皇甫謐高士傳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瓮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藋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宋原子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任城侯。鄭康成曰魯人。

紀事類

論語雍也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佚言類

論語憲問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禮記檀弓上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三國志吳志鍾離牧傳　〈裴注〉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

梁孝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九下　夫挹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也。是故言顧行、行顧言。原憲云、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行謂之病。

梁書劉歊傳　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略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内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

之禮無越。

輯評類

晏嬰晏子春秋内篇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顔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韓詩外傳卷一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户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山鋭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　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又貨殖列傳　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

桓寬鹽鐵論貧富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略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略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飧、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

劉向新序節士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户甕牖、揉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

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牟融牟子　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原憲。

王符潛夫論遏利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遯逃於山谷、顏、原、公析困饉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又論榮　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爲世士、而二處爲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

又交際　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閥閱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則有伊尹、左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脩季由、聞斯行諸、砥仁癘□□

□□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

應劭風俗通義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感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桷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徐幹中論智行　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略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

孔鮒孔叢子詰墨　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

曹植集大司馬曹休誄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略貧而無怨、孔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祿、親悅爲歡。好彼蓬樞、甘彼瓢簞。味道忘憂、踰憲超顏。

又誄取諸國士息表　若柏成欣耕於野、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

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顔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宅、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

嵇康集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粱、朱顔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世無患。

三國志魏志田疇傳　〈裴注〉魏書載荀彧議、以爲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于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爲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

又陳思王植傳　〈裴注〉魏畧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略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户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顔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顔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

葛洪抱朴子内篇論仙　抱朴子答曰、略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

葛洪抱朴子外篇逸民　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

又安貧　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

又應嘲　抱朴子曰、略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

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鎋。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又喻蔽　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别於瑣碌也。

陶淵明集詠貧士七首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决屨、清歌暢高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後漢書張霸傳　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

又任延傳　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

劉義慶世説新語言語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

又汰侈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顔、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宋書顧覬之傳　對曰、略爾乃蹻跖横行、曾原窘

步。湯周延世、詡邑絶緒。吉凶徵應、糾纆若兹。畢萬保軀、宓賤璲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轂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夭。同異若斯、是非孰正。

梁孝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九上　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之肉食、旨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

蕭統文選李蕭遠運命論　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顔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魏書李順傳　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坰。南瞻帶宫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侣浴浮還没、孤飛息且驚。三嘶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閑居同洛涘、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藿、坐夢尹懃荆。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蓬蓽、收志偶沉宴。

落倩。

又宗欽傳　詩曰、略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顔

又陽尼傳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略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略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娱。憲服敝於陋巷兮、藴六藝於蓬廬。

顔之推顔氏家訓歸心篇　釋二曰、略項橐、顔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虚、周、孔之不實也。又欲

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晉書石苞傳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顔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

又江統傳　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王、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顔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

章懋楓山集卷二復賀黄門克恭　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爲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原憲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寓言類

莊子讓王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列子楊朱篇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

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爲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名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凡七十七人、家語亦有七十七人、此見於索隱所引、係古本家語。今家語僅七十六人。略家語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張、是合琴牢、琴張爲一人、抑亦誤矣。孫頤谷亦駁家語、謂論語弟子皆字而不名。若琴牢字張、何以獨書名乎。不知論語弟子亦有書名者、原憲、陳亢、南宮适、宰予皆名也。

此皆去取之不當者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原憲字子思。尒疋、憲、法度也。名字取此、言思不出位、遵法度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

公冶長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公冶氏、季氏之族、季冶之後、其後有公冶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紀事類

論語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輯評類

王充論衡定賢篇　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絏、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己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滯矣。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公冶長。

張敦古微書論語摘輔象　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是時魯哀公十五年、夫子自衛返魯之五歲、時夫子年七十二、曾皙冉有季路三子同齒者也、少夫子九歲、子華少夫子十一歲、故曰長乎爾。攷夫子所問與公冶長所載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實同一時、子路冉有公西華所對與夫子所答孟武伯者如出一口。按論語公冶長、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

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又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又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武伯之問、哀公十五年春也。季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其年夏五月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則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所對、即夫子答孟武伯之問所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冉求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求所對、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公西華則曰、赤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子華所對、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三子之答、即夫子答武伯而許之之辭也。人但知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坐之對、載於先進、而不知夫子答武伯之問、所以許三子之辭、載於公冶長者。其篇次先後雖不同、實發於哀公十五年、同此一時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公冶長。德行貞純、公冶孰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博考類

王充論衡問孔篇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絏。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絏。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

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　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冶長、前人書雕從易、消作周。書冶復誤作蠱。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氏、堂氏、開氏、公氏、冶氏、漆氏、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公冶子長、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范寧曰、名芝、字子長。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史記公冶長字子長、古人未有字與名同者。家語作公冶萇、見索隱。蓋名萇而字子長也。范甯云字子芝、非也。論語公冶長、南容並紀、南容爲字、則公冶長亦爲字可知。論語凡複姓連字稱之、字必去其一字、如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巫馬旗、皆不言子。公冶長亦猶是也。略史記公冶長、齊人。家語作魯人。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冶萇名芝、字子長。芝、滋也。字長者、言滋長也。

南宮适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南氏、楚大夫南遺、孔子弟子南縚字子容、論語南容也。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紀事類

論語公冶長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又先進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禮記檀弓上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佚言類

王符潛夫論五德志　澆才力蓋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也。

輯評類

論語憲問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

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王充論衡定賢篇　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己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南容。

張瑴古微書論語摘輔象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顏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淵至仁、子貢斗星繞口、南容井口。

孔子家語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略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蕭統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南宮縚。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孫言。白圭三復、執慎思存。慶成旌善、胙壤佳藩。

紀念類

清史稿徐元夢傳　〈乾隆〉二年、上臨雍、疏請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兩廡、而進南宮适、虙不齊升配。下大學士九卿議、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餘寢未行。

博考類

王充論衡問孔篇　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六南宮适　南宮适問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爲君子、奬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爲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正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宮之問、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爲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爲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爲切當。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南宮子縚、一名括、字子容、唐贈郯伯、宋贈龔丘侯、改汝陽侯。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有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

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弘基開元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爲一人。至於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顔師古注於南容則云南宮縚也、於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仲孫子說、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按世本仲生玃、生南宮縚、孔安國以南宮适即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說似屬可從。

毛奇齡西河集卷十九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若謂前人名氏原有成註、雖鹵莽、不當有悞、則約略計之、亦殊有不可解者。略南容是南宮适、即南宮縚、不是仲孫閱、南宮敬叔是即人名一項、各有明據、然亦鹵莽多誤如此、真不可解。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史記孔子

弟子列傳凡七十七人、家語亦有七十七人、此見於索隱所引、係古本家語、今家語僅七十六人。略家語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張、是合琴牢、琴張爲一人、抑亦誤矣。孫頤谷亦駁家語、謂論語弟子皆字而不名、若琴牢字張、何以獨書名乎。不知論語弟子亦有書名者、原憲、陳亢、南宮适、宰予皆名也。此皆去取之不當者也。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南宮括、家語作南宮韜、蓋有二名。括亦作適、韜亦作縚、假借字也。略顏高字子驕、家語作顏刻、索隱引作顏產、誤。與世家同、是亦有二名、猶南宮括之別名韜也。刻當作克、刻本亦作克。克爲好勝、與字驕亦自相應。其作刻者、同音假借字也。略申堂字周、索隱引家語作繚、鄭注論語申棖以爲即申續、邢昺論語疏引家語亦作續、困學紀聞又引作續、今論語作申續。堂爲賓主周旋之地、續亦有周流不息之義、故皆字周、蓋一人二名、與南宮括、顏高同。繚亦有周義、然與公伯繚字周相混、恐當以作續爲是。績與續皆形相近而譌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南宮括字子容、一名韜。韜、寬容也。見廣疋。劍衣、弓衣皆謂之韜、取包容爲義、括亦包容之意。

公皙哀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公析氏、魯公族、其後有公皙哀。

公皙氏、有公皙哀。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皙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于大夫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

輯評類

呂氏春秋去尤　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

晏嬰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

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季次。

王符潛夫論遏利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遯逃於山谷、顏、原、公析困饉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公晳哀。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歎、式昭令名。封繼均慶、侯社疏榮。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齊公晳子哀、字季次。唐贈郕伯、宋贈北海侯。顧炎武曰、

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爲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名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又卷五十七孔子門人考　公休哀、公祈哀。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按公祈哀疑即公晳哀、以晳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晳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公晳哀字季次、家語哀作克。古人名字皆相應、哀必有次、故名哀字次。若作克、則與字次不應矣。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皋。皋者柴之所生、名字相應。其作羔者、同音假借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晳哀字季次、淮南子作季襄、家語哀作克、皆譌。古人名字不嫌不祥、或其在甚次所生、故名字生焉。此如公牛哀之名哀、孺悲之名悲矣。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一

曾點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參、字子輿、父子並仲尼弟子。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之。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南武、曾子蒧、字子皙。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紀事類

呂氏春秋勸學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

禮記檀弓下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韓詩外傳卷八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

劉向說苑建本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

孔子家語六本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

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

佚言類

論語先進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略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輯評類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

又盡心下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

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桓寬鹽鐵論孝養　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

王充論衡明雩篇　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丘明、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略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

又講瑞篇　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顔路出回、古今卓絶。

又定賢篇　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曾皙。

三國志吳志顧雍傳　〈裴注〉徐衆評曰、略懷叙夲無私恨、無所爲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爲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叙也。

釋僧祐弘明集蕭琛難神滅論　夫忠莫逾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没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

劉勰劉子言苑　文王嗜膽、曾晳嗜棗、膽苦棗酸、聖賢甘之、與衆異也。

司馬光傳家集卷六十五十哲論　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

呂祖謙宋文鑑卷二十八呂大鈞曾點　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推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見冉有〉

又卷十九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嘗因是而考聖門之所謂仁。雍也可使南面、冉求可使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一門之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在焉、聖人未嘗不許之以仕也。然夷攷其時、顔子之外、惟閔子騫不仕、顔閔之外、惟曾子三世不仕。西山謂人但知曾點無仕意、不知自點而參、自參而元、不仕凡三世。

周是脩芻蕘集卷六經史疑問五條論孔廟配祀　孔廟伯魚列兩廡、子思居四配、顔路曾點父子亦然。説者以爲重道統之傳故爾。予嘗於中有不慊焉、曰、父子之親、人倫之首也。堯舜之道、曰孝弟而已矣。三代之學、曰明人倫而已。夫以才自高而卑侍其親、衆人且必不爲、況於聖賢、肯以道自重而輕視其親哉。二三子之列若此、豈先儒布寘之未當歟。抑固有其説歟。

章懋楓山集卷二復鄭御史克脩　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詠、皆順境也。惟夫

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絶糧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

又卷二復賀黄門克恭　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顔子之仁、去聖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弟、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爲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升堂如子路、而愠見於陳蔡、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穎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爲狂。故朱子曰顔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顔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顔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顔子矣。以夫子之門、從游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獨顔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顔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

楊椿孟鄰堂文鈔卷七孔顔樂處説　仲尼、顔子樂處、子思所謂位也、其事則素位而行也。素位斯不願外、不願外則居易、居易故無入而不自得。位無在而非是、斯樂無往而不存。樂也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有自然之樂、第使稍知自好者、有一時之素位、即一時之自得、有終身之素位、即終身之自得。孔子疏水曲肱、顔子簞瓢陋巷、固樂也。子路縕袍不恥、曾晳風浴詠歸、亦樂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曾點。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

對、超乎冉季。浴沂舞雩、咏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董誥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一師頌宿伯曾點贊

百行之本、教學以慈。曾氏有子、其殆庶幾。倚門而歌、季孫受嗤。舞雩詠道、聖人稱之。

紀念類

明史禮志四　〈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叙彝倫。顔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顔、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晳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顔、孟父俱配啓聖王殿。帝命禮部行之、仍議加伯魚、子晳封號。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顔路、曾晳、孔鯉乃顔、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顔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爲然。

〈嘉靖九年〉於是禮部會諸臣議、略遵聖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制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中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

又解縉傳　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顔、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顔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清史稿禮志三　啓聖祠、啓聖公位正中、南嚮。配

位、先賢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東西嚮。兩廡從祀、先儒周輔成、程珦、蔡元定、朱松。

博考類

王符潛夫論浮侈　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析之冢。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五　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皐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

洪邁容齋三筆卷十二曾皙待子不慈　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鋤菜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爲陷父於不義、戒門人曰參來勿内。予竊疑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爲之辭。且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置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皙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洪邁容齋四筆卷一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顔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顔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顔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顔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金履祥仁山文集卷三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顔、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顔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寢廟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帛

旅陳饗先聖而南面于堂、以顏、曾、思、孟侑。既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于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祫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爲得之。其餘從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牧子皮、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此以齒序。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曾箴字皙、一作曾蒧、説文作黬、字皙。玉篇作黵、字子皙。論語作點。説文點、小黑也。則作蒧从占爲是、即古點字。家語作皙、譌。

俞樾賓萌集卷四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伏思顏路、曾皙从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

出土文獻

儒家者言三　曾折援〔木擊曾子□〕
者參得罪夫＝子＝得毋病〔病〕乎退而就
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
之未嘗可得也小箠則待笞大
□怒立壹〔殪〕而不去殺身以〔□父□〕
之民與
殺天子之民者其罪

顏路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于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顏子無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諡文裕。

紀事類

論語先進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王充論衡問孔　顏淵略死、有棺無椁、顏路請車以爲之椁。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

孔子家語曲禮公西赤問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輯評類

王充論衡講瑞　種類無常、故曾晳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絶。

又自紀　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略顏路庸固、回傑超倫。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顏路。

孟孝琚碑　痛哉仁人、積德若滋。孔子大聖、抱道不施、尚困於世。□□□□□□淵亦遇此畜守善不報、自古有之。非獨孝琚、遭此百離。□□□□□□覆。恨不伸志、飜揚隆洽。身滅名存、美稱修飾。勉崇素意、□□□□□□時、流惠後昆。四時

祭祀、烟火連延。萬滅不絶、勖於後人。□□□□□□失雖。顏路哭回孔尼魚澮臺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閔如□□□□□□□。

周是脩芻蕘集卷六經史疑問五條論孔廟配祀　孔廟伯魚列兩廡、子思居四配、顏路曾點父子亦然。說者以爲重道統之傳故爾。予嘗於中有不慊焉、曰父子之親、人倫之首也。堯舜之道、曰孝弟而已矣。三代之學、曰明人倫而已。夫以才自高而卑侍其親、衆人且必不爲、況於聖賢、肯以道自重而輕視其親哉。二三子之列若此、豈先儒布寘之未當歟。抑固有其說歟。

章懋楓山集卷二復鄭御史克脩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爲累、而況以婚嫁爲累乎。

呂兆祥陋巷志卷五梁周翰杞伯顏無繇贊　□□君子、德克慶延。叔世家魯、陋巷生淵。同師將□、□謂能賢。千載之下、清風凜然。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顏無繇。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愧、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逢此上儀。

紀念類

明史禮志四〈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晳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啓聖王殿。帝命禮部行之、仍議加伯魚、子晳封號。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爲然。

〈嘉靖九年〉於是禮部會諸臣議、略遵聖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制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中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

又解縉傳　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清史稿禮志三　啓聖祠、啓聖公位正中、南嚮。配位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東西嚮。兩廡從祀先儒周輔成、程珦、蔡元定、朱松。

博考類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五　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門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

洪邁容齋四筆卷一　孔廟位次　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金履祥仁山文集卷三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

者猶以顏路、曾晳、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寢廟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帛、旅陳、饗先聖而南面于堂、以顏、曾、思、孟侑。既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于室、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祫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爲得之。其餘從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四顏子三十二歲辨　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卒、後儒皆信之。鶚案略論語記弟子從於陳蔡者十人、首紀顏淵。考孔子厄於陳蔡在魯哀公四年、江慎修考之詳矣。孔子年六十二、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時顏子年三十二、尚未卒也。史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厄于陳蔡在哀公六年、是時孔子年六十三、則顏子年三十三尚存矣。伯魚年五十卒、在哀公十二年、孔子年七十。而論語記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云云。是顏子死在伯魚之後矣。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顏無繇字路。繇、尒疋、憂也。無繇言無憂也。字路者、大也。無憂則心廣大矣。

俞樾賓萌集卷四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伏思顏路、曾晳、从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二

商瞿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商氏、古商國後、有商瞿。

商氏有商瞿。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州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又儒林列傳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

漢書儒林傳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絶也。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紀事類

王充論衡別通篇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

輯評類

王充論衡別通篇　卜卦占射兇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商瞿。

南齊書陸澄傳　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

陳書周弘正傳　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荊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商瞿。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靡釋、素風允競。展禮封侯、千載輝映。

清史稿王士禎列傳　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聖學、宜增祀。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

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又卷五十七孔子門人考　魯橋庇子庸。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蟜疵、字子肩、魯莊公族。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商瞿字子木。淮南子、木大者根欋。欋與瞿通。

高柴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柴氏、高恭仲傒裔孫柴、爲孔子弟子、後世以柴爲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于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紀事類

左傳哀公十五年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略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跀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憮然不悅、形於顔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禮記檀弓下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史記衛康叔世家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略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子哭之於庭。有人

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佚言類

左傳哀公十七年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禮記檀弓上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又檀公下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又雜記下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孔子家語廟制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于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有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諸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輯評類

論語先進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禮記檀弓上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又雜記上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自見孔子、入户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桓寬鹽鐵論殊路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

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葅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劉向說苑至公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决罪定、臨當論刑、君愁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焦延壽易林損之第四十一　恒。良夫伯姬、負悝登臺。昆季不扶、衛輒走逃。

又漸之第五十三　恒。良夫孔姬、負悝登臺。欒季不扶、衛輒走逃。

王充論衡儒增篇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刖其足、痛寶不進、己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

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不笑、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又藝增篇　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

又問孔篇　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欲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又量知篇　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

又正說篇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子羔。

班固白虎通義社稷　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應劭風俗通義愆禮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郲人失兄、子皐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又十反　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

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

徐幹中論智行　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

孔子家語致思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又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略自見孔子、出入於户、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

孔鮒孔叢子詰墨　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

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

宋書顏延之傳　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略 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梁孝元帝金樓子興王篇　梁高祖武皇帝略 及遭獻太后憂、哭踊大至、居喪之哀、高柴不能過也。

又戒子篇　顏延年云略 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以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高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追者罷、季羔將去、問刖者曰、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曰、曩君治臣以法、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臣又知之。君豈私於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待君子。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

北魏張猛龍碑　君諱猛龍、字神□、南陽白水人也。略 年廿七遭父憂、寢食過禮、泣血情深、假使曾、柴更世、寧異今德。

顏之推顏氏家訓歸心篇　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内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

梁書孝行列傳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

晉書王祥傳　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略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六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一章〈見子路〉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高柴。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慎終銜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已。考古褒崇、于斯爲美。

傳奇類

張㱿古微書論語摘衰聖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麏肉角、豈天下之祆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日出而死。夫子曰、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孔鮒孔叢子記問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麏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衛士

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鄭康成曰衛人。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皋。皋者柴之所生、名字相應。其作羔者、同音假借也。略史記子羔少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論語使子羔爲費宰、蓋在夫子爲司寇、使子路墮費之時。若子羔少四十歲、則是時方十五六歲、安可使爲宰乎。當作三十爲是。略子羔衛人、家語作齊人。漆雕開魯人、家語作蔡人。巫馬旗魯人、家語作陳人。公孫龍楚人、家語作衛人。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高柴字子羔。毛傳云、小羊曰羔、大曰羊。柴所以烹羊炮羔也。

出土文獻

上博戰國楚竹書子羔　㠯(以)又(有)吴(虞)是(氏)之樂正宫寺之子也。子羔曰、可(何)古(故)㠯(以)㝵(得)爲帝。孔(孔子)曰、昔者而弗(殁)殜(世)也、善與善相受也、古能紿(治)天下、坪(平)萬邦、吏(使)亡(無)又(有)少大肥(肥)、䆻(磽)、吏(使)膚(皆)。舁伊堯之悳(德)則甚昷舁。孔(孔子)曰、鈐也、坴(夋、俊、舜)畬(來)於童土之田、則之童土之莉(黎)民也。孔(孔子)曰

虗(吾)昏(聞)夫坔(叐、俊、舜)丌(其)幼也每、㠯

(以)□寺丌(其)言

〈正〉或㠯(以)慶而。遠堯之取坔(叐、俊、舜)也、從

者(諸)卉茅之中與、之言豊(禮)敓(悅)□

〈背〉子羔

㝵(得)丌(其)社稷(稷)百眚(姓)而奉守之。堯

見坔(叐、俊、舜)之悳(德)臤(賢)、古(故)讓之。子

羔曰堯之㝵(得)坔(叐、俊、舜)也、坔(叐、俊、舜)之

悳(德)則城(誠)善

亦絽先王之遊道、不奉罡、王則亦不大淒。孔(孔

子)曰坔(叐、俊、舜)丌(其)可胃(謂)受命之民矣、

坔(叐、俊、舜)人子也。

𧪙而和古(故)夫坔(叐、俊、舜)之悳(德)(丌其)

城(誠)臤(賢)矣、采(播)者(諸)𤰝(畎)畒(畝)

之中而吏(使)君天下而、丞(偁)。子羔曰女(如)

坔(叐、俊、舜)才(在)含(今)之殜(世)則可(何)

若。孔(孔子)曰

子羔昏(問)於孔(孔子)曰、厽(參)王者之乍也、

膚(皆)人子也。而丌(其)父戔(賤)而不足丞

(偁)也與(歟)殹亦城(成)天子也與(歟)。孔(孔

子)曰善而(爾)昏(問)之也。舊矣丌(其)莫

𠑹而畫(劃)於伓(倍背)而生(生生)而能言、是

墨(禹)也、㝒(契)之母又(有)酉(乃)娀(娀)是(氏)

之女

也。觀於伊而㝵(得)之𡩥厽(參)也。游於央(瑤)

臺之上又(有)鼰監(銜)卵而階(錯)者(諸)丌

(其)前取而軟(吞)之𡩥

欽是禼(契)也。句(后)稷(稷)之母、又(有)會

(郘)是(氏)之女也遊於串畓之内冬(終)見芙

攼而薦之乃見人武、塁(履)㠯(以)恋(祈)禱曰、

帝之武尚吏

是句(后)稷(稷)之母也。厽(參)王者之乍(作)

也女(如)是。子羔曰、然則厶(叁)王者篙(孰)爲□厶(叁)天子事之。

漆雕開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漆雕氏、有漆雕開、漆雕徒父、漆雕哆。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漆彫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説。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

佚言類

論語公冶長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説。

輯評類

墨子非儒下　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孰然。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

爲舍亓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陽貨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殘、莫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

韓非子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

王充論衡本性篇　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漆彫啓。

孔鮒孔叢子詰墨　〈注釋〉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

〈正文〉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

分撰弟子贊　漆雕開。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覩其奥。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紀念類

漢書藝文志　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略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博考類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　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冶長、前人書雕從易、消作周。書治復誤作蠱。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氏、堂氏、開氏、公氏、冶氏、漆氏、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追贈滕伯、宋贈平輿侯。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鄭康成曰魯人。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爲憑、恐誤。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史記公冶長字子長。古人未有字與名同者、家語作公冶萇。見索隱。蓋名萇而字子長也。范甯云字子芝、非也。論語公冶長、南容並紀、南容爲字、則公冶長亦爲字可知。論語凡複姓連字稱之、字必去其一字、如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巫馬旗、皆不言子、公冶長亦猶是也。略漆雕

開字子開、此亦名字相同、古無此例。閻百詩云、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記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家語開字子若、失之。丁氏杰云、論語啓斯之未能信、今作吾者、傳寫誤耳。然子貢嘗言吾亦欲無加諸人、是亦自稱爲吾也。略 漆雕開魯人、家語作蔡人。巫馬旗魯人、家語作陳人。公孫龍楚人、家語作衛人。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漆雕啓字子開。史記作漆雕開、字子開者、避景帝諱。漢書人表作漆雕啓、家語作漆雕開字子若、曲阜碑同。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三

公伯繚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公伯氏、魯同姓、其後有公伯寮。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伯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繚其如命何。

輯評類

論語憲問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桓寬鹽鐵論非鞅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王充論衡累害篇　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毁未嘗絶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爲江河矣。

又偶會篇　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穀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穀也。略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毁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

又治期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上公伯寮。

後漢書袁隗妻傳〈袁隗〉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奥、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妻〉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

畢沅山左金石志卷十七李宗諤公伯寮　孔門達者、服膺聖域、函丈摳衣、其儀不忒。顯允君子、有典有則、禮洽慶成、爵封侯國。

紀念類

明史禮志四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略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毁。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

〈嘉靖九年〉於是禮部會諸臣議略公伯寮、秦冉、顔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吴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玄、服虔、范寧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

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成弘間、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當斥、給事中張九功推言之、並請罷荀況、公伯寮、蘧瑗等、而進后蒼、王通、胡瑗、爲禮官周洪謨所却而止。至是以璁力主、衆不敢違。毁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略如九功言、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故也。

博考類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二史論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爲讒愬夫子之人。夫子不責而委諸天命以爲不當預弟子數。而蘇子由古史修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伯寮、而盡録其語。竊嘗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而凡爲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弟子服勤夫子之教、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哉。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太史公泛録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爲愬、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公伯子寮、字子周。唐贈任伯、宋贈壽張侯。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蟊螣、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顔何皆不見於家語、而傅會於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傅會、未免失之偏矣。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伯繚字周。繚、繞也。見王逸楚辭注。周、繞也。見韋昭國語注。蓋以屈曲取義。史記作公伯寮。索隱云、繚一作遼。

司馬耕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司馬氏、司馬牛是桓魋之弟、以魋爲宋司馬故牛遂以司馬爲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爲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宋司馬子耕、字子牛。唐贈向伯、宋贈楚丘侯、改睢陽侯。

紀事類

左傳哀公十四年　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佚言類

論語顏淵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輯評類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司馬牛。

三國志魏志高柔傳　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

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略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略〈裴注〉孫盛曰、略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

魏書崔挺傳　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七語司馬牛又下於雍　語司馬牛之說、又最下於雍矣。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以其病之所切者而語之、則彼之躁必不能自覺、將終身爲此心之累、而仁無由可達。故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反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常定於中、然後入德次第皆可漸進、而仁可求矣。譬如人身之有病、未論其證之大小善惡、但或有一指之腫、一足之廢、一目之盲、一耳之聵、或肺之逆、或脾之刺、或胷腹之痞、或腰背之疼、或小腸之泄、或大腸之秘、或寒熱吐利之行、或癰痔癬癩之作、纔一有攻注作梗、便通一身氣脈俱爲之牽引不寧、而爲此身對頭之患。當是時、雖有神仙補養延年益壽之奇劑妙訣、皆爲無所用矣。故必須先去其見在之病、使吾身泰然無所礙、然後神仙方劑可得而弭、而延年益壽之訣可得而服也。雖然、聖人斯言固爲切牛之病而發。若就其言而究之、則至理亦不外是。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關吾身日用爲甚切。其心敬則其言不易、而言之易則心不敬。其行謹則其言不輕、而言之輕則行不謹。惟內外本末交相養、心常主敬而行常致謹、然後言由中出而動必顧行、自然簡重而不易其發。茲豈易及之功哉。而牛少之疏濶甚矣。此在顏子克己目中即非禮勿言

之事、但其所主不同耳。顔主於無所私、牛主於無所放。若在學者、則尤不可不以爲切身之戒。苟或未能去牛之病、而輒欲効仲弓之敬恕、顔子之克復、其亦將如之何哉。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司馬耕。仁遠乎哉、其言也訒。虚德實歸、耽思旁訊。違難迷邦、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

清史稿刑法志二　三十一年、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請刪除重法數端、略稱、略一案株連、動輒數十人。夫以一人之故而波及全家、以無罪之人而科以重罪、漢文帝以爲不正之法反害於民、北魏崔挺嘗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膺盜蹠之誅、不亦哀哉、其言皆篤論也。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史記公冶長字子長。古人未有字與名同者、家語作公冶萇、見索隱。蓋名萇而字子長也。范甯云字子芝、非也。論語公冶長、南容並紀、南容爲字、則公冶長亦爲字可知。論語凡複姓連字稱之、字必去其一字、如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巫馬旗、皆不言子、公冶長亦猶是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司馬耕字牛、一名犂。後稷之孫叔均作牛耕、故字牛。犂亦耕田之謂。説文引作司馬牼、牼、牛膝下骨也。

樊遲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紀事類

論語雍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又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又子路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

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

孔子家語正論解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于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于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佚言類

論語爲政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又顏淵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王充論衡問孔篇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孔子家語正論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爲至闇乎。孔

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刖、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輯評類

論語子路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　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

王充論衡問孔篇　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説、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勑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

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又明雩篇　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樊遲。

張瑴古微書論語摘輔象　樊遲山額、有若月形、反宇陷額、是謂和喜。

陶淵明集勸農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釋僧祐弘明集宗炳明佛論　敢問空搆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絶其牉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搆何利。而其毒大苦、知非聖賢之爲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妄作哉。

齊民要術自序　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嘗更。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農。

晉書江統傳　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

葛勝仲丹陽集卷七論孝論　分之所賦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孔子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列爲五等、著之於經。此所謂分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也。若夫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自論語觀之、可得而言矣。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在人雖爲不學

之良能、不慮之良知、然擴充於心、効見於事、豈能無辨。是故賢人之孝則異衆人矣、聖人之孝則異賢人矣。承顏順志而禮無違於事死、孟懿子未必能知此也。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動、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言、疾病之外不當貽親之憂、孟武伯未必能知此也。盡敬孝之道而不以養口體爲貴、子游未必能知此也。盡愛孝之道而不以有酒食爲先、子夏未必能知此也。有父兄在、聞不可遽行、子路未必能知此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樊遲未必能戒此也。是數子者、性之所造尚淺、故猶待聖人諄諄以誨之。若夫賢人之孝、則進乎此矣。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孟懿子問孝章　論語者、師弟子問荅之書也。弟子之問及於此、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以爲先焉。然有能問者、有不能問者。林放問禮之本、曰大哉問。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此問得其道者也。略懿子問孝、子告之以無違、亦欲其反復叩己而盡其說、而懿子不能也。若瀆告之、則非待問之體。若不言之、則懼聞者之不察其旨也、故退而告樊遲。樊遲之爲人、其性亦魯、其問仁智、子告以愛人知人而不達、申告之以舉直錯枉、亦不曉其所謂、蓋其不敏如此。故孔子以對懿子者告之、蓋欲發其問、因以祛其惑也。

宋史陳淵傳　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

清聖祖仁皇帝御製文初集卷二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知人、此非啻示仁知之用、而且括仁知之體。嘗謂聖人之言大小畢該、有如海焉、以瓶取之盈瓶、以罍取之盈罍、無不滿其量。故聖門問仁者雖多、夫

子各告之殊、而無非爲仁之極則也。乃樊遲以仁知兼問、夫子亦惟是直指其要、曰愛人知人、似乎隨所問而揭指歸、於以明仁知有相成之用而已。然仁知之全體大用、無有過於此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地以生物爲心也。聖人得乾之元以爲仁、聖人之愛人、即天地生物之心也。舍生物之心、不可見乾元之資始。舍愛人、又何能見聖人之仁哉。愛人之爲仁明、則知人之爲知可類推矣。余故曰、非啻示仁知之用、而且括仁知之體。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樊遲。學優乃仕、齒于家陪。戎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辯問、仁智既該。建侯追榮、垂裕方來。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凡伯、宋贈益都侯。鄭康成曰齊人。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樊須字遲。尒疋、須待也。字一作須。遲亦待也、名字義相應。

出土文獻

竹簡論語爲政　對曰、無違。□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之以禮、祭之以禮。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四

有子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有氏、有巢氏之後、仲尼弟子有若、魯人。

子有氏、魯有若字子有之後、宋有子有恭叔。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有氏、有巢氏之後。仲尼弟子有若、魯人。漢有光祿勳有光。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歲。爲人强識、好古道也。

紀事類

左傳哀公八年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

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曰〉略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禮記檀弓上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佚言類

論語學而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又顏淵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齊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禮記檀弓上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

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子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又檀弓下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又雜記上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祭稱孝子

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王充論衡講瑞篇　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欲百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曹植集孔廟頌　自五帝典絕、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

元史陳祐傳　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輯評類

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荀子解蔽　有子惡卧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

陸賈新語辨惑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

王充論衡亂龍篇　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

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

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

又講瑞篇　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略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有若。

釋僧祐弘明集釋僧順釋三破論　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

劉勰劉子崇學　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卧、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四劉敞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

以爲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其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貨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

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歐陽修文忠集卷五十九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爲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

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慙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貨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蘇洵嘉祐集卷九三子知聖人汙論 〈見宰我〉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四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非爲不朽也、爲

廣孝也。欲富而瞷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 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有若。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啓機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紀念類

禮記檀弓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清史稿高宗本紀六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乙巳、立先賢有子後裔五經博士。

又禮志三 〈乾隆〉三年、升有子若爲十二哲、位次卜子商。

又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有氏乾隆五十三年、授先賢有子若七十二世孫守業。

又徐元夢傳 〈乾隆〉二年、上臨雍、疏請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兩廡、而進南宮适、虙不齊升配。下大學士九卿議、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餘寢未行。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略清因之。又增設咸陽姬氏文王後、曲阜東野氏周公後、濟寧閔氏子騫後、濬縣端木氏子貢後、常熟言氏子游後、鉅野卜氏子夏後、蕭縣顓孫氏子張後、菏澤、肥城兩冉氏伯牛、仲弓後、肥城有氏有子後、鄒平伏氏伏生後、孟縣韓氏文公後、郿縣張氏明公後、各一

人。

博考類

宋祁宋景文集拾遺卷十四有若論　太史公仲尼弟子傳稱、孔子既歿、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云云。謂月離于畢、及瞿年長無子事者。有若默然無以應之。弟子曰、有若避之、此非子之坐也。予嘗推本其文、此殆鄒魯間野人語耳。若夫多能攸縱、淵泉博厚、與日華天極、不可階而踰者、此固卓然異禀、理絶夷等、生人以來、未有如之者矣。及夫天不慭遺、人將安倣、服膺之徒、悼惘無所、則尊其言而奉行之、可也。敷其教而懋明之、可也。甯待索目皮之肖似、席師訓以咨決、摳衣避席、北面而事之。使弟子皆愚人也則可。若其少知一體、甯不謂之痛心哉。夫蜥蜴似龍、不以御天。碔砆象玉、弗容禮神。萍實擬日、羲仲面之。寓木偶焉、僕夫云之。何則。真假有區、甚愚能判。狂聖殊品、惟材誰强。今乃循道德之實、據形髮之僞、扳而立之質而逐之、是先聖宜被竊玉之誅、案陽虎竊寶玉大弓、仲尼貌似陽虎。項羽可膺降嬀之錫、舜重瞳、項羽亦重瞳。優孟足俾相楚、孟似孫叔敖也。虎賁亦當佐漢。虎賁狀似蔡邕。魯多君子、一何悖哉。是使在三之義、永廢於師嚴。無服之喪、下同於儒戲。昔周思召伯、猶能愛樹。越求范蠡、因用鑄金。自假物以懷賢、非望人而責實、較之茲事、不以優乎。及觀孟子書、亦云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已。由是而言、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又安有離畢亡應、商瞿乏對、撤坐攘臂、事之弗終之論乎。古人多失實於傳聞、此其驗已。

洪邁容齋隨筆卷五聖人汙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趙歧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

平、亦不至於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汙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于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爲汙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

又卷十五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愚謂此兩事殆近于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五有子　孔子既沒、天下之好爲言論、皆自托爲孔子之徒、而竊擬其說、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遠、而其言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辨。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

止也。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所憚、肆口恣意摹效語言、不特托爲其位而直以孔子自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修而定之、故人不惑於邪說。今孔子之言乖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說何由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漏而知其爲僞。不然、其禍可量也耶。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爲孔子之言、然未爲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奚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荆、而疑不欲速貧。此尤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耶。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爲不欲速貧哉。爲貧而謀仕於蠻夷之地、瞷且趨焉、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爲、曾謂孔子爲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攷諸王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爲之道、不欲以身爲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奚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猶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上而可通乎下、粗而可泝其精。及其門者、惟顏子庶乎近之而未至也、孟子以下皆未免滯而未化矣。有子未及孟子、其言豈能似孔子哉。爲是說者、非惟不知孔子、亦未知有子者也。故觀論語、春秋者、當因其辭以求聖人之意。觀禮記、諸子者、當以聖人之意折衷其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有子若、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

陰侯。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有若字子有。有尒疋、若順也、有惠也。言其有惠心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五

公西華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郜伯、宋贈鉅野侯。

紀事類

論語雍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又先進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禮記檀弓上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孔子家語終記解　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廟、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佚言類

論語述而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又先進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家語曲禮公西赤問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孔鮒孔叢子論書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

王、不亦可乎。

輯評類

論語公冶長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

劉安淮南子齊俗訓　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略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

桓寬鹽鐵論孝養　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絻、雖公西赤不能以爲容。

又國病　丞相史曰、略諸生若有能安集國中、懷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尸子卷下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公西華。

孔子家語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略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

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也。

陳襄古靈集卷十五答徐洪秀才書　古之人四十而仕、道學如仲尼、孟軻、然後有意於天下。冉求如五六十里之國、可以足民。公西華端章甫、願爲小相。而夫子尚不與焉。僕但此一事、知生當時、其必見絶於夫子、餘可知已。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見冉有〉

又卷十九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嘗因是而考聖門之所謂仁。雍也可使南面、冉求可使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一門之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在焉。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公西赤。翊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佑禮法、諸侯作程。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史記公冶長、字子長。古人未有字與名同者、家語作公冶萇、見索隱。蓋名萇而字子長也。范甯云字子芝、非也。論語公冶長、南容並紀、南容爲字、則公冶長亦爲字可知。論語凡複姓連字稱之、字必去其一字、如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巫馬旗、皆不言子。公冶長亦猶是也。略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此以齒序。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西赤字子雩。說文、赤丹色。郭璞穆天子傳注、色如雩而赤、是雩亦色也。

出土文獻

竹簡論語述而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幾敢。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已矣。公西華曰、誠唯弟子弗能學也。

巫馬施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巫馬氏、有巫馬施、字子期、魯人仲尼弟子。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紀事類

論語述而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呂氏春秋具備　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韓詩外傳卷二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仰天喟然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

劉安淮南子道應訓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

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孔子家語屈節解　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

佚言類

墨子耕柱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鬼而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輯評類

呂氏春秋察賢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也、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韓詩外傳卷二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劉安淮南子泰族訓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公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辮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

劉向說苑政理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枝、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巫馬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巫馬施。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沈周季。猶勤戴星、庇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

曹南文獻録卷七十四宋真宗巫馬施贊　天清日明、密雲何有。師命持蓋、子亦善叩。惟夫子博、三年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博考類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五　又東逕單父縣故城南、昔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鄫伯、宋贈東阿侯、鄭康成曰魯人。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史記公冶長字子長。古人未有字與名同者、家語作公冶萇見索隱。蓋名萇、而字子長也。范甯云字子芝、非也。論語公冶長、南容並紀、南容爲字、則公冶長亦爲字可知。論語凡複姓連字稱之字必去其一字、如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巫馬旗皆不言子、公冶長亦猶是也。略巫馬施字子旗、論語、家語旗皆作期。施與旗皆从㫃、其義相應、是旗爲正字、期爲假借字也。略巫馬旗魯人家語作陳人。公孫龍楚人家語作衛人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巫馬施字子旗。説文、施旗皃。論語作期、通俗字。

出土文獻

竹簡論語述而　陳司敗問昭〔公智禮、乎孔〕子曰、智禮。孔子退、揖巫□

〔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

……

謂之吳孟子。君□智禮、孰不智禮。巫馬〔期〕……

〔告。子〕曰、丘幸、苟有過、人必智之。

梁鱣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欲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齊梁子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趙伯、宋贈千乘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梁鱣。元聖舊邦、森然精爽。于惟子

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梁鱣字叔魚。尒疋注、鱣大魚、似鱓、鼻口在頷下。江東呼爲黄魚。賈子説林言、其母夢鱣魚飛入室而生、因名焉。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六

顏辛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蕭伯、宋贈陽穀侯。

佚言類

禮記檀弓下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輯評類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顏柳。

呂兆祥陋巷志卷五邊光範蕭伯顏辛贊　嘉□□柳、延□于魯。學茂三墳、名喧久土。蕭伯崇賢、亞聖同祖。□于簡書、垂範終古。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顏辛。增封雲嶺、詔蹕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概如挹、德音不忘。横亘千古、淳風載揚。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顏幸字子柳、宋本家語幸作辛。柳有聚義、鄭君注柳谷、謂日入時諸色所聚。又注翣柳、謂諸節所聚。是柳有聚義也。聚者人之幸也、故名幸字柳。若作辛、則與字柳不應矣。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顔幸字子柳。洪邁隸續引史記作顔子柳名辛、則作辛者是。柳聚也、曰將人諸色所聚、即卯時也。名辛者、以支干爲配。

冉孺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冉孺、魯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冉子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冉孺。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奥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

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冉孺字子魯。孺子愚蒙、故字魯。魯一作曾、以形相近而誤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冉孺字子魯。孺幼稚、魯愚鈍、言孺稚之人性愚魯也。家語作子魚、譌。

曹卹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曹卹。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笙簧經籍、輔翼儒雅。爵爲蔡侯、名器匪假。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伯虔字子析、索

隱引家語作子晳、今家語作楷。虔者敬也、晳者明也、敬則心明、故名虔字晳。晳正字、析假借字。楷與晳、形相涉而譌也。正義引家語又字子循、蓋與曹卹相連而誤也。史記曹卹伯虔連敘、曹卹字子循。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曹卹字子循。札國中以箠策卹勿。鄭注、卹勿搔摩也。尒疋、率循也。枏循與搔摩意同。

伯虔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伯虔、字子晳。少孔子五十歲。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伯虔。肅肅魯堂、侁侁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遇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伯子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沐陽侯。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

有所本也。聊伯志作騈伯。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伯虔字子析、索隱引家語作子哲。今家語作楷。虔者敬也、哲者明也、敬則心明、故名虔字哲。哲正字、析假借字。楷與哲形相涉而譌也。正義引家語又字子循、蓋與曹卹相連而誤也。史記曹卹伯虔連敘、曹卹字子循。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伯虔字子析。方言、廣疋、竺言虔慧也。析分析也。言智慧則能辯析。家語作字楷、又作哲。

公孫龍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紀事類

向宗魯説苑校證佚文考　梁君出獵、見白雁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雁群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

龍下車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歸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雁故而欲殺之、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

趙煜吳越春秋夫差内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孔子家語屈節解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

佚言類

劉向説苑雜言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又反質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輯評類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上、子石。

晉書魯勝傳　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公孫龍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刑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黄伯、宋贈枝江侯。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説、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輿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孫龍字子石。龍與礲通、説文、礱磨也。故字子石。

冉季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冉季字子產。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冉季，字子產。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冉季。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磨道義。時邁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

公祖句茲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祖句茲字子之。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祖茲，字子之。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公祖句茲。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闕里，峩峩章甫。非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公祖句茲，家語脱句字。顏高字子驕，家語作顏刻，索隱引作顏産，誤。與世家同，是亦有二名，猶南宫括之别名韜也。刻當作

克。刻本亦作克。克爲好勝、與字驕亦自相應。其作刻者、同音假借字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祖句茲字子之、句宜讀劬、茲語助、言劬勤也。子弟宜服勞奉養、故字子之。

秦祖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秦祖字子南。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秦祖、字子南。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宋贈鄄城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秦祖。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秦祖字子南。祖祖考、南與男通、男者任也、言有男似續祖也。

漆雕哆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漆雕氏、有漆雕開、漆雕徒父、漆雕哆。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漆雕哆、字子斂。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漆雕哆、字子斂。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漆雕哆。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昔爲達者、今逢聖日。俾侯濮陽、膺兹寵秩。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漆雕哆字子斂。哆與侈通、哆大皃。侈大也、斂省約也、以相反爲義。曲阜碑作子敏。

顔高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顔高字子驕。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顔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顔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顔子高、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琅琊伯、宋贈雷澤侯。

紀事類

左傳定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史記孔子世家　將適陳、過匡、顔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蔡邕琴操卷下　孔子戹。孔子戹者、孔子使顔淵執轡、到匡郊外、顔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

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戹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闘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輯評類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顏刻。

顏之推顏氏家訓誡兵篇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闘夫爾。

呂兆祥陋巷志卷五陶穀奉敕撰瑯琊伯顏高贊

升堂闕里、學有後先。横經之子、鼓篋相宣。回稱殆庶、高亦齊賢。顏氏一宗、八人在焉。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顏高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遺編、人師往行。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 顏高字子驕、家語作顏刻、索隱引作顏産、誤。與世家同。是亦有二名、猶南宮括之別名韜也。刻當作克、刻本亦作克。克爲好勝、與字驕亦自相應。其作刻者、同音假借字也。略 申堂字周、索隱引家語作繚、鄭注論語申棖以爲即申續。邢昺論語疏引家語亦作續。困學紀聞又引作績。今論語作申續。堂爲賓主周旋之地、續亦有周流不息之義、故皆字周。蓋一人二名、與南宮括、顏高同。繚亦有周義、然與公伯繚字周相混、恐當以作續爲是。續與績皆形相近而譌也。略 此皆當以

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顔高字子驕。高自高也、自高則傲、故以驕爲字。一作顔克。克勝也、克好勝人之訓、見馬融論語注。說文、馬高六尺曰驕。或取此高一名産。

漆雕徒父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漆雕氏、有漆雕開、漆雕徒父、漆雕哆。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漆雕徒父。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漆雕從、字子文。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漆雕子徒父、字子文。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漆雕徒父。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漆雕徒父、索隱

引家語亦作徒父、字固。衆志成城可以固守、故名徒父、字固。今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誤矣。略 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漆雕從父、字子文。家語作從父、誤。宜作漆雕從父、即漆雕憑、亦即漆雕馬人也。見說苑。鄭康成作字子有、或云子友。友有皆訓多、與從字相關。作文者誤。

壤駟赤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壤駟氏、秦壤駟赤。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壤駟赤字子徒。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壤駟赤、字子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唐贈北衛伯、宋贈上邽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壤駟赤。猗歟壤駟、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摳衣鄒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邱、追榮社土。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 壤駟赤字子徒、

索隱引家語亦作徒。今家語壤作穰、徒作從。廣韻云、壤駟複姓、作穰誤也。赤有空義、語謂赤手、言空手也。徒有獨義、反訓也、猶徂之爲存、苦之爲甘也。亦得訓爲空、左傳齊師徒歸、杜注、徒空也。故名赤字徒。若作從、則不相應矣。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壤駟赤字子徒。赤、赭色、古從人衣赭、所謂丹從也。壤家語作穰、字子從、誤、英賢傳以壤駟爲複姓、疑非。左傳有郈工師駟赤、則駟赤名也。

商澤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商澤。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商澤、字子秀。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商澤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達者。昔寵睢陽、今旌鄒野。運遇登封、薦臻純嘏。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商澤字子季、索隱字季、今家語作字子秀。八卦兑爲澤、兑爲季女、少女猶季女也。召南、曹風皆有季女。故名澤字子季。若作秀、則不

相應矣。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商澤字子秀。凡物被雨澤則葶秀也。史記集解引家語作字季、誤。

石作蜀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石作蜀字子明。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石子蜀字子明。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石作蜀宣尼日月、無得而逾。粵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殊。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石作蜀。廣韻云、石作複姓。家語石字誤作右。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石作蜀字子明。蜀與蠲通。蠲、馬蠲也、螢火蟲。尒疋、蠲明也。又韓子曰、蠶似蜀。淮南子、蜀與蠶相類、而愛憎異。說文、蜀、葵中蠶也。詩所謂蜎蜎者蜀、熠燿宵行、即燐也。英賢傳以石作爲複姓、家語作石子蜀。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七

任不齊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任不齊字選。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任不齊字子選。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任不齊。荆衡誕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嘉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宫。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任不齊字選。齊、風、舞則選兮。毛傳、選齊也。名字以相反爲義。

公良孺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公良氏、有公良孺、陳人。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良孺字子正。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紀事類

史記孔子世家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

孔子家語困誓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

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

輯評類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公良孺。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公良孺。子幼眞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敘。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良孺字子正。孺、幼稚也。季幼之時、必教之以正、所謂端其始也。曲阜碑作子幼。

后處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后氏、有后處。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后處字子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后處、字里子。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齊后子處、字子里。唐贈營丘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　后處字子里、索隱亦作后。今家語后誤作石、宋本字里之、亦誤。略　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后處字子里。毛傳、里、居也。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處亦居也。

秦冉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秦冉字開。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秦冉惟聖享天、陟於神房。惟帝遵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宛矣清揚。式賁先烈、錫諸袞章。

紀念類

明史禮志四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略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聖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制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略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玄、服虔、范寧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

清史稿禮志三 〈雍正〉二年、視學釋奠、世宗以祔饗廟庭諸賢有先罷宜復、或舊闕宜增、與孰應祔祀崇聖祠者、命廷臣考議。略於是復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顔何、鄭康成、范寧。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顔何皆不見於家語、而傅會於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傅會、未免失之偏矣。

按秦冉、顔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祀食、自詡不舛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顔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並黜孔璇。其説本于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顔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秦冉字子開。冉龜甲緣也、字開者啓筬之謂。

公夏首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公夏氏、有公夏首。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夏首字乘。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夏守、字子乘。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公夏首字乘。當作子乘。凡無子字者、皆脫文也。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首作手、首在上、凡在上者能乘乎下、故名首字桀。首正字、手假借字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夏首字乘。首元也、字乘者、取元戎十乘爲義。家語作公夏守。

奚容蒧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奚容箴字子晳。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奚蒧字子晳。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衛奚容子蒧、字子晳。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奚容蒧。雍容子晳、服勤儒墨。闕里横經、魯堂師德。昔從游聘、今逢檢勒。皇錫信圭、洙泗改邑。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奚容蒧、蒧與點同。字子晳、晳字今作晳、非也。索隱引家語同。今本家語脱容字、蒧又譌作箴、晳譌作楷。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公肩定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公堅氏、有公堅定。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肩定字子中。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肩定字子仲。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晉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輯評類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賢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上公肩子。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公堅定字子中、索隱引家語作公肩定、字仲。公肩複姓、檀弓有公肩假。肩正字、堅假借字也。定猶止也、止必貴於中。大學止于至善、即中庸也、故名定字中。家語作仲、則名字不相應矣。今家語作公賓、字子仲、賓爲肩字之譌、又脱定字。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肩定字子中。尒疋、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史記作公堅定。

顔祖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顔祖字襄。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顔相、字子襄。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顔子相、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顔子、亦未可定。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顔祖字襄。祖始也、見爾雅釋詁。襄除也。見爾雅釋言。創始者必除舊、故名祖字襄。今家語祖作相、以形相涉而譌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顔祖字襄。廣疋、祖上也。玉篇、襄上也。取祖上之義。又尒疋、襄駕也。小尒疋、陵也。言陵駕乎祖、即邁種之謂。家語祖作相、譌。

鄡單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鄡單字子家。

輯評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邽鄡、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鄡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鄡單字子家、鄡單當作鄡亶、亶信也、見釋詁。信必先於家、故名亶字家。家語作子象、則亦不相應矣。索隱作鄡豐、廣韻注作鄡亶父、皆誤。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鄡單、單殫通、單極也。詩之單心即殫心。字家者、言治家必竭盡心力也。家語作子象、誤。

句井疆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句井疆。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句井疆、字子疆。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衛勾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句井疆。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升中覃慶、儒術攸先。徹侯疏爵、闕里之賢。

宰父黑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罕父黑、字子索。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宰父黑、字子黑。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宰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丘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罕父黑、索隱引家語同。今本作宰父黑、誤。廣韻亦誤作宰。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罕父黑、字子索。黑即纆字、説文纆索也。纆即易之纆矣。史記作宰父黑。

秦商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秦商字子丕。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秦商、魯人、字丕兹。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紀事類

左傳襄公十年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兹、事仲尼。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秦子商、字丕兹、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秦商字子丕、索隱引家語作丕兹、今家語作不慈。名商者、取法於商王也。王道至大、故字子丕。猶卜商字子夏、夏亦大也。若作丕兹、不可解矣。且古人之字皆必用子字、或伯叔等字、今字丕兹、實無此例。蓋兹即子聲之誤、又誤倒其字、猶子里之誤作里之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秦商字子丕。商謂之章、章盛大也、商亦訓盛大。介疋、丕大也。家語作丕慈、誤。

申棖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申氏、有申繻、申須、申豐、申句須、孔子弟子有申棖。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申黨字周。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申續、字子周。

輯評類

論語公冶長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中、申棖。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申棖。洙泗之秀、横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巡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又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申黨。猗歟子周、軀蒙垂裕。昔參八九、今逢三暮。淄川錫壤、儒風載路。檢玉旌賢、昭我王度。

紀念類

明史禮志四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略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

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聖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制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略申黨即申棖、釐去其一。

博考類

歸有光震川集卷五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略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髣髴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申子續、字子周。申子棠、字周。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申子棖、字子續、唐贈魯伯、宋贈文登侯。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于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

爲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强以棠、根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蒧、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秦瀛小峴山人文集卷一仲尼七十子考　宋思陵摹仲尼七十子像，勒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今此本在杭州府學宮內，蓋明宣德二年重刻石縣學，而巡按御史吳訥特磨去檜記，惡之也。歸太僕集有跋後，稱仲尼門人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略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云云。余考此本似本之文翁圖，今學宮退林放、蘧瑗祀於其鄉，而並黜公伯寮，明程敏政之議也。略而申棖、申黨、一本作棠。申續，唐宋諸儒俱以爲一人，當自有說。思陵聽檜和議，狃於偏安，方自謂睦鄰息兵，講求文治，其君臣皆不足道。今特考其同異而識之。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申堂字周，索隱引家語作繚，鄭注論語申棖以爲即申續，邢昺論語疏引家語亦作續。困學紀聞又引作績。今論語作申續，堂爲賓主周旋之地，續亦有周流不息之義，故皆字周。蓋一人二名，與南宮括、顏高同。繚亦有周義，然與公伯繚字周相混，恐當以作續爲是。續與績皆形相近而譌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申黨字周。漢郎中王政碑作申棠，索隱作申堂，論語作申棖。棖、棠、堂、黨字皆相通，音近也。荀子朋黨比周，戰國策從人朋黨比周，皆言結黨周密也。鄭康成作申續，家語同，作績者譌。

顏之僕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顏之僕字叔。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顏之僕、字子叔。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冤句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顏之僕。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顏之僕、字叔、以兄弟之次爲字。

榮旂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榮旂字子祈。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榮祈、字子祺。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榮子旂、字子祺。唐贈雩婁伯、宋贈厭次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榮旂。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脩志淳。異端滋害、微言服勤。格于我宋、侯封是新。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榮旂字子祺、家語作榮祈、祈與祺相應、祈正字、旂假借也。索隱作子顏、則與旂、祈皆不相應矣。略此皆當以史記爲

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榮旗字子祺。唐書作榮子旗、是祺與旗通也。周官交龍爲旗。介疋、有鈴曰旗。

鄡成字子祺、因榮子祺而致譌。家語作子横爲是。禹臣有横革直成、此效古人而爲名字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八

縣成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縣氏，有縣成，父，孔子門人。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縣成字子祺。

吴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縣氏，縣成，父，孔子門人。漢有甘陵相縣芝。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縣成，字子横。

朱彜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縣子成，字子祺，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輯評類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上，㶏成子。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縣成，異能之士，孔徒實繁。悦服至德，祖述微言。當禀天爵，游乎聖門。追崇之典，胙以侯藩。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鄡成字子祺，索隱字謀，論語云"好謀而成"，故名成字謀，若字祺，則不相應，蓋與上文子祺相連而誤也。家語作子横，更繆。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鄡成字子祺，因榮子祺而致譌。家語作子横，爲是。禹臣有横革、直成，此效古人而爲名字也。

出土文獻

郭店楚墓竹簡魯穆公問子思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孫弋①見，公曰："向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

哉言乎。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恒稱其君之惡者，未之有也。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恒〔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爲〕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

左人郢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左人氏，有左人郢。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左人郢字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左郢，字子行。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左人郢伯彼臨淄，德行稱賢。希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悦誠服，家至户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畢沅山左金石志卷十五石中立左人郢　循循善誘，從師□□。□□□義，□□□□。□修道隆，□斯盛。□儒建侯，□□休命。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左人郢字行、郢與程通、畢郢即畢程也、故名郢字行。索隱引家語同。廣韻云左人複姓。今家語作左郢、誤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左人郢字行、郢與逞通。左傳衛公子郢、漢書人表作公子逞。説文、楚謂疾行爲逞。

燕伋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燕伋字思。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燕伋、字子思。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燕子伋、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輯評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邽鄡、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燕伋。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成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燕級字思、級與伋通、取義與孔伋同。

鄭邦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鄭國字子徒。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薛邦、字子徒。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鄭國。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受微旨。德音孔昭、令聞不已。疏爵朐山、式旌遺美。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薛子邦、字子從。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朐山侯。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按仲尼之徒、名字間有同者、既有曾蒧、亦有奚容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玆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蒧字子皙、伯虔、狄黑、奚容蒧亦字子皙。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續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斂、邽巽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而並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於禮、終有未安也。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鄭國字子徒、正義引家語、薛邦字徒。今家語作子從。國本邦字、因避高祖諱而改爲國。鄭作薛、字誤也。邦非衆不立、故名邦字徒。家語作從、亦誤。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鄭國字子從、從與都通、申從即申都是矣。司馬法云、王國五百里爲都、國必有都、故名字相應。

秦非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秦非字子之。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秦非、字子之。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秦非。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奥。珍席圭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亨、令名長保。

博考類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五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予時爲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始復其

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同、以大明會典爲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郃陽甯生浤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九。左丘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噲之上、孔安國躋穀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闕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秦非字子之。史記大駱生非子、非子秦之先也。非姓秦、故名非、以子爲字。

施之常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施之常字子恒。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施之常字子常。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施子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施之常。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高言寡。封侯是邦、昭錫純嘏。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施之常字子恒。恒之訓爲常。神仙傳作施存。

顏噲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顏噲字子聲。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顏噲字子聲。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顏噲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

董誥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一李濤顏噲贊　顏氏之族、咸爲子弟。亞聖次之、升堂者矣。學而不通、道無不備。昔稱賢達、今列圖史。

博考類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五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予時爲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同、以大明會典爲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郃陽甯生浤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九。左丘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噲之上、孔安國躋穀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闕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顏噲字子聲。詩噲噲其正、斧鑿聲。

步叔乘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步氏、本郤氏、晉大夫步揚之先、食采於步、因氏焉。後有步招、步毅、仲尼弟子有步叔乘。

步氏、有步叔乘。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步叔乘字子車。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步叔乘、字子車。

紀事類

三國志吳志步騭傳〈裴注〉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事仲尼。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步叔乘。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親。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於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步叔乘、廣韻作少叔乘。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史記作步叔、以形相涉而誤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步叔乘字子車。名乘字車、義相配也。一作少叔乘。

原亢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原亢籍。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原忼，字子籍。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原子亢，字子藉。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原亢，字籍。亢，傲也，抗傲者多陵籍人。

樂欬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樂氏，有樂欬。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樂欬，字子聲。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樂欣，字子聲。

輯評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邽、鄡、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樂子欬，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

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樂欬字子聲。説文、欬逆氣也。氣逆則喉有聲。

廉絜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廉氏、有廉絜。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廉絜字庸。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廉潔、字子庸。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輯評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邽、鄡、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廉絜字庸。今家語作子曹。絜與潔通、廉潔之道貴於有常、故名潔字庸。庸者常也。若作曹、則與名潔不相應矣。略此

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廉絜字庸。絜即潔字。廣韻、庸和也。言廉潔則不爭而平和也。

叔仲會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叔仲會字子期。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叔仲會。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文順風。東巡駐蹕、霈澤儒宮。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瑕丘伯、宋贈

博平侯。鄭康成曰晉人。

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叔仲會字子期。説文、期會也。

顔何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顔何字冉。

輯評類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顔何。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歟子冉、恢張文德。孝悌承風、詩禮是則。千歲丁辰、始開侯國。

紀念類

明史禮志四　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顔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

聖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制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略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

清史稿禮志三〈雍正〉二年、視學釋奠、世宗以祔饗廟庭諸賢、有先罷宜復、或舊闕宜增、與孰應祔祀崇聖祠者、命廷臣考議。略於是復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寧。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縣亶、牧皮、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元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國朝陸隴其。入崇聖祠者一人、宋橫渠張子迪。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史記有、家語無。按秦冉、顏何二子、於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祀、食自詡不舛於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於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於家語、而傅會於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傅會、未免失之偏矣。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並黜孔璇、其說本於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

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顏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乎敬廢之過矣。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何與遐通、周頌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假又通遐登遐亦作登假。路之遐者必冉冉而至、故名何字冉。若作稱、則與名何不相應矣。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顏何字冉。冉冉龜甲也。廣疋、何、問也。漢書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注、何猶問也。名何字冉者、言問卜于龜也。

狄黑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狄黑字晳。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狄黑字晳之。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衛狄子黑、字子晳。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輯評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邽、鄡、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狄黑字晳、今本作哲、誤。今家語字晳之。晳白也、黑反爲白、故名黑、字晳。若晳之、則不可解矣。晳之殆子晳之誤、之與子聲相近、哲與晳形相似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

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顏何字冉。冉龜甲也。廣疋、何問也。漢書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注何猶問也。名何字冉者、言問卜于龜也。

邦巽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邽氏、有邽巽。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邦巽字子斂。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邽選、字子斂。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邽子選、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高堂侯。

輯評類

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二上兩制諸公書　略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

以自得於一世。略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邽鄡、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邽巽展矣子斂、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達者、顯于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裔。

博考類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邽巽、索隱作邦選、文翁圖作國選、國爲邦之諱、邽當作邦明矣。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邦巽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漢人避高祖諱改之。説文、巽、柔巽也、斂、收斂也。故巽懦亦作選懦。名巽字斂者、言巽順而斂集也。作邽選者譌。

校記

①《禮記》的《檀弓上》、《檀弓下》有縣子瑣,與魯穆公問答,不知與成孫弋是否爲一人。孔子弟子有縣成和縣亶,不知與縣子瑣又是何關係。此處存疑。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十九

孔忠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忠。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孔子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城侯。

紀事類

劉向說苑政理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篾。

佚言類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孔篾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篾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

輯評類

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二上兩制諸公書 略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顔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略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孔忠。賢哉先生、聖則夫子。道貴希聖、聞斯行己。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博考類

俞樾賓萌集卷四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謹按家語、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蓋即孟皮之子也。今從祀大成殿東廡、其位在狄墨之下、公西葴之上。説苑載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同仕、孔蔑即孔忠也。其賢固不若子賤、然既爲孔子兄子、則子思之從伯叔父也。子思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揆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顔、路、曾皙、丛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顔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竊謂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樾於咸豐六年奏請以孟皮配享崇聖祠、而未見及此、因著其説、俟後之君子焉。

公西輿如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西輿如字子上。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西輿字子上。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丘伯、宋贈臨朐侯。

輯評類

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二上兩制諸公書　略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略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公西輿如。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度數文德。薦享侯封、永光廟食。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西輿如字子上。輿車前、古人登車有左上右上之儀、故字子上。他本作與如者、係譌字。

公西葴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西葴字子上。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公西葴字子尚。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公西子葴、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輯評類

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二上兩制諸公書　略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略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公西葴魯多學者、服勤游聖。祝嬴惟肖、葴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于徐、用均天慶。

紀念類

閻鳳梧全遼金文郭壽卿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夏邑縣宣聖廟、王宰德彰之所建也。殿堂廊廡、規模雅壯、甲於河南。大成正殿、素王、顏、孟、十哲在焉。東西夾室、伯魚、子思在焉。傍虛兩廊、將圖像六十一賢、二十四先儒於壁。會公受代、所謀遂寢。八年於茲、乏人繼成。明昌四年、士民趙天麟等詣公庭請曰、自揣庸才、得親翰墨、齒於人數者、皆先聖賢佑爾。伏睹縣學孔門高弟之像未完、今欲完之、改畫爲塑、可乎。略　明昌甲寅仲春丁未日經始、距仲夏己口口口口、宛丘侯顓孫師至頓丘侯琴張三口口口、蘭陵伯口口口至昌黎伯韓愈一十二

□□□□□□、金鄉侯濬臺滅明至徐城侯公西蒧三十□、瑕丘伯左丘明至新野伯范寧□十二先儒列坐西廡。

博考類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西蒧字子上。蒧與蒧同、蒧規也、字上者、上書諫也。家語作公西減、字子尚、史記作子晳。

俞樾賓萌集卷四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謹按家語、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蓋即孟皮之子也。今從祀大成殿東廡、其位在狄墨之下、公西蒧之上。

琴牢

傳記類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佚言類

論語子罕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史記孔子世家　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

輯評類

王充論衡自然篇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上、琴牢。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琴牢。反魯之始、從師闕里。不試故

藝、善言攸紀。非義罷弔、崇仁爲美。銘嶽益封、用旌君子。則有之、豈能造人姓名乎。又豈孟堅襲子雍之説乎。

寓言類

莊子則陽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櫌之、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飧。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家語有、史記無。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琴牢字張。廣疋、牢堅也。凡堅牢之物緘縢必固、不能開展、此以相反取義。古今人表有琴牢、近人謂有琴張無琴牢、家語不足信。夫王肅與鄭予達異

陳亢

傳記類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紀事類

禮記檀弓下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佚言類

論語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又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又子張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輯評類

王充論衡知實篇　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温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中、陳亢。

中中、陳子禽。

中下、陳子亢。

應劭風俗通義愆禮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慼。一家之中、諭若異域、下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慼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矣。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由訊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户庭、以此爲高、斯亦婞婞。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兹者乎。

顔之推顔氏家訓教子篇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辭、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陳亢。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賓、德以位序。運屬封巒、爵崇介土。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陳陳子亢、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南頓侯。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

毛奇齡西河集卷十九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前論陳子禽集註謂陳亢孔子弟子、或曰子貢弟子。其或曰一說無據。王草堂作集註補、直謂二千餘年並無言陳子禽在端木門者、此朱子臆說也。時閩中張孝廉在坐、便云朱子未必是造說、特引據稍鹵莽耳。予曰何曰。嘗考註疏、引鄭康成註、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朱子纔一見去、恰似陳亢也子貢弟子七字連屬、而遺却姓端木名賜五字、故如此。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陳亢字子禽。舍人尒疋注、亢鳥高飛也。樊光云、亢星鳥也。說文、吭鳥嚨也。亢與吭同。

縣亶

傳記類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縣亶、字子象。

紀事類

清史稿禮志三　〈雍正〉二年、視學釋奠、世宗以祔饗廟庭諸賢有先罷宜復、或舊闕宜增、與孰應祔祀崇聖祠者、命廷臣考議。略復議上。略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縣亶、牧皮、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元金履祥、許謙、陳澔、明羅欽順、蔡清、國朝陸隴其。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七孔子門人考　縣亶父、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子象。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按子象爲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鄡單字子家、鄡單當作鄡亶。亶、信也、見釋詁。信必先於家、故名亶字家。家語作子象、則亦不相應矣。索隱作鄡豐、廣韻注作鄡亶父、皆誤。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出土文獻

郭店楚墓竹簡魯穆公問子思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向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恒稱其君之惡者、未之有也。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恒〔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爲〕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①。

校記

①《禮記·檀弓上》、《檀弓下》有縣子瑣，與魯穆公問答，不知與成孫弋是否爲一人。孔子弟子有縣成和縣亶，不知與縣子瑣又是何關係。此處存疑。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六十

孟懿子

傳記類

陳氏世本王侯大夫譜　孟懿子、南宮敬叔、皆孟僖子之子。

秦氏世本大夫譜　魯昭公二十五年、季孫意如、叔孫婼十月卒、仲孫何忌、叔詣。略魯定公十四年、仲孫何忌八月卒。

又傳　桓公生共仲慶父、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惠叔難、穀生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孺子秩、孝伯羯、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何忌、何忌生武伯彘、彘生敬子捷。

又謚法　魯孟孫説謚懿子。

張氏世本王侯大夫譜　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

茆氏世本卿大夫　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

紀事類

論語爲政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左傳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又昭公二十五年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

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刧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

又昭公二十七年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又昭公三十二年　〈經〉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又定公元年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又定公三年　〈經〉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又定公六年　〈經〉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

又定公七年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又定公八年　〈經〉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

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又定公十年　〈經〉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又定公十二年　〈經〉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經〉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又哀公元年　〈經〉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又哀公二年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又哀公三年　〈經〉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又哀公六年　〈經〉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又哀公七年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

又哀公八年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

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又哀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

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顔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鋭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又哀公十四年〈經〉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史記魯周公世家　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

又孔子世家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

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王充論衡問孔篇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孔子家語相魯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又正論解　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

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十　春秋左傳哀公十年（七

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佚言類

孔子家語顏回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又冠頌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冠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以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多。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畢、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

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不亡本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已。

孔鮒孔叢子論書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乎。

輯評類

春秋公羊傳定公六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王充論衡問孔篇　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説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

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敕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上、孟懿子。

葛勝仲丹陽集卷七論孝論　分之所賦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孔子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列爲五等、著之於經。此所謂分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也。若夫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自論語觀之、可得而言矣。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在人雖爲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然擴充於心、効見於事、豈能無辨。是故賢人之孝則異衆人矣、聖人之孝則異賢人矣。承顏順志而禮無違、於事死、孟懿子未必能知此也。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動、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言、疾病之外不當貽親之憂、孟武伯未必能知此也。盡敬孝之道而不以養口體爲貴、子游未必能知此也。盡愛孝之道而不以有酒食爲先、子夏未必能知此也。有父兄在、聞不可遽行、子路未必能知此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樊遲未必能戒此也。是數子者、性之所造尚淺、故猶待聖人諄諄以誨之。若夫賢人之孝、則進乎此矣。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孟懿子問孝章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孟氏魯之世卿也、觀其所以事君、則其所以事親者必多違於禮矣。且懿子之父僖子病不知禮、死屬二子於仲尼、使學禮焉。今而告之以禮、亦所以慰其親之志也夫。略懿子問孝、子告之以無違、亦欲其反復叩己而盡其說、而懿子

不能也。若瀆告之、則非待問之體。若不言之、則懼聞者之不察其旨也、故退而告樊遲。樊遲之爲人、其性亦魯、其問仁智、子告以愛人知人而不達、申告之以舉直錯枉、亦不曉其所謂、蓋其不敏如此。故孔子以對懿子者告之、蓋欲發其問、因以祛其惑也。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仲孫子何忌、僖子貜之子也、卒謚懿子。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有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仲孫子說、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毛奇齡西河集卷十九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若謂前人名氏原有成註、雖鹵莽、不當有悞、則約略計之、亦殊有不可解者。如（略）南宮敬叔是孟懿子之弟、故稱叔、不是懿子之兄。

出土文獻

竹簡論語爲政　……告之曰、孟孫……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六十一

南宮敬叔

傳記類

王氏世本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　仲叔貜生南宮縚。

孫氏世本王侯大夫譜　仲孫貜生南宮縚。敬叔、桓公七世孫。

陳氏世本王侯大夫譜　孟懿子、南宮敬叔、皆孟僖子之子。仲孫貜生南宮縚。敬叔、桓公七世孫。

秦氏世本氏姓篇　南宮氏、孟僖子生閱、號南宮敬叔、生路、路生會、會生度、爲南宮氏。

張氏世本王侯大夫譜　仲孫貜生南宮縚。敬叔、桓公七世孫。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

雷氏世本卿大夫　仲孫貜生南宮縚。

茆氏世本卿大夫　仲孫貜生南宮縚。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敬叔、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六世孫。魯孟僖子生閱、號南宮敬叔。叔生路、路生會、會生度、爲南宮氏。

紀事類

左傳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又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

國語魯語下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劉向列女傳魯季敬姜　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孔子家語觀周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藏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于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又正論解　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

輯評類

禮記檀弓上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

劉向說苑雜言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上、南宮敬叔。

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又曲禮子貢問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傳奇類

左傳昭公十一年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仲孫子說、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按世本、仲生貜、生南宮縚。孔安國以南宮适即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

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說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於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問樂于萇弘、歷郊射之所、攷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閱、不無可議焉。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

毛奇齡西河集卷十九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若謂前人名氏原有成註、雖鹵莽、不當有悞、則約略計之、亦殊有不可解者。如（略）南宮敬叔是孟懿子之弟、故稱叔、不是懿子之兄。南容是南宮适、即南宮縚、不是仲孫閱、南宮敬叔。是即人名一項、各有明據、然亦鹵莽多誤如此、真不可解。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左邱明作左傳論

春秋正義引陳沈文阿云、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觀周篇者、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信為周時孔氏之書、在藝文志者、非今人所傳王肅本。今左傳止言南宮

敬叔。邱明不自敍者、己事無庸記。春秋魯史、必觀周書者、古記以爲百二十國寶書、亦曰百國春秋。今左傳記事多出魯春秋外、觀書周史、共爲表裏、事理昭然。

牧皮

輯評類

孟子盡心下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牧子皮、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按孟子與琴張、曾晳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琴張

紀事類

左傳昭公二十年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輯評類

孟子盡心下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寓言類

莊子大宗師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紀念類

閻鳳梧全遼金文郭壽卿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夏邑縣宣聖廟、王宰德彰之所建也。殿堂廊廡、規模雅壯、甲於河南。大成正殿、素王、顏、孟十哲在焉。東西夾室、伯魚、子思在焉。傍虛兩廊、將圖像六十一賢、二十四先儒於壁。會公受代、所謀遂寢。八年於茲、乏人繼成。明昌四年、士民趙天麟等詣公庭請曰、自揣庸才、得親翰墨、齒於人數者、皆先聖賢佑爾。伏睹縣學孔門高弟之像未完、今欲完之、改畫爲塑、可乎。略明昌甲寅仲春丁未日經始、距仲夏己□□□□、宛丘侯顓孫師至頓丘侯琴張三□□□、蘭陵伯□□至昌黎伯韓愈一十二□□□□□□、金鄉侯澹臺滅明至徐城侯公西蒧三十□、瑕丘伯左丘明至新野伯范寧□十二先儒、列坐西廡。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牧子皮、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常季

寓言類

莊子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常子季、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顏濁鄒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顏氏、有顏庚、顏晉。

紀事類

左傳哀公二十三年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又哀公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

晏嬰晏子春秋外篇上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韓詩外傳卷九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顔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絶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

劉向說苑正諫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顔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不樂治國、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顔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内矣。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佚言類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尸子卷下　田成子問勇、顏歜聚之答也不敬、田子之僕撫劍曰、更言則生、不更則死。歜聚曰、以死爲有智、今吾生是也。是吾所以懼汝、而反以懼我。

輯評類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阸、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韓非子十過　奚謂離内遠游。昔者田成子游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游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内遠游、則危身之道也。

呂氏春秋尊師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

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劉安淮南子氾論訓　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略

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劉向說苑至公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睢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尸子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使紅女繰之、爲美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蠒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

使賢者教子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顔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中顔讎由。中中顔燭雛。

孔鮒孔叢子記義　顔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後漢書郭太傳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顔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顔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顔之推顔氏家訓誡兵篇　顔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顔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略齊有顔涿聚、趙有顔冣、漢末有顔良、宋有顔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

劉勰劉子妄瑕　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衡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販之豎、蕭曹斗筲之吏、英布刑墨之隸、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才也。張景陽、鄆中之大姦也、而威諸侯。顔濁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畧得也。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齊大夫顏子涿聚。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六十二

鞠語

輯評類

晏嬰晏子春秋外篇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于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鞠子語。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孺悲

紀事類

論語陽貨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禮記雜記下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輯評類

劉向説苑指武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顔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悦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孺子悲。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記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

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則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於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又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孺悲實傳經之一人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於焉孔氏家語、司馬遷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邦鄒、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且夫互鄉闕黨之童子未嘗無誨、何獨悲之學禮、以君命臨之、反絕之已甚乎。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悲一學禮、而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且既授之禮、則爲弟子。禮六藝之一、悲身通之學者、毋徒泥論語之文、謂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雜記論之、而悲當配食于孔子之廡可信已。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公皙哀字季次、淮南子作季襄、家語哀作克、皆譌。古人名字不嫌不祥、或其在甚次所生、故名字生焉。此如公牛哀之名哀、孺悲之名悲矣。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一與金岱峰論祀孺悲書

臨安久無尊經閣、吾兄既重建應奎樓、又倡議創造、克觀厥成、欲用謝山全氏之議祀傳經先儒、甚盛舉也。謝山之議詳美矣、然尚有未安者。尊經閣之祀、雖較兩廡有閒、然非私家建置、不敢執一人之說遂定祀典也。已承命商之衎石家兄、俟其答書、即當奉達。兄欲祀孺悲、其議發於竹垞翁、謂

論語記孺悲欲見、而孔子辭以疾、後人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遂以親受禮於孔子之儒不得與配食之列。是說也、泰吉竊有疑焉、敢陳左右。悲之欲見而辭疾、不知孔子之意何居。皇侃論語疏謂欲見孔子爲召孔子、不知其言所受。朱子謂學禮時得罪。竹垞翁則謂始雖辭疾、終授以禮。皆爲揣測之辭。當日情事、究未知其何若。孺悲果能發其蒙而崇道歸聖、若李充之論乎。抑終無自新之塗、遂挫之而絕之乎。然悲之宜祀不宜祀、亦不在夫子之終絕與不終絕也。尊經之祀、意在傳經。果爲禮家一大師、則雖若後儒之實有疵纇、猶將置其生平之議、錄其傳經之功。況孺悲者、末由知夫子不見之故、則其人之賢否未可知。因疑似之文、蔽經師之罪、敢乎哉。蓋嘗繹雜記之文、而知悲學禮之功固不可沒。若遂許爲孔門傳禮之儒、則推崇之過矣。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然則、悲特受命於哀公而來爾。哀公屢問禮於夫子、戴記所傳大昏等篇、皆由哀公發之。使悲來學、又得傳士喪禮、則傳禮之功當歸諸哀公、悲特銜命之使人。如朝錯因孝文之詔往受伏生尚書、而世傳尚書學者、不聞朝氏得比於歐陽大小夏侯也。鄭君釋士喪禮於是乎書之文、謂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更書而存之。疏家無箋釋注義。竊謂鄭君之意、亦不過謂國人見哀公之好禮、轉相效慕、乃即孺悲所受教者書而存之、而未嘗必謂孺悲爲傳禮之師也。況士喪禮具載儀禮、自來言禮家傳授源流者皆不及、孺悲未可與受易之商子木並、不過一時承命而來、則亦不得與學禮之仲孫氏同居弟子之列也。而遂以冠尊經之祀、竊以爲未安矣。竹垞翁謂明人議黜崇祀諸儒爲天姿刻薄、泰吉豈敢犯此不韙之名。因兄高議、遂發狂言。望與筱園商之、並賜裁答。餘詳別紙、不盡。丁酉

五月二十六日、泰吉頓首。

岱峰言、賈氏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似於當時情事爲得其實。頃讀潛研堂答問、亦用賈氏説。七月十三日記。

序點

紀事類

禮記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厪有存者。

孔子家語觀鄉射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酌、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也。

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公罔子之裘、序子點。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沈家本枕碧樓偶存稿卷一駁姜懷哲孔廟增祀姬蘭公罔之裘序點議　孔廟從祀弟子、姜懷哲欲增姬蘭、公罔之裘、序點、孔璇四人。以余考之、孔璇應從祀、其三人不應從祀。（略）若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見於射義、然舊說無以此二人爲孔子弟子者。姜氏據今本家語有云、射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之文、遂云孔子謂弟子常曰二三子、使非弟子、孔子何以使其揚觶而語哉。不知矍相之役、藍田呂氏疑不出聖人、謂其拒人太甚也。（衛氏禮記集說引。）即聖人實有其事、必鄉飲酒之禮、（古人無無事而聚射者。）孔子與焉。鄉之人皆聽命于孔子、其時在事者皆鄉人、詎必皆孔子弟子哉。公罔之裘、序點當是鄉人之秀出者、故孔子使與子路先後揚觶、而必謂是孔子弟子、別無佐證、未免附會。此二人者亦不當從祀者也。竊謂從祀盛典、不容以模糊影響之人廁其間。懷

哲集中持論好獨抒己見而不究其實、即如此議、
亦不得不爲之別白者也。

賓牟賈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賓牟氏、魯有賓牟賈。

紀事類

宋書樂志一　於是公卿奏曰、略樂志曰、鐘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以獻酬酳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

佚言類

禮記樂記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后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子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馳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以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史記樂書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衆也。永嘆之、淫液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如

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陜、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振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孔子家語辯樂解 周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何也。對曰、病疾不得其衆。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某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于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國。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久立于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之奪以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釁之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命之曰鞬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左射以狸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脱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輯評類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上、賓牟賈。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賓牟子賈、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賓牟賈、按樂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

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公罔之裘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公罔氏、魯同姓、其後有公罔之裘。

紀事類

禮記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孔子家語觀鄉射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酌、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其養

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公罔子之裘、序子點。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沈家本枕碧樓偶存稿卷一駁姜懷哲孔廟增祀姬蘭公罔之裘序點議　孔廟從祀弟子、姜懷哲欲增姬蘭、公罔之裘、序點、孔璇四人。以余考之、孔璇應從祀、其三人不應從祀。略若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見於射義。然舊說無以此二人爲孔子弟子者。姜氏據今本家語有云、射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之文、遂云孔子謂弟子常曰二三子、使非弟子、孔子何以使其揚觶而語哉。不知矍相之役、藍田呂氏疑不出聖人、謂其拒人太甚也。衛氏禮記集說引。即聖人實有其事、必鄉飲酒之禮、古人無無事而聚射者。孔子與焉、鄉之人皆聽命于孔子、其時在事者皆鄉人、詎必皆孔子弟子哉。公罔之裘、序點當是鄉人之秀出者、故孔子使與子路先後揚觶而必謂是孔子弟子、別無佐證、未免附會。此二人者亦不當從祀者也。

竊謂從祀盛典，不容以模糊影響之人厠其間。懷哲集中持論好獨抒己見，而不究其實，即如此議，亦不得不爲之别白者也。

廉瑀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廉子瑀，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六十三

林放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林氏、林放之後。

紀事類

論語八佾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紀念類

清史稿禮志三　〈雍正〉二年、視學釋奠、世宗以祔饗廟庭諸賢有先罷宜復或舊闕宜增與孰應祔祀崇聖祠者、命廷臣考議。略復議上。於是復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寧。

輯評類

論語八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王充論衡感類篇　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製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己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中、林放。

後漢書祭祀志上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

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舊唐書禮儀志七　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諸議多不討其本源、所非議者、大凡隻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略臣請據經義以明之。略所云喪也寧戚者、孔子答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爲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毀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此論臨喪哀毀之容、豈比於同宗異姓之服。

新唐書林藴傳　藴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藴折之曰、崔杼弒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俛首不能對。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孟懿子問孝章　論語者、師弟子問答之書也。弟子之問及於此、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以爲先焉。然有能問者、有不能問者。林放問禮之本、曰大哉問。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此問得其道者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林放。子丘明哲、道洽素風。問理之本、爲儒所宗。東嶽稱美、長山表封。云亭告畢、慶澤薦隆。

紀念類

明史禮志四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略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

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顔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聖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制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略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玄、服虔、范寧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

張金吾金文最卷七八張令臣保德州重建廟學碑　保德初號定羌軍、宋平河東、置以控夏人、景德二年改今名。本朝開創、因其故、歷五十餘祀、升爲州、自建城堞、即爲邊戍。略大定庚寅、高公懷貞知軍事、卜吉於兹。前門旁廡與殿四合、内殿復爲函丈之室、宣聖十哲像設於室間、以孟子居顔氏之次、其餘高弟與先儒圖形殿壁。明昌甲寅歲、王公嘉言作州刺史、又起講堂於殿之陰、泮宮之制寢以備矣。泰和改元冬、予守是郡、二月上丁致齋、見其規矩狹隘、殊失尊嚴、且敝壞不修、後將滋甚。欲申請於有司、慮拘文循例、所請不能過數萬、未有以處之、奈何。學正王用傑與諸生進而言曰、略於是即日興作、先治殿宇、改棟梁、遷柱礎、非務侈前、適求中度。次治兩廡、則補而葺之、塗而鮮之。時幾秋仲、亟遷聖像、完其缺略、正冕服之不中制者。又立曾子像而升於殿、自顓孫子張至劉向、繪於左廡。自林放至范寧、繪於右廡、從學令也。荀、楊、王、

韓、未有別室、亦分而繪之。凡九十有六人。

博考類

歸有光震川集卷五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略）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髣髴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出土文獻

儒家者言二十六　〔林放問禮〕①

子服景伯

傳記類

王氏世本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　桓公生慶父、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孫氏世本王侯大夫譜　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陳氏世本王侯大夫譜　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秦氏世本氏姓篇　子服氏、獻子蔑生孝伯它、孝伯生惠伯椒、惠伯生昭伯回、昭伯生景伯何。

又謚法　魯子服何謚景伯。

張氏世本王侯大夫譜　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雷氏世本卿大夫　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茆氏世本卿大夫　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繚其如命何。

佚言類

論語憲問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左傳哀公七年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劉向說苑正諫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芈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大、

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紀事類

論語子張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左傳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

又哀公七年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相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

又哀公八年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

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又哀公十二年　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

又哀公十三年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

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又哀公十五年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國語魯語下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

而能恭道、將何爲。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爲介、齊歸我侵地。

又魯周公世家　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

王充論衡治期篇　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輯評類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中、子服景伯。

孔子家語辨物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博考類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二史論孔子弟子傳

竊嘗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而凡爲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

以門人弟子服勤夫子之敎、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哉。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太史公泛録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爲愬、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録、以子服景伯在七十七子之間。

惠叔蘭

傳記類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紀事類

墨子非儒下　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異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

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某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

佚言類

荀子法行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櫽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尚書大傳略說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櫽栝之家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劉向說苑雜言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輯評類

漢書古今人表　中中、南郭惠子。

紀念類

禮記檀弓上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衛司寇惠叔蘭。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據此疑即蘭也。

沈家本枕碧樓偶存稿卷一駁姜懷哲孔廟增祀姬蘭公罔之裘序點議　孔廟從祀弟子、姜懷哲欲增姬蘭、公罔之裘、序點、孔璇四人。以余考之、孔璇應從祀、其三人不應從祀。略若姬蘭者、檀弓所謂司寇惠子也。鄭注、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正義曰、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爲司寇氏。是蘭爲公子郢之子。春秋通例、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賜氏、遂以氏稱。然則蘭當稱公孫蘭。蘭之兄彌牟、左氏亦稱公孫彌牟也。春秋時、姬姓諸國、其子孫從無以姬姓連稱者、稱曰姬蘭、當時罕見。至蘭之從學與否、他無明文。惟今本家語有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孔子之語。然曰將軍之子、與檀弓稱蘭爲文子弟者相牴牾。況彌牟實逐君之亂臣、蘭又欲廢適立庶、烏知禮義。安足齒于聖人之門。不得因公子郢之賢、並蘭而進之也。此不當從祀者也。

孔璇

傳記類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

孔子璇。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並黜孔璇、其說本於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顏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沈家本枕碧樓偶存稿卷一駁姜懷哲孔廟增祀姬蘭公罔之裘序點議　孔廟從祀弟子、姜懷哲欲增姬蘭、公罔之裘、序點、孔璇四人。以余考之、孔璇應從祀、其三人不應從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叔仲會字子期。索隱云、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放之。其文與今本家語雖詳略不同、然確是王肅原本。叔仲會既在從祀之列、孔璇何獨見遺。豈得以文翁石室圖無孔璇、而遂擯諸宮牆之外。此當從祀者也。

校記

①《論語・八佾》有「林放問禮之本」，簡文重復。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六十四

左丘明

傳記類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丘氏，魯左丘明之後。齊太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爲氏，世居扶風。漢末，丘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

佚言類

酈道元水經注卷四　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漢書地理志曰：舊京兆郡之屬縣也。左丘明國語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

又卷二十八　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韋昭以爲章華亦地名也。

舊唐書傅仁均傳　仁均對曰：宋代祖沖之久立差術，至於隋代張胄玄等，因而修之，雖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達宿度之差移，未曉黄道之遷改，乃執南斗爲冬至之恒星，東井爲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難，豈爲通理？夫太陽行於宿度，如郵傳之過逆旅，宿度每歲既差，黄道隨而變易，豈得以膠柱之説而爲斡運之難乎？略左丘明云：不書朔，官失之也。明聖人之教不論於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後，去聖久遠，曆術差違，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太史令錢樂之、散騎侍郎皮延宗所抑止。孝通今語，乃是延宗舊辭。承天既非甄明，故有當時之屈。今略陳梗概，申以明之。

新唐書柳沖傳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

爲氏、以謚爲族。

輯評類

論語公冶長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略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又太史公自序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王充論衡書虛篇　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姦。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訃。世聞内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

又說日篇　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霣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霣、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霣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

又案書篇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

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中仁人、左丘明。

又藝文志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略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略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又劉歆傳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

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絶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略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公、趙公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又司馬遷傳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籑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

王符潛夫論叙録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闒茸而不才、先器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效其勛、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叙先賢、三十六篇、以繼前訓。左丘明五經、先聖遺業、莫大教訓。

張揖古微書論語摘輔象　仲尼爲素王、顔淵爲司徒、子貢爲司空、又左丘明爲素臣。

三國志魏志文帝紀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略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歛、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

又魏志裴潛傳〈裴注〉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略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

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又蜀志孟光傳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鋭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

又吳志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後漢書范升傳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

又陳元傳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

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脱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又班彪傳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略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又第五鍾離宋寒列傳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宋書禮志一　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録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爲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説、此乃義則争戰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

又顧覬之傳　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

釋僧祐弘明集宗炳答何衡陽書　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龖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説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

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瞻玗琪之樹、歃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黄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也。

又王僧恕與王公朝貴書答　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爲籌、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彌有多據。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　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

又頌讚　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韠、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諜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

又史傳　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贊曰、史肇軒黄、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蕭統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又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略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或脱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兹、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

又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

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由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説、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此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説、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説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製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

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製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製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魏書清河王懌傳　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割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略懌因侍宴酒酣、略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略世宗笑而不應。

又宗欽傳　詩曰、略遠思古賢、內尋諸己。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

又高祐傳　高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

略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

又李彪傳　彪乃表曰、略是以唐典篆欽明之册、虞書銘慎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録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汚者矣。

彪乃表曰、略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

又江式傳　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略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又靈徵志八上　春秋震夷伯之廟、左丘明謂展氏有隱慝焉。劉向以爲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也。

顔之推顔氏家訓書證篇　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略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略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晉書杜預傳　預略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贊。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

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又荀崧傳　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于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

又范汪傳　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北史江式傳　臣聞伏犧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籒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新唐書啖助傳　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略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

呂祖謙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五黄晞祭左丘明文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鍾材特殊。胸羅萬象、器函八隅。堯形舜骨、禹步湯趨。巍巍左丘、千古德孤。周孱魯惸、玉石混淪。何王何侯、何主何奴。鬼哭朝陽、狐巢國都。丁艱憒辰、閉目涕裾。捉筒磨鉛、中杼踟蹰仲尼經之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電熠霞鋪、浮忠暴孝、竄姦磔諛。弗官而賞、弗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鱗如燦如。後俗荒醉、履捷迷途。跬步咫尺、荊棘扶疏。鄒夾公穀、不式不謨。侵官盜位、犯禁罹辜。指白爲赤、驚聾駭愚。太陽無色、殘燈有餘。惟聖作古、降聖異區。四子於是、折言厚誣。仲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本書。子駿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橫流展圖。大年倐臻、平原罔虞。凜然千祀、清風襲予。時移事遠、迷終反初。陸淳啖趙、信吠空虛。黄踵成習、夸紫亂朱。方孩躑躅、作氣跦跦。骨幹葱弱、吻齦乳濡。張脣哆齒、哃嗃囁嚅。狂聖姝厲、齊鑣並驅。蚓口蟬腹、性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銖。孰先而師、孰後而徒。更唱迭和、蠅喧蠓吁。噫嘻嗚呼。有梟者子、食母含腴。有梟之士、爲儒賊儒。古人有法、碪爾之軀。

少宰司寇、木偶屍蛆。柝劍尺鐵、土蝕階除。旁徨觀者、血迸睛枯。歲次庚寅、假道曹墟。秀領參天、苦霧冥紓。瘖寐晷刻、肹蠁冥符。驚醒感嗟、肅齋造祠。酌水投文、噫嘻嗚呼。

王惲秋澗集卷六十六二十四大儒贊左丘明

麟經垂憲、百王是徵。素臣筆傳、日星益明。文開史統、世咀華英。儷景同翻、永播休聲。

歸有光震川别集卷十高郵湖爲斷纜所掣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虚驚。天留雙眼非無意、應爲丘明史未成。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廷臣分撰先儒贊　左丘明。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嚴可均全晋文卷六十九夏侯湛左丘明讚　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意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初學記卷十七）

又卷七十七摯虞左丘明讚　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徽猷。闡明王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初學記卷十七）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輯子夏易傳序　夫絳衣簪筆而拜辰、孝經授之曾氏。赤氣覆麟而蒙耳、春秋傳於丘明。可知束脩薦蹲龍、謦欬接含籜、乃得提奥義、受微言、有造刱之真、無傳譌之獘。然則序詩闡論於四始、讀書與問夫七觀、復以銀手如斷之才、獲孶鐵鏑屢摧之旨、飛聲文學、亶其然乎。或者謂理欠淵懿、閒摭盲左之文、字多缺殘、又約王弼之注。不知九師最近、僅留飛遯片詞。三墳無多、不過老生常語。況陳編既閲、夫年代精定、蝕於蟲魚。若其闇合丘明、兼通嗣輔、殆今之準古、亦後之襲前。

紀念類

舊唐書太宗本紀下　〈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

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命配享宣尼廟堂。丁丑、皇太子於國學釋菜。

又鄭肅傳　鄭肅、滎陽人。祖烈、父閱、世儒家。肅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歷佐使府。太和初入朝、爲尚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長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以下必就肅決之。

又儒學列傳上　〈貞觀〉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其尊重儒道如此。

新唐書禮樂志五　〈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皆以配享。

又儒學列傳上　〈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

宋史真宗本紀二　〈大中祥符二年〉秋七月略戊寅、詔孔子廟配享魯史左丘明等十九人加封爵。

金史李汾傳　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中、用薦爲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録、纂述即定、以藁授書寫、書寫録潔本呈翰長。汾

既爲之、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爲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

明史禮志四〈嘉靖九年〉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

崇禎十五年、以左丘明親授經於聖人、改稱先賢。並改宋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然僅國學更置之、闕里廟廷及天下學宫未遑頒行也。

董誥全唐文卷八太宗左邱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詔　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冑。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

閻鳳梧全遼金文郭壽卿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夏邑縣宣聖廟、王宰德彰之所建也。殿堂廊廡、規模雅壯、甲於河南。大成正殿、素王、顏、孟、十哲在焉。東西夾室、伯魚、子思在焉。傍廡兩廊、將圖像六十一賢、二十四先儒於壁。會公受代、所謀遂寢。八年於兹、乏人繼成。明昌四年、士民趙天麟等詣公庭請曰：自揣庸才、得親翰墨、齒於人數者、皆先聖賢佑爾。伏睹縣學孔門高弟之像未完、今欲完之、改畫爲塑、可乎。略明昌甲寅仲春丁未日經始、距仲夏己□□□□、宛丘侯顓孫師、至頓丘侯琴張、三□□□、蘭陵伯□□、至昌黎伯韓愈一十二□□

□□□□、金鄉侯澹臺滅明至徐城侯公西蔵三十□瑕丘伯左丘明至新野伯范寧□十二先儒、列坐西廡。

博考類

王充論衡明雩篇　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丘明、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

又正說篇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略 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十　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爲大也。蓋丘明親承聖旨、録爲實証矣。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五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予時爲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同、以大明會典爲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郃陽甯生浤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九。左丘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噲之上、孔安國躋穀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闕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顔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並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

卒。孔子既卒、周氏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毛奇齡西河集卷十九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若謂前人名氏原有成註、雖鹵莽不當有悞、則約略計之、亦殊有不可解者。如略左丘明是魯太史、不是古之聞人、略是即人名一項各有明據、然亦鹵莽多誤如此、真不可解。

桂馥晚學集卷二宰予與田常作亂辨　馥案、此非太史公之私言、蓋沿襲舊說而無所裁擇也。以爲闞止者、本之左氏。以爲宰予者、本之呂氏也。略小司馬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翬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是則不易之論也矣。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左邱明作左傳論　古人毀左傳者有矣、謂左傳非邱明作者、則自唐以後。謹案、孔子稱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我亦恥之。漢書楚元王傳言、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乃漢廷校中秘書、盡見古籍者論左傳之言。春秋正義引陳沈文阿云、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觀周篇者、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信爲周時孔氏之書在藝文志者、非今人所傳王肅本。今左傳止言南宮敬叔、邱明不自敍者、己事無庸記。春秋魯史、必觀周書者、古記以爲百二十國寶書、亦曰百國春秋。今左傳記事多出魯春秋外、觀書周史、共爲表裏、事理昭然。左傳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書矣。正義引劉向別録云、左邱明授曾申、則邱明卒在孔子後。邱明小於孔子、或數歲、或亦不小。漢書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太史、則邱明自有世官、不能居孔氏之門而續經至孔子卒、非所敬愛。誰能若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

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云、邱明作左氏傳、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故以授曾申及吳起、皆所謂共爲表裏者。太平御覽學部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斯善論矣。自唐啖助、趙匡、陸淳以私心測聖、反謂論語左邱明如老彭伯夷之屬、爲古之聞人、或以文論之、謂左氏浮夸。後人因疑左傳至悼四年國語事遠出孔子後、疑邱明之年。不悟傳書坿益、古多有之。邱明可續經、曾申吳起何不可續傳。又謂邱明惡巧言、必不作左傳。又言爲經作傳、何得不在弟子之列。不知盛德傳經、不當誣以巧言。史策有巧言、豈得使邱明改佞爲忠、飾狂作聖。邱明既有世職、何當廢君臣之義、棄祖父之官、假館孔氏、從之出遊。世之儒者讀經傳尚不明其趣、柰何昌言竄改史冊及不忠孝之事、以追教古大賢也。

又卷七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漢史游急就章有邱則剛、左地餘、采自緯書。是古有邱、左兩姓、或合左邱爲複姓、始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不足據也。廣韻十八尤邱注引風俗通云、魯左邱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爲氏、世居扶風。邱俊、王莽時持節江淮、不仕、避居吳興。急就邱則剛、宋王應麟補注及自注姓氏急就引同。是邱氏二派、一出太公、一出邱明。邱明子孫爲邱姓、義最古無疑。邱明傳春秋、而曰左氏傳者、以爲左史官言之、如司馬遷書今名史記也。春秋傳、公羊穀梁題姓者、毛詩韓詩之比。左傳不題姓者、齊詩魯詩之比。經義考言、左邱傳單稱左、疑孔門避諱。殊不然

矣。難者曰、史記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複姓無疑。此則春秋時周公爲宰、題宰周公、不必是姓宰周、司馬遷後稱史遷、不必姓史。又複姓古有左人、左師、左行、左史、邱則廣韻四十四、複姓獨無左邱。鄧名世忽謂論語左邱明姓左、作左傳者姓左邱、以其時賣卜者有左邱怪姓、又以一左姓御史言、遂造此怪論、誣鬼神也。難者曰、元和姓纂左字注内稱臨淄有左邱明後、引晉左思等爲證、是在山東者姓左、不姓邱。廣韻邱字注内稱、左邱明之後有河南吳興二望、是其族唐前已徙他郡、不在山東。案、廣韻三十三哿左注云、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不言左邱明。唐顔師古注急就左地餘云、魯太史後、遂爲姓。非臨淄。晉書左思傳云、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氏焉。思家世儒學云云。不言祖是邱明後人、何得妄改史傳、誣左氏爲邱明後。廣韻邱云、出河南吳興二望。吳興是扶風所徙、廣韻引風俗通已言之、河南之邱、魏書官氏志明著胡周長孫、奚伊、邱、亥七族之始。廣韻亦以河南邱爲元魏邱敦氏所改、姓纂亦著爲拓跋後、姓氏書亦言魏臨淮王豆真後爲拓跋裔、又著扶風一望、均不言是邱明子孫外徙也。齊魯邱少達者、故門望不著。門第書可證有不可證無。宋吳曾能改齋漫録云、得吳興邱遲碑、言遲邱明後、則邱明子孫亦有外徙者。特不可謂廣韻中有此說。然以此見左思家世儒學、不言爲左邱明後、邱遲家世儒學自言是邱明後、則唐以後言左言左邱者亦可愧矣。

又卷九左邱明墓考　肥城、東平、嶧、曹皆言有先賢左邱明墓、方志多岐、何以核其實也。肥城本漢地里志泰山郡縣、東漢省入盧。其東平國富城蓋分其地。北魏則肥城地俱入富城。孝昌三年、始復置肥城。唐省之、半入平陰、半入乾封。元史地里志

東平路平陰云、至元十二年、以縣之辛鎮寨、孝德等四鄉分析他屬。明年改寨爲肥城。肥城有元抹罕遺愛碑云、至元十二年、割平陰之沙溝等五鎮、孝德四鄉復置肥城縣。時案圖記、平陰縣東南三舍有古肥城、得之牛山南、因址建城。元史地里志濟寧路肥城云、至元十二年、以平陰辛鎮寨東北十五里古城改設、今縣是也。水經汶水注云、泌水西南流、逕肥城縣故城南。泌即今城南肥水、今縣城即漢城、元人蓋據水經知之。水經注又云、泌水自肥城故城又西南、過富城。則魏富城治在今治西南。魏富城本漢肥城地。魏書地形志東平郡富城注云、有富平城、卞城、武強城左邱明冢。魏富城爲今肥城、邱明冢見古籍者以魏書爲始。冢在肥城、佳證一矣。通志建置志云、魏孝昌三年置肥城。古蹟志云、後周置肥城。建置、古蹟並云唐省入乾封、此則疎也。富城地、唐時東北入乾封、西南入平陰。水經濟水注引京相璠云、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南去防門三里。太平寰宇記長清縣云、盧城在縣南五十里。今長清治遷於宋治東北十里、則京相璠所言盧城當在今長清治南六十里。水經釋地云、盧城在今長清南十五里。是不知徙治、又倒讀寰宇記。平陰縣志云、盧故城在縣東北七十里長清境内、其迤西南十里、正今肥城西北境内、爲唐平陰治。唐元和郡縣志平陰縣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南五十五里。應在今縣西南地。佳證二矣。通志建置志云、唐省入乾封、宋省入平陰、此又疎也。宋乾封改奉符、不得云省。其肥城之南地在平陰、則仍唐舊。太平寰宇記云、鄆州平陰縣、本漢肥城。謂其治爲肥城地。又云、隋開皇時置榆山縣、大業二年移於今里、改名平陰。則宋平陰治始隋大業時、一與唐同。又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南五十五里。亦與元和志合。佳證三矣。明天順

一統志二十二濟南府陵墓云、左邱明墓在肥城西南二十五里、蓋五十五誤刊字。要肥城志云、縣西南五十五里肥河鄉都君莊有左邱明墓。都君莊者、通志云、舜居此成都處。鄒平成君啓洸至衡魚、得元正覺寺碑讀之、文作都軍、蓋古屯練處。今莊名衡魚、肥水亦曰衡水也。邱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審矣。東平州志則疑左墓在其境內、不悟魏東平地大非今州地也。太平寰宇記沂州永縣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北七十里、與鄆州平陰墓並列。宋丞縣東北地當在今嶧縣。元于欽齊乘云、左邱明墓在嶧州東北七十里。又云、平陰復言有左邱明墓。意右嶧墓、而宋以前無徵。明一統志二十三兗州府陵墓云、左邱明王父墓在定陶縣陶山。曹州志、明萬曆時、錢達道登左山記引邑乘云、春秋左太史瘞骨此山。郭文英左公廟記引州志云、左山、邱明墓。山東通志、曹州府志、舊曹州志皆云左山爲左邱明父墓。案、左山爲慎到墓、其旁左城爲定陶恭王墓。左山在濟陰城左、故名左。明移曹治、而山在治右、後人不得左山名義、改慎墓以當之。志乘之蹤迹如此、烏可據以亂肥城邱墓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六十五

季襄

輯評類

劉安淮南子氾論訓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絶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

盆成适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盆氏、盆成括仕於齊。

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盆成氏、齊有盆成格。

紀事類

晏嬰晏子春秋外篇上　景公宿于路寢之宫、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柎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柎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宫殿中右陛之下、願

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蹷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爲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兇門、以迎盆成适。适脱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劉向説苑建本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輯評類

俞樾賓萌集卷一盆成括論　烏乎、有才之難也。孟子才之大者也、盆成括才之小者也。齊人於孟子則不能用、於盆成括則始用之而終殺之。其用之也君子不以爲倖、其殺之也君子不以爲冤。何者。其才果足以用、果足以殺也。夫才小者、始未有

不用、終未有不殺。鄧析用於鄭、殺於鄭。文種用於越、殺於越。吳起用於楚、殺於楚。李斯用於秦、殺於秦。豈始皆幸、後皆不幸哉、其才使然也。賈誼、鼂錯皆漢之才臣、而誼之才大、錯之才小、故誼廢棄而錯爲戮。夫誼之才宜乎不用、錯之才宜乎不免也。牛馬用於人、殺於人。鳥有鳳、獸有麟、超然遠禍矣而不爲天下用。才小者牛馬也、才大者麟鳳也。今夫木長者可爲楹、短者可爲桷、圓者可爲輪、直者可爲軸、然皆不免於斧斤。千尋之木、萬夫不能舉、百牛不能載、則亦腐棄山中矣。是故有才之難也。小才天下之所忌、大才天下之所棄。夫欲有濟於世而無禍於身、豈易言哉。易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无咎。古君子處於亂世、與爲所忌、甯爲所棄也。

蟜疵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蟜氏、魯莊公族後有蟜固、仲尼弟子有蟜疵。

張氏世本氏姓篇 蟜疵氏、魯有蟜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雷氏世本氏姓篇 蟜疵。

輯評類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 魯之公族、有蟜氏、略皆魯姬姓也。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七孔子門人考 魯橋庇子庸。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蟜疵、字子肩、魯莊公族。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參考文獻

經

一、《論語》，《四書章句集注》本，宋朱熹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一〇月一版。

二、《左傳》，周左丘明傳，《春秋左傳注》本，楊伯峻編著，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三月一版。

三、《孟子》，《四書章句集注》本，宋朱熹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一〇月一版。

四、《周易・繫辭傳》，《十三經註疏》本，清阮元校刻。

五、《禮記》，《禮記今注今譯》本，王夢鷗注譯，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〇月一版。

六、《大學》，《四書章句集注》本，宋朱熹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一〇月一版。

七、《中庸》，《四書章句集注》本，宋朱熹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一〇月一版。

八、《大戴禮記》，《大戴禮記解詁》本，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三月一版。

九、《韓詩外傳》，漢韓嬰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〇、《春秋公羊傳》，公羊壽傳，《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本，《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縮印本。

一一、《春秋穀梁傳》，穀梁赤傳，《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縮印本。

一二、《尚書大傳》，清孫之騄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三、《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春秋繁露義證》本，蘇輿撰，鍾哲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一二月一版。

一四、《琴操》，漢蔡邕撰，《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一五、《古微書》，明張瑴編，《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一六、《求古錄禮説》，清金鶚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史

一、《國語》，周左丘明撰，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組校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八月一版。

二、《戰國策》，漢劉向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二版。

三、《世本》，漢宋衷注，《世本八種》本，清秦嘉謨等輯，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一二月初版。

四、《晏子春秋》，齊晏嬰撰，《晏子春秋集解》本，吳則虞編著，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一月一版。

五、《史記》，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九月一版。

六、《列女傳》，漢劉向撰，《列女傳校注》本，《四部備要》本，錢塘梁端無非校注，中華書局印行，一九三六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七、《漢書》，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二月一版。

八、《東觀漢記》，東漢劉珍等撰，《東觀漢記校注》本，吳樹平校釋，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一版。

九、《越絕書》，不著撰人名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〇、《吳越春秋》，漢趙煜撰，苗麓點校，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一月一版。

一一、《三國志》，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七月二版。

一二、《高士傳》，晉皇甫謐撰，《四部備要》本，南城張斯涵校，中華書局印行，一九三六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一三、《華陽國志》，晉常璩撰，《華陽國志校注》本，劉琳校注，巴蜀書社一九八四年七月一版。

一四、《後漢書》，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五月一版。

一五、《宋書》，梁沈約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一〇月一版。

一六、《水經注》，後魏酈道元撰，《水經注校》本，王國維

校，袁英光、劉寅生整理校點，上海人民出版社九八四年五月一版。

一七、《南齊書》，梁蕭子顯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一月一版。

一八、《魏書》，北齊魏收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六月一版。

一九、《梁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五月一版。

二〇、《陳書》，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三月一版。

二一、《北齊書》，唐李百藥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一一月一版。

二二、《晉書》，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一一月一版。

二三、《隋書》，唐魏徵、令狐德棻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八月一版。

二四、《周書》，唐令狐德棻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一一月一版。

二五、《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六月一版。

二六、《北史》，唐李延壽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一〇月一版。

二七、《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五月一版。

二八、《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五月一版。

二九、《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二月一版。

三〇、《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一二月一版。

三一、《古史》，宋蘇轍撰，《三蘇全書》本，曾棗莊、舒大剛主編，北京語文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版。

三二、《續資治通鑒長編》，宋李燾著，清黃以周等輯補，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一版。

三三、《宋史》，元脫脫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一一月一版。

三四、《遼史》，元脫脫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一〇月一版。

三五、《金史》，元脫脫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七月一版。

三六、《元史》，明宋濂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四月一版。

三七、《闕里志》，明陳鎬撰，孔胤植等增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三八、《武城縣志》，明尤麒修，陳露纂，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

三九、《陋巷志》，明呂兆祥等重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四〇、《明史》，清張廷玉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四月一版。

四一、《山東通志》，清岳濬、法敏修，杜詔、顧瀛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二、《山左金石志》，清畢沅輯，石刻史料新編第一九，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四三、《尚史》，清李鍇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四、《清史稿》，趙爾巽等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七月一版。

四五、《曹南文獻錄》，摘引自《全宋文》本。

子

一、《墨子》，宋墨翟撰，《墨子閒詁》本，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二月一版。

二、《莊子》，梁莊周撰，《莊子集釋》本，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七月一版。

三、《荀子》，周荀況撰，《荀子簡釋》本，梁啟雄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一月新一版。

四、《韓非子》，周韓非撰，《韓子淺解》本，梁啟雄著，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八月一版。

五、《呂氏春秋》，秦呂不韋撰，《呂氏春秋校釋》本，陳奇猷校釋，學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初版。

六、《新語》，漢陸賈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一版。

七、《新書》，漢賈誼撰，《新書校注》本，閻振益、鍾夏校注，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七月一版。

八、《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撰，《淮南子集釋》本，何寧撰，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一〇月一版。

九、《鹽鐵論》，漢桓寬撰，《鹽鐵論校注》本，王利器校注，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七月一版。

一〇、《新序》，漢劉向撰，《新序譯注》本，馬達注，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一版。

一一、《說苑》，漢劉向撰，《說苑校證》本，向宗魯校證，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七月一版。

一二、《法言》，漢揚雄撰，《法言義疏》本，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三月一版。

一三、《新論》，漢桓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六月一版。

一四、《列子》，周列禦寇撰，《列子集釋》本，楊伯峻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一〇月一版。

一五、《尸子》，《百子全書》本，清孫星衍校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一版。

一六、《焦氏易林》，漢焦延壽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七、《論衡》，漢王充撰，《論衡校釋》本，黃暉撰，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二月一版。

一八、《牟子》，漢牟融撰，《百子全書》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一版。

一九、《白虎通》，漢班固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〇、《潛夫論》，漢王符撰，《潛夫論箋》本，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四月一版。

二一、《風俗通義》，東漢應劭撰，《通俗通義校釋》本，吴樹平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九月一版。

二二、《正部論》，漢王逸撰，《玉函山房輯佚書》本，光緒壬辰湖南思賢書局印行。

二三、《申鑒》，漢荀悦撰，黄省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一版。

二四、《中論》，漢徐幹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一版。

二五、《孔子家語》，魏王肅註，《孔子家語疏證》本，陳士珂輯，上海書店一九八七年一月一版。

二六、《孔叢子》，孔鮒撰，《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縮印本。

二七、《搜神記》，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九月一版。

二八、《物理論》，晉楊泉撰，《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二九、《博物志》，晉張華撰，《百子全書》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一版。

三〇、《抱朴子内篇》，晉葛洪撰，《抱朴子内篇校釋》本，王明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三月二版。

三一、《抱朴子外篇》，晉葛洪撰，《抱朴子外篇校箋》本，楊明照撰，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一二月一版。

三二、《世説新語》，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世説新語校箋》本，徐震堮著，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四月一版。

三三、《拾遺記》，晉王嘉撰，梁蕭綺錄，齊治平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六月一版。

三四、《弘明集》，梁釋僧祐撰，《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印行，一九三六年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三五、《金樓子》，梁孝元皇帝撰，《百子全書》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一版。

三六、《述異記》，梁任昉撰，《百子全書》本，浙江人民出

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一版。

三七、《齊民要術》，後魏高平太守賈思勰撰，《齊民要術今釋》本，石聲漢校釋，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一二月一版。

三八、《高僧傳》，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海山仙館叢書》本，道光丁未鐫。

三九、《顏氏家訓》，北齊顏之推撰，《顏氏家訓集解》本，王利器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七月一版。

四〇、《劉子》，梁劉勰撰，《劉子集校》本，林其錟、陳鳳金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〇月一版。

四一、《容齋隨筆》，宋洪邁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七月一版。

四二、《日知錄》，清顧炎武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集

一、《孟孝琚碑》，《漢碑集釋》本，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一版。

二、《富春丞張君碑》，《隸釋隸續》本，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一一月一版。

三、《敦煌長史武班碑》，《全後漢文》本，嚴可均輯，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一二月一版。

四、《武梁祠堂畫像》，《全後漢文》本，嚴可均輯，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一二月一版。

五、《郎中鄭固碑》，《全後漢文》本，嚴可均輯，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一二月一版。

六、《衛尉衡方碑》，《全後漢文》本，嚴可均輯，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一二月一版。

七、《魯峻碑》，《漢碑集釋》本，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一版。

八、《堂溪典嵩高山石闕銘》，《漢碑集釋》本，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一版。

九、《張遷碑》，《漢碑集釋》本，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一版。

一〇、《劉廙政論》，《全三國文》本，嚴可均輯，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一二月一版。
一一、《曹植集》，魏曹植撰，《曹植集校注》本，趙幼文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一版。
一二、《阮籍集》，魏阮籍撰，范欽、陳德文校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五月一版。
一三、《嵇康集》，晉嵇康撰，《嵇康集校注》本，戴明揚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七月一版。
一四、《陶淵明集》，晉陶潛撰，逯欽立校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五月一版。
一五、《文心雕龍》，梁劉勰著，《文心雕龍注釋》本，周振甫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一月一版。
一六、《文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一一月一版。
一七、《北魏張猛龍碑》，《金石萃編》本，王昶輯，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三月一版。
一八、《白氏長慶集》，唐白居易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白居易集》本，顧學頡校點，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一〇月一版。
一九、《沈下賢集》，唐沈亞之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〇、《騎省集》，宋徐鉉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刻本。
二二、《文莊集》，宋夏竦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三、《宋景文集拾遺》，宋宋祁撰，《全宋文》本。
二四、《文恭集》，宋胡宿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五、《徂徠集》，宋石介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徂徠石先生文集》本，宋石介著、陳植鍔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七月一版。
二六、《端明集》，宋蔡襄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蔡襄集》本，宋蔡襄著，明徐𤊹等編，吴以寧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一版。
二七、《祠部集》，宋強至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八、《古靈集》，宋陳襄撰，陳紹夫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九、《傳家集》，宋司馬光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〇、《公是集》，宋劉敞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一、《鄖溪集》，宋鄭獬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二、《范太史集》，宋范祖禹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三、《鄱陽集》，宋彭汝礪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四、《周元公集》，宋周敦頤撰，清周沈珂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五、《南陽集》，宋韓維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六、《節孝集》，宋徐積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七、《文忠集》，宋歐陽修撰，周必大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歐陽修全集》本，李逸安點校，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三月一版。

三八、《樂全集》，宋張方平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九、《嘉祐集》，宋蘇洵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嘉祐集箋注》本，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一版。

四〇、《臨川文集》，宋王安石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王安石全集》本，宋王安石著，秦克、巩軍標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一版。《臨川先生文集》本，宋王安石撰，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七一年八月一版。

四一、《王荊公詩注》，宋李壁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王荊公詩注補箋》本，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李之亮校點補箋，巴蜀書社二〇〇二年一月一版。

四二、《廣陵集》，宋王令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王令集》本，宋王令著，沈文倬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四月一版。

四三、《二程文集》，宋程顥、程頤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二程集》本，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七月一版。

四四、《蘇文忠公全集》，宋蘇軾撰，參《全宋文》本。

四五、《東坡全集》，宋蘇軾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蘇軾文集》本，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三月一版。

四六、《欒城集》，宋蘇轍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欒城集》本，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一版。

四七、《雞肋集》，宋晁補之撰，晁謙之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八、《浮沚集》，宋周行己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九、《劉左史集》，宋劉安節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五〇、《丹陽集》，宋葛勝仲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五一、《簡齋集》，宋陳與義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五二、《屏山集》，宋劉子翬撰，劉玶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五三、《五峰集》，宋胡宏撰，胡大時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胡宏集》本，宋胡宏著，吳仁華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六月一版。

五四、《漢濱集》，宋王之望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五五、《香溪集》，宋範浚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五六、《晦庵集》，宋朱熹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朱熹集》本，郭齊、尹波點校，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〇月一版。

五七、《東塘集》，宋袁說友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五八、《宋文鑒》，宋呂祖謙編，齊治平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三月一版。

五九、《嚴陵集》，宋董弅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〇、《慈湖遺書》，宋楊簡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一、《九華集》，宋員興宗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二、《盤洲文集》，宋洪適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三、《誠齋集》，宋楊萬里撰，楊長孺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四、《蓮峰集》，宋史堯弼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五、《勉齋集》，宋黄幹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六、《北溪大全集》，宋陳淳撰，陳榘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七、《筼窗集》，宋陳耆卿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八、《字溪集》，宋陽枋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六九、《歷代名賢確論》，不著撰人名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〇、《仁山文集》，宋金履祥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一、《遺山集》，金元好問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元好問全集》本，姚奠中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六月一版。

七二、《稼村類稿》，元王義山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三、《剡源文集》，元戴表元撰，明周儀輯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四、《吴文正集》，元吴澄撰，吴當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五、《還山遺稿》，元楊奐撰，明宋廷佐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六、《秋澗集》，元王惲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七、《定宇集》，元陳櫟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八、《惟實集》，元劉鶚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七九、《榘庵集》，元同恕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〇、《文憲集》，明宋濂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一、《劉彦昺集》，明劉炳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二、《遜志齋集》，明方孝孺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三、《芻蕘集》，明周是修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四、《楓山集》，明章懋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五、《家藏集》，明吴寬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六、《震澤集》，明王鏊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七、《王文成全書》，明王守仁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王陽明全集》本，明王守仁撰，吴光、錢

明、董平、姚廷福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二月一版。

八八、《莊渠遺書》，明魏校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八九、《備忘集》，明海瑞撰，清海廷芳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〇、《震川集》，明歸有光撰，清歸莊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震川先生集》本，明歸有光著，周本淳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一版。

九一、《小辨齋偶存》，明顧允成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二、《高子遺書》，明高攀龍撰，陳龍正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三、《劉蕺山集》，明劉宗周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四、《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清聖祖御製。初集，清張玉書等奉敕編。第二集，清張玉書等奉敕編。第三集，清張玉書等奉敕編。第四集，清允祿等奉敕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五、《御選古文淵鑒》，清聖祖御選、徐乾學等奉敕編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六、《亭林文集》，清顧炎武撰，《續修四庫全書》本。參《顧亭林詩文集》本，清顧炎武撰，華枕之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八月一版。

九七、《堯峰文鈔》，清汪琬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八、《曝書亭集》，清朱彝尊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九、《西河集》，清毛奇齡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〇〇、《榕村集》，清李光地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〇一、《孟鄰堂文鈔》，清楊椿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〇二、《晚學集》，清桂馥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〇三、《全唐文》，清董誥等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一一月一版。

一〇四、《小峴山人文集》，清秦瀛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〇五、《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輯本，中

華書局一九五八年一二月一版。

一〇六、《癸巳類稿》，清俞正燮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〇七、《養素堂文集》，清張澍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〇八、《傳經室文集》，清朱駿聲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〇九、《金文最》，清張金吾編纂，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八月一版。

一一〇、《甘泉鄉人稿》，清錢泰吉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一一、《魏源集》，清魏源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三月一版。

一一二、《巢經巢文集》，清鄭珍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一三、《東塾集》，清陳澧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一四、《賓萌集》，清俞樾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一五、《枕碧樓偶存稿》，清沈家本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一六、《湖海文傳》，清張鏞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一一七、《虛受堂文集》，清王先謙撰，《續修四庫全書》本。參《葵園四種》本，清王先謙著，岳麓書社一九八六年九月一版。

一一八、《全遼金文》，閻鳳梧主編，山西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八月一版。

一一九、《全宋文》，曾棗莊、劉琳主編，巴蜀書社一九九八年六月一版。

一二〇、《全元文》，李修生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二月一版。

出土文獻

一、《郭店楚簡校讀記》，李零著，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三月一版。

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版。

三、《戰國縱橫家書》，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版。

四、《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春秋事語〉釋文》，《文物》，一

九七七年第一期。

五、《〈儒家者言〉釋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六、《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論語〉釋文選》，《文物》，一九九七年第五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一十三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85
SS号=12315551
DX号=000007486461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